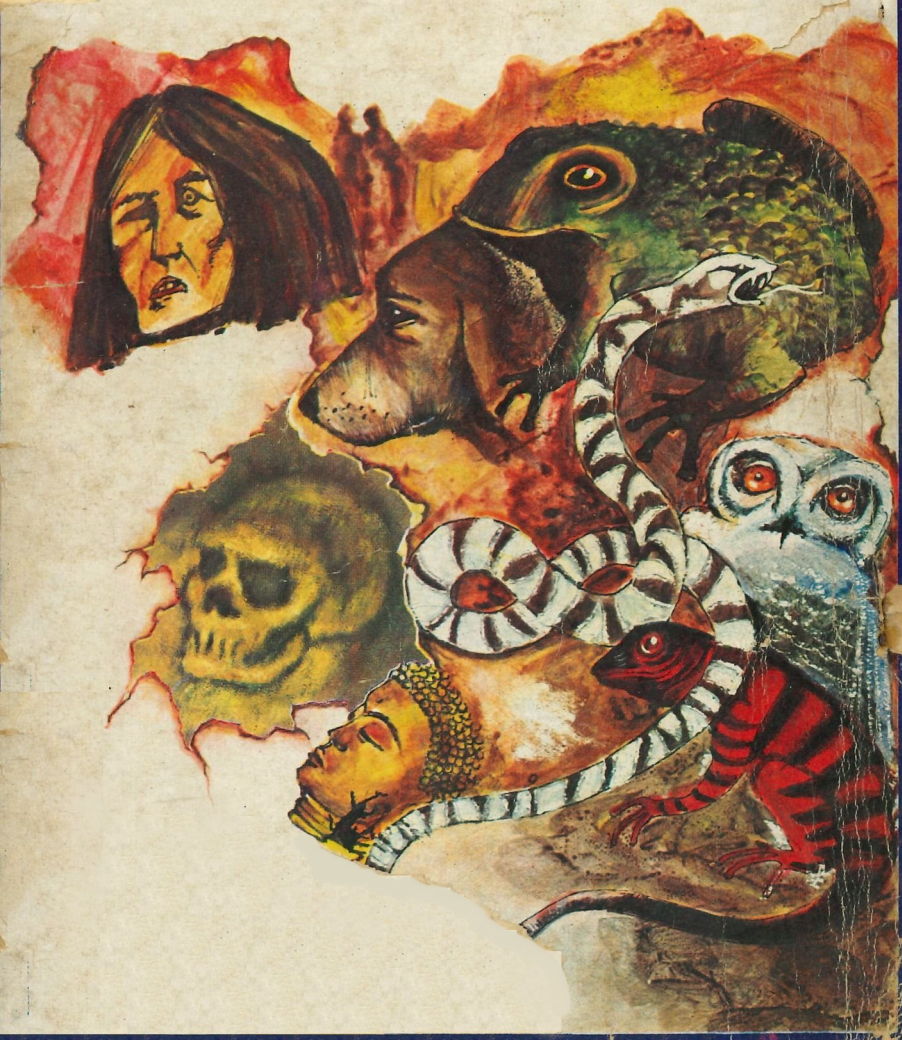
王子少年故事叢刊

奇幻之謎



王子少年故事叢刊

奇幻之謎

王子少年故事叢刊

奇幻之謎

王子出版社

021

王子少年故事叢刊

隔壁有二十七隻貓……12元
最後一片葉子……15元
舉婆婆……15元
陽春麵和橘色的花……15元
小小人……15元
小翠的故事……20元
頑童湯姆……15元
學園鐘聲……25元
小英雄……12元
去吧！白狼……25元
皮姑媽上火星……15元
火龍……20元
杜立德醫生……25元
白衣俠女……25元
青青幼苗……25元
魔珠……25元
蟋蟀童子……30元
隱形人……30元
奇幻之謎……40元

㉑ 王子少年故事叢刊

奇幻之謎

編者・王子雜誌社編輯部部

每冊定價新台幣四十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出版者：王子出版社

台北市永康街17巷24號

電話：三二一〇四五一

郵政劃撥：北台一三九五五五號

印刷者：順福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一八三一七五二六

局版台業字第0259號

權版有・印翻禁

封面設計・姚振益

奇幻之謎

王子少年故事叢刊

㉑

編者・王子雜誌社編輯部

目錄

附身……一
啞女瑪麗……十一
諾言……十七
永在妳身邊……二三
謎
1.吃人的森林……二九
2.失踪的戰艦……三三
3.飄浮的頭顱……三六

預言王……三九
太陽眼鏡……四七
血染康乃馨……五一
母親的召喚……五五
一封信……六一
白狗報恩……六七
風雪夜……七一
貓婆……七七
創造奇蹟的小手……八三
生死緣……八九
搖椅……九五
姐姐的恩情……一〇九
湖……一一五
天堂的電話號碼……一二一
生命之泉……一二七
魔鬼的畫像……一三三
眼睛還活著……一三九
火球……一四七
寶石箱……一五七
夜半琴聲……一六三
死亡催眠術……一六九
詛咒交響曲……一七五
換血奇談……一八一
女王頭……一八九
黑蝴蝶……一九三
母親的金髮……二〇三
佛像……二〇九
母親的花……二一五

椅上的幻影……二一一
是誰救了她……二一七
奇怪的畫像……二三三
石棺……二四三
人獸之間……二四九
讀心人……二五三
後記……二五九

附身

三月，是個春光明媚的季節，也是爬山郊遊的好時光，這個禮拜天的上午，平靜的海灘上呈現了兩個人的足印，有兩個女孩子穿着漂亮的長衣裙，提着野餐所用的麵包水果等物，迎着海面慢慢的走向前，她們的神情是愉悅的，在這美好的天氣裏，她們也顯得格外的興奮，這兩個人中，有一位長得較高，有着漂亮而略帶蒼白的面孔的，名叫凱美，在陽光的照射下她的背影顯得那麼修長，凱美是剛從中部的某個學校裏轉學來的，另一位身段較爲矮胖，却時常帶着笑容的是曉琪，她們兩人是同班同學，並且隔鄰而坐，在這個學校不上課的禮拜日，她們倆興奮的來到了海邊。

海風徐徐吹來，把整個氣氛弄得更加的柔和，凱美在沙灘上放下了東西以後，漸漸的走到海邊，面對着大海，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並且用興奮的聲音說道：

「哎呀——好棒哦！這個天氣，再加上這景色，我眞是太喜歡了。」

隔着不太遠的曉琪，坐在沙灘上，她聽見了凱美的話以後，抬起頭用奇怪的眼光打量她，心裏想着。

——什麼？洶湧的海濤，夾着寒意的涼風，這就是凱美所喜歡的嗎？眞是太不可思議了。

在同學的心目中，凱美就是個很奇怪的人，因爲自從她轉到這個學校來，已將近兩個月了，却始終很沉默，不願和人多說話，常常一個人支着下巴沉思着，並且也不喜歡活動，只有偶而和隔座的曉琪談談話，出去玩玩，就像今天她們到海邊來，就是由凱美先提出邀請的。

凱美向着海中一直的走去，天空突然灰暗下來，許多的烏雲，把溫暖的太陽遮蓋了，曉琪心裏想着：

——凱美的怪癖又發了嗎？她似乎在幻想些什麼東西，不知是什麼吸引她一直

朝海中走？

就在此時，有一個很大的聲音，從凱美的口中喊出：「哦！媽媽。」

她一面喊着，一面却像瘋狂似的，向海中飛快的奔了過去。

「凱美，危險！」

曉琪喊出這句話時已經太遲了，眼看無情的大浪，把凱美捲進大海中，轉眼，就不見踪影。她嚇呆了，臉色蒼白，抖着身子，半响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久，才高聲叫着：

「救命啊！救命啊！」

■

從那天以後，凱美就消失了。

有許多人議論着凱美的死，他們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她一定在海邊站得太久，一時昏了頭，走下海裏去了。」

「可能她在海中發現了什麼東西，想去拿，不小心被浪捲走了。」

「……」

大部分的人都由凱美最後一聲喊叫「媽媽」的聲音，來判斷，下了一個結論：

「她是在海上看見了母親的幻影，才跑進海裏去的。」

喪葬典禮時，曉琪自然也參加了，當天晚上，曉琪家裏的電話鈴響了，曉琪從房間裏走到客廳，抓起電話筒接下這個電話：

「是，這是林家。」

「妳是林曉琪嗎？」對方傳來了這聲音。

「是的，請問妳是誰？」

「我嗎？我是方凱美啊！妳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什麼？妳是誰？請不要開玩笑！」

握着話筒的曉琪，臉色異常的蒼白，冷汗從她的額上、手上直冒了出來，她鼓足了勇氣再度問道：

「妳眞的是凱美嗎？不！妳不是凱美，兩個星期前妳已經死了，我親眼看見妳的屍體被埋葬的。」

「是的，那的確是我，不過，埋葬的祇是凱美的肉體而已！現在我有一件事想

拜託妳，請妳幫幫忙。」

這的確是凱美的聲音，這是怎麼回事呢？是她的靈魂回來了嗎？」

曉琪嚇得不由自主的坐在地上，話筒依然握在她手中，這時，對方又有聲音傳來，還是凱美的聲音說：

「找我的父母來，拜託您！」

就在裏面的曉琪的父母，覺得她有點異樣，就紛紛的跑了出來，看見坐在地上驚慌失措的曉琪，她簡單的把發生的事敍述一遍，父親馬上抓起了聽筒附在耳朵上但電話已經掛斷了，他轉身對曉琪說：

「電話掛了，是有人開玩笑吧！不要太緊張，死人怎麼會打電話呢？」

「嗯！爸爸，我也知道，但那聲音確實是凱美的。」

「電話裏的聲音誰也差不多，怎能確定呢？好了，不要再去想了，趕快睡覺去吧！」

第二天晚上，電話鈴再度響起來了，像昨夜一樣，由死人凱美打來電話的事又重演了。

爸爸拿起了聽筒，大聲的喊着說：「妳不要開玩笑，這簡直是胡鬧嘛！」

說完這話，他就馬上把電話掛斷了。

但是第三天、第四天……都有同樣的事發生，並且都用同樣的聲音說着同樣的話。

「找我父母，找我父母！」

曉琪的父親只好向警方報了案，連警方都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於是笑着對他說：

「你放心好了！我們會很快爲你查出電話是從那裏打來的。」

那天晚上，電話再度又打來了，警方人員向曉琪說：

「因爲我們要調查電話是從那裏打來的，所以請妳儘量的拖長時間，好讓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來調查。」

曉琪用手蓋住收話筒，嘀咕的說着：

「怎麼會有幽靈？世上那會有幽靈？」

然後做個深呼吸，才把收話筒放在耳上。

「找我媽媽吧！」

「我是曉琪，凱美的父母也在這裏，他們正站在旁邊……」

「那不是，那不是我眞正的父母。」

「什麼？」曉琪吃驚的問。

「那雙親和我沒有血親關係，我不是他們的親骨肉，這是有一天我聽到父母小聲說話時才知道的。

我不讓他們知道的偷聽了，因爲我剛出生時，醫院護士把人換錯了，他們的孩子是男的，並不是女的。但不久那醫院失火了，所有的文件完全燒燬了，他們找不到我的親生父母，也找不到他們的小孩，醫院也查不出別的在那裏生產的人的住址……。」

曉琪好不容易才站穩了腳，她確定了這電話確實是凱美打來的，不僅這聲音是她的，並且電話裏的內容也是凱美的秘密。

就在這時，有一位警察把一張紙條交給另一位警察，紙條上寫着：

『我知道，電話是在海岸上的公共電話亭打來的。』

所有的警員看到那張紙條，就把注意力轉移到外面去了。他們一同走出大門，朝海灘的方向走去。

這時凱美又說話了，曉琪把注意力集中在話筒上，眼睛朝着門外看看，似乎深怕著什麼事會發生。

「我想和我眞的父母（就是我親生的父母）見面，您是我的好朋友，一定要幫我的忙去找我父母。」

「好的，等我長大時，我一定幫妳的忙，設法找您的生父母。」曉琪說。

「我很高興，希望您早日找到，並且把他們帶到海邊來，我想見他們。」電話裏傳來的聲音是興奮的。

曉琪思索了一會兒，她的恐懼感漸漸的消失，並且要求道：

「好的，我會帶他們到海邊的，但是以後請妳不要再打電話來了。」

「爲什麼？好吧！以後我就不再打電話。」

這時從電話機裏傳來東西落地的聲音，接着是一陣吵雜。曉琪知道警方已抓住了打電話的凱美，但不知抓住的是她的靈魂還是她的肉體？

抓到的不是凱美，也不是小孩，更不是女人，而讓警方吃驚的是抓到派出所裏另一位警員。他用害怕的聲音說：

「我在海邊巡邏，在海邊走來走去，於是走到電話亭就被抓住了，別的事情我什麼都不知道。」

不知是否凱美的靈魂附在這警員的身上，否則那聲音怎會是凱美的聲音。

凱美的電話，從那一日起就不再打來了，但若是曉琪一天天的長大，成爲大人而不能找到凱美的父母，或是她根本忘記這件事，那時凱美將會怎樣來對待曉琪，沒有人知道。

啞女瑪麗

蔚藍的海平靜似鏡。瑪麗佇立海邊，讓海風撫弄著她的長頭髮，眼眶裏噙著淚水。她口中喃喃著：

「媽媽！媽媽！」

可是她喊不出聲音來。只見她嘴唇嚅動著，卻聽不到她的聲音。因爲瑪麗是天生的啞女！

這事發生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南美智利的首都聖地牙哥。瑪麗的家在聖地牙哥西邊的海邊。她的媽媽體弱多病，以前常說：

「可憐的瑪麗不會講話，只有媽媽知道瑪麗要講什麼。爲了瑪麗，媽媽非長壽

不可。媽要等到看見瑪麗贏得幸福才死。」

可是天不從人意，母親還沒親眼看到瑪麗長大，就升天了。

母親逝世後，瑪麗被冷酷的姑媽收養。姑媽把她當個下女使喚。而今，瑪麗唯一的安慰就是站在海邊看海。因爲母親彌留的時候曾說：

「媽媽死後，要變成晚霞來看妳。所以黃昏的時候，妳就到海邊去看海上的雲彩吧。」

然而，連這唯一的安慰，都要給姑媽剝奪了。她發現瑪麗出神地站在海灘，竟大嚷著：

「妳這死丫頭，還在這裏偷懶！妳是個啞巴，我收養了妳還不感激，眞是個忘恩負義的小丫頭！」

姑媽不但罵著，還毫不留情地鞭打她。瑪麗沒法叫苦，只能像蚊子一般，メ—メ—哀叫。

她現在沐浴在晚風中，以淚汪汪的眼睛，眺望著水平線彼方的雲霞。瑪麗多麼渴望能插翅飛往那雲霞下面。也許媽媽所住的天堂就在那兒！

「媽媽！我的媽媽呵！」

——瑪麗以無聲的聲音呼喊著，可是她突然不由的一楞！因爲她居然站在「天使巖」上哩。

「天使巖」是浮在海中的小島，距離海灘有二十多公尺，不是游過去，就必須搖小船過去。可是令人不敢相信，瑪麗居然是兩條腿走過去的。（哦，原來是海水退了很遠！）

——瑪麗在心裏叫起來。不錯，海水竟退到天使巖。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一陣恐懼穿過瑪麗的背脊。她在心裏呼喊：（媽，這是怎麼回事？）

當瑪麗放眼看去時，她渾身發抖起來。她看到原爲橘紅色的雲，竟變成令人害怕的紫色！

瑪麗想起了母親生前的話！

「當彩雲轉紫時，兩天後就會有海嘯。」

瑪麗瘋狂似地趕回家，拉著姑媽的衣袖叫喊：

（海嘯就要來了。趕快逃！）

可是誰聽懂她伊伊啞啞的呼喊？姑媽不但不願去了解她的意思，還狠狠地推倒她！瑪麗只好在紙上寫道：

「海嘯快來襲！因爲海水遠退，紫雲出現。兩天後就有海嘯。」

「嗄！妳說什麼？」

姑媽大驚，轉眼看海。然後聲色俱厲的說：

「妳胡說八道！海水根本沒退，雲彩也是橘紅色。」

瑪麗想這怎麼會呢？難道她是看錯了？於是她又放眼看去。結果姑媽說的不錯，海水沒退，雲也是美麗的橘紅色！

第二天也發生同樣的事。因爲只有瑪麗看到海嘯的前兆，姑媽更加不相信。到了兩天後，整個村子突然喧鬧起來。

「不好了！不好了！海水劇退，海嘯來了。大家快逃啊！」

瑪麗以無聲的聲音求救！

（姑媽，請妳帶我逃！）

那知姑媽竟叫嚷著：

「啞丫頭，別來死纏我！妳不如死了算了！」說著眞的把瑪麗關在二樓的房間裏，自己跑掉了。這時灰暗的海，遠遠地咆哮著。

（救命啊！快來人救我啊！）

然而，誰也不來救這啞女！

十分鐘過去，再二十分鐘、三十分鐘……，突然大浪捲起，猛然冲上岸來。海嘯來襲！挾著雷霆萬鈞之勢，海嘯捲上岸來了。啊，就在這恐怖的霎那，一陣汽車聲，那正是來做最後一次巡邏的警車。

瑪麗拼命地喊：

「救命啊！」

「喔，有人在呼救！」

警官衝上二樓，破門而入，救出瑪麗，警車快速開入山坡。就在這一轉瞬間，轟隆隆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海嘯吞噬了整個村子。幸虧瑪麗已被救上了山坡。

「假如再遲一步聽到妳呼救的聲音，就來不及了。」

「什麼，我呼救的聲音？喔，眞的！我竟會說話了！」

在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果眞發生了這奇蹟嗎？啞女瑪麗經過一場浩刼，竟會說話了，是否她的母親在天之靈，醫好了殘廢的女兒呢？

海嘯退走後，遠遠的水平線上面，雲霞朵朵。啊，那朵雲的形狀活像母親慈祥的臉！

——瑪麗癡癡眺望著雲朵，向母親傾訴無限的懷念。

諾言

「人死了以後，會變成怎樣呢？是不是會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放學後，美智和光子坐在公園裏的長椅，談著一些很奇怪的話題。

「我相信會的，因爲我的祖母，每天早晨都站在祖父的靈前，和我死去的祖父說話。」

美智很天眞的說。

「胡說，人死了以後，怎麼還會說話？」

「那裏不能，我的祖母就和我死去的祖父談得很好。」

「美智，這樣說來，妳是相信人死後，還有一個死人的世界了？」

「嗯！我不敢否認。」

「我不相信，因爲這種說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呀！妳不相信，那我們來做一個約束好嗎？」

「什麼約束？」

「光子，人總是免不了一死的，我們也一樣。如果我們兩人中，有一個先死了，那麼先死的人，晚上去搔活著的人的脚底，這樣我們就能證明是不是死了以後，還有另外一個世界了。好嗎？」

「嗯！好辦法。」

「記住呀！先死的人，一定要去搔活著的人的脚底板。」——這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美智和光子在日本東京郊外的公園所做的誓約。

從公園出來時，光子小聲的告訴美智說：「美智，妳看那邊。」

美智順著光子的手勢看去，只見一個約有六歲的小女孩，穿著破爛的衣服，獨個兒在地上玩石頭。

「多可憐呀！她一定沒有爸爸和媽媽了。」

「我想她是和她的老祖父住在一起，不然怎麼會穿得這麼髒？」

「光子，這個小妹實在太可憐了，我們找一些舊衣服送給她好嗎？」

「好啊！」

寒假已經開始了，美智和光子不能再天天碰頭談天了。

一天晚上，光子在睡夢中，突然覺得脚底癢癢的，好像有人在搔一樣的不舒服，但是睜開眼睛一看，除了窗外正飄著白皚皚的雪花外，室內一點動靜也沒有。夜，在人們酣睡中顯得如此的靜，如此的柔和。

「啊！大概是我神經過敏了。」

光子重又閉上眼睛，但是剛朦朧入睡，脚底又癢了起來了……。

奇怪！屋內沒有人嘛！

（先死的人，一定要去搔活著的人的脚底板！）

光子猛然想起了自己和美智約定的話，這時，她的身體好像突然被潑了一桶冷水般的瑟瑟發抖，臉也發青了。

（啊！難道美智有了什麼不幸嗎？不！絕對不可能的，上星期我看到她時，她

還好好的。）

光子用棉被蒙著頭，閉緊眼睛，想盡方法要睡著，然而每當她要睡著的時候，脚底馬上又癢了起來。

「哎唷，來人呀！」

光子恐怖又不安極了，她霍的爬起床來，也顧不得是三更半夜，冒著寒冷，赤著脚衝到客廳裏打電話去美智家。

「喔！美智嗎？美智今天傍晚被汽車壓死了……。」

美智家的女傭阿珠，嗚咽的告訴光子這個不幸的消息。

光子哀叫一聲，當場昏倒在電話機旁。

光子去美智家，去參加美智的葬禮回來，當天晚上，她在睡覺的時候，脚底又癢了起來，這就跟三天前美智剛死的晚上，所發生的事一樣，眞使人害怕。

「美智，我已經知道有死人的世界了，請妳不要再搔我的脚了。」

光子坐在床上，以顫抖的聲音，向冥冥中的美智說。

啊！雖然死去的人是自己最親蜜的友人，但是如果天天來搔光子的脚，光子也

會害怕的，因爲死人和活人，到底是有區別的呀！

（難道美智有什麼事情要交代我嗎？但是她已不能說話了……。）

光子覺得一連幾個晚上都有人搔她的脚，她又害怕又納悶。

（呀！對了，記得放寒假以前，我和美智在公園門口，看到一個穿破爛衣服的小女孩，我們互相約定，要送一些衣服給她，但是美智死後，這件事，我也忘了。啊！一定是爲了這件事……。）

第二天早晨，光子把她和美智約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媽媽，媽媽雖然不相信，但也找了很多舊衣服，拿去送給那個小女孩。

說也奇怪，從此以後，美智不再來搔光子的脚，光子能夠舒舒服服的睡覺了。

永在妳身邊

「妳怎麼把全身弄得濕淋淋的？」媽媽看見剛從外邊回來全身濕透的蕾密娜，便關心的說：

「去去—，趕緊把衣服換掉，好好的洗澡，不然妳要感冒的。」

可是蕾密娜還是呆呆地站在門口，臉上絲毫沒有表情，好像都沒聽見媽媽在跟她說話。

媽媽嘆了一口氣，搖搖頭無可奈何地拉著蕾密娜進入房裏去，然後自己又回到厨房。一會兒，媽媽又回頭來用關心的語氣說：「蕾密娜，妳餓嗎？想吃點什麼嗎？」

在房裏的蕾密娜還是不聲不響。

過了些時候，媽媽從厨房出來，看到蕾密娜，臉色很蒼白，呆呆地坐在那兒，像一尊石膏像。

媽媽覺得很奇怪，便說：

「蕾密娜，怎麼了，到底妳那裏不舒服？」

媽媽雖然這樣問著，蕾密娜却仍然沒有回答，只是很冷淡地瞥了媽一眼。

「蕾密娜，妳假使身體不舒服的話，趕快到房間去休息休息！」媽媽又說。蕾密娜這才站起身子，走到房間裏去。

媽媽開始發愁了，她一直在納悶，怎麼蕾密娜今天跟往常不一樣呢？

這時，蕾密娜的姐姐洛美剛從學校回來，嘴裏哼著歌。

突然，洛美的歌聲停住了，因爲媽媽把剛才蕾密娜奇怪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訴洛美。洛美聽了之後也很吃驚，眼睛睜得大大的，右手正把弄著晃在胸前的長長的頭髮，她有點兒不相信媽媽的話。

洛美很有把握地說：「媽，請妳放心，蕾密娜不會出事的，我馬上就去看蕾密

娜。」

說完就匆匆到厨房，端著紅茶和餅乾出來，又到房間去看蕾密娜。

洛美敲著門，叫道：「蕾密娜，我可以進來嗎？」

房裏一點兒回聲也沒有。

終於，洛美用力地打開門，可是竟然看不到蕾密娜的影子。

於是，洛美匆匆跑到門口想出去找妹妹。

媽媽看到洛美急忙的樣子。很奇怪地問：「洛美，妳要到那兒去？」

「我要去找蕾密娜！」

「蕾密娜不是在房間裏嗎？」媽媽說。

正當這個時候，外面傳來很急促的叫聲：「有人在嗎？有人在嗎？」

洛美趕緊地打開門來，只見一位警察站在那兒。

「在三十分鐘前，我發現妳家的蕾密娜溺斃了。」警察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不！不！蕾密娜剛回來呢？」

媽媽把蕾密娜回家的經過告訴了警察。

「這可怪了！一個淹死的孩子怎麼會回來呢？」

媽媽拿起蕾密娜濕漉漉的衣服給警察看。警察嚇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這是去年七月在阿爾巴尼亞（在歐洲南部）布羅尼發生的事。

■

「媽媽，我們快點回去吧！天快變壞了！」

那離奇事件發生一個月之後，媽媽和洛美同到山腰上去掃蕾密娜的墓，剛從山上走下來，洛美抬頭望著烏黑的天空，不安地說。

話還沒說完，豆大的雨點霹靂巴啦地落了下來，接著狂風也呼嚕呼嚕地咆哮。

「洛美！洛美！」

「媽媽……」倆人緊緊地握著手。

雨點像石子，淅淅瀝瀝地打在臉上，在冷風下覺得又冷又痛。

嘩啦！嘩啦！呼！呼！

狂風暴雨打在山道上，滙成急流冲下山谷。

忽然天空閃起雷電，接著傳來轟隆轟隆的雷聲，好怕人哦！

突然一聲巨大的雷電打在樹上。

霎時，那棵樹幹倒向洛美和媽媽。這時媽媽恰好跌倒在樹下，來不及躲開。眼看大樹就要倒下來了，媽媽嚇得昏迷過去。

洛美正要轉身跑過去拉她媽媽的時候，彷彿看見一個很熟悉的身影。

「哎！那是蕾密娜！」洛美驚叫起來，她看見蕾密娜正用肩膀支撐著剛剛刮倒下來的樹幹。地面上躺著媽媽，媽媽像是沒有感覺似的。

蕾密娜用力阻擋，不讓樹幹壓倒媽媽。

洛美呆望著正在支撐倒下來的大樹幹的蕾密娜，不知做什麼好，蕾密娜示意洛美去搶救昏迷的媽媽出來。

於是洛美趕緊地跪下用雙手抱起媽媽來。

洛美把媽媽拖出來，樹幹轟地一聲倒在地上。蕾密娜也消逝無影無踪了。

洛美懷疑地揉揉眼睛向四處張望，可是仍然看不見蕾密娜。

「嘿！怎麼會是蕾密娜？……」媽媽從昏迷中甦醒過來，聽洛美告訴她經過，不相信地說：

「不會是她，不會是蕾密娜？」

這時，在他們前面不遠的地方，蕾密娜的幻影又出現了。

媽媽又驚又喜，不由得上前想擁抱蕾密娜，但她的幻影一直往後退。

「蕾密娜！蕾密娜！等我們！」媽媽和洛美同時喊叫著。

蕾密娜的嘴唇微微地動了一下，似乎在說：

「媽媽！媽媽！我好高興妳得救了……」

「蕾密娜！蕾密娜！」

洛美和媽媽不住地叫著：「蕾密娜！蕾密娜……」

可是耳朵裏只聽見嘩嘩啦啦的風雨聲，始終聽不到蕾密娜的回答。

蕾密娜越離越遠，終於消失在森林裏了。

謎

1. 吃人的森林

美國加州的國立洛杉磯公園，面積約達六萬英畝（二十四萬平方公里），整個公園是一座廣大的原始森林。

這裏有很多勝地，例如以世界第二大望遠鏡聞名於世的威爾遜天文台、美麗的人造湖和露營營地等等，經常都有森林看守人、林區火警監視員以及山區警衞隊隊員等在執行巡邏任務。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仍然有四個小孩，陸續在這座森林裏神

秘失踪。

吃人森林的謠言起於一九六四年八月。一大早就有兩個少年到林子裏去，從此消息杳然，失去了行踪。前後動員了數千人，澈底大搜查，但是一點線索也沒有。

第二次人的失踪案件，發生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杜密，慢慢走，不要跑得那樣快！」

當郊遊隊來到薩克布利也魯森林附近的時候，爸爸大聲地告訴走在前面的少年杜密說。

「哎！哥哥，你跑得太快，我們都跟不上。」

杜密的弟弟妹妹呶嘴抱怨着。

這一行七人的郊遊隊，是由杜密一家加上叔叔一家三人組成的。

「嘿！慢慢走的話，什麼時候才會到呢？」

走在前面的杜密着急的叫着，很快彎過森林的小道，穿進茂盛的林子裏，忽然不見了。

相距不過幾公尺，當這六人穿進小道，兩三秒鐘的時間都不到。

「啊！哥哥不見了！」

弟弟約翰說。

這裏並沒有可以隱藏的地方，同時也是展望很佳的場所，然而杜密連一點影兒也沒有，他像烟霧般消失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

第二次森林的大搜查開始了，一共出動了四百個搜查隊員，幾百個警察和森林保安員、直昇機和警犬。然而不管他們搜查得多仔細，結果還是一點線索也沒有。

此後，有兩年的時間平安的度過了。但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人的失踪案件又發生了。

地點是在薩克布利也魯貯水池旁邊ＹＭＣＡ的露營場。

「布魯斯，你是不是不舒服？臉色爲什麼這樣蒼白？」

隊長擔心的看着布魯斯。

布魯斯是生平第一次參加露營，他穿的制服和襯衫都是全新的，上面綉着「ＹＭＣＡ夏令營」幾個字。

「嗯，有一點不舒服。」

「第一次到海拔二千公尺的地方，總是比較不習慣，先回去休息吧！」

隊長把布魯斯送到營地出口的地方。

「啊！回去吧！」

布魯斯無力的拖起脚步，走出第一步，第二步……。

沒走幾步，布魯斯忽然在隊長的目送中，驀地消失了。

隊長不敢置信的擦擦眼睛，但布魯斯眞的在一剎那間神奇的消失了，也沒聽到喊叫聲。

隊長大吃一驚，連忙把大家集合起來，在附近尋找，然而誰也沒發現布魯斯。

「說來眞叫人毛骨悚然，他突然失掉行踪，彷彿煙雲般消失掉……。」事後隊長回憶着說。此後，一直沒有人再見過布魯斯。

2.失踪的戰艦

南美巴西的里歐傑吉尼魯港，一大群海軍官兵正排成隊形的站立碼頭上，歡送一艘兩萬噸重的聖保羅號戰艦離開。

聖保羅號已經用了四十多年，是一艘身經百戰的戰艇，現在要開到造船公司解體。

一九六六年九月，即將解體的聖保羅號，在大家的歡送中離開港口，筆直的向倫敦駛去。船上坐着五十名臨時船員，有兩艘五百噸重的牽引船，牢牢的牽住它。

時間的巨輪，不停的向前飛越着，很快就到了十一月。在十一月的某一天，驟然下起傾盆大雨。

海面上巨濤翻騰，浪花四濺，聖保羅號漸漸在雨中模糊了。

聖保羅號，連忙打起無線電話。

（本船沒什麼異樣，只是船身顛簸得很厲害……。）

接到電話的兩艘牽引船，爲盡責任，更加全力以赴，然而在巨浪濤天的海中，實在沒有辦法穩住那艘巨型戰艦。那隻以石炭爲燃料的皆士貽司船號，首先表示支持不住。皆士貽司船號船長連忙用無線電話跟聖保羅號的指揮官連絡。

「本船暫時解開牽引貴戰艦的繩索，希望能加以諒解。」

「唔——！」

得到准許後，皆士貽司號連忙解開牽引戰艦的繩索，剩下那艘帕士德拉號，顯得更加吃力。

巨艦在翻滾的波浪中依然搖幌不定，沒過多久，帕士德拉號也漸漸不支了。

「帕士德拉號，把牽引的繩索切斷吧！照這樣下去……。」

從滂沱的大雨中望去，可模糊的看到聖保羅號在大浪中，左右搖幌。

帕士德拉號把牽引的繩索切斷，頓時感到輕鬆多了。

「啊！不見了！」

帕士德拉號的船長驚訝的叫着。因爲在波浪間巔簸的巨大戰艦，忽然莫名的消失了。當雨停住時，那艘巨型戰艦仍沒再浮現過。

在軍艦之中，戰艦是最安全的，不可能沉下去，而且又沒收到SOS的無線電話，甚至海面上也沒任何漂流物。那麼，難道是被吸上空中才消失的嗎？

兩萬噸的巨艦與五十名船員的神秘失踪案，使海軍調查委員會的每一個會員，深深感到頭痛和束手無策。

3. 飄浮的頭顱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薩士雷多河附近，有一個叫俄達士的小鎮。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發生了一件影響全鎮安寧的事件。

傍晚七點鐘，少年吉米出去玩耍還沒回來，他的媽媽很擔心，便打電話去給吉米的朋友安。

「吉米還沒回去嗎？啊！說不定他眞的消失了。」

「什麼？」

「可能情形不好了。今天下午，吉米從石牆上跳下來時，忽然消失不見了。」

一臉慘白的母親，立刻向警察報案。

吉米的朋友安和湯姆，對警察說，當吉米消失的時候，他倆都在場。

地點就在教會附近，馬羅牧師的石牆旁邊。

石牆上面，吉米所留下的脚印，是唯一的線索。除此之外，再找不到任何痕跡

，甚至石牆裏外的地面上，也沒吉米跳下來的脚印。

正當警察先生們感到百思不解的時候，對於這個案件突然得到了一個意外的線索。

馬羅牧師的女兒葉密利亞，一個禮拜前，曾在吉米消失的地方，發現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啊！那個洞裏有妖怪，吉米一定是被妖怪抓去的。」

患着小兒麻痺症的葉密利亞，一臉驚惶地指着石牆下面的一個小洞說。

一個月明星稀的晚上，石牆上面，忽然浮現了一顆人頭，沒有手也沒有脚。那顆頭顱睜着兩隻大眼睛，在空中浮來浮去，不久又出現了一雙手掌，在空中不停地摸索。彷彿他和這個世界隔有一面窗子，他想從窗口俯瞰這個世界似的。

看到這種情形，馬羅牧師不禁驚叫起來。剎時，浮在空中的頭顱和手掌，驀然消失無踪了。也許吉米的消失，和這個情形相同，他到底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至今仍是一個謎。

預言王

一九一二年四月五日。

這天，在英國南端索桑普敦港的附近，有家白星造船公司，從早晨開始，公司裏面就一直鬧哄哄的。

因爲，公司三年來所花的心血有了成果——世界最大的泰倫號客輪造成功了！公司裏的全體員工，都集合到一樓的大廳來，爲了慶賀這件大事，和這個偉大的日子。

「總之，這艘四萬六千噸，並有十二層船艙的世界巨輪，能在這麼短的期間內造成，這全是大家流血流汗換來的……」

設計主任安多尼，喜形於色大聲喊著：

「來！爲我們泰倫號十二日的處女航，大家乾杯吧！」

正當大家狂歡的時候，突然間，一個身著黑色披肩的老人，赫然的出現眼前。

老人張大澄清的眼睛，注視著場內每個吃驚的臉孔，然後一本正經的說：

「停止處女航吧！泰倫號將會沉入海底！」

「什麼?!」

安多尼的臉色變得慘白：

「胡說！不要對我們講不吉利的話！泰倫號絕對不會沉！」

「不！一定會沉！」

面對怒髮衝冠的安多尼，哈蒙再次警告著：

「停止處女航吧！泰倫號將要沉入海底，這是神的意旨！」

「哇！」

桅上的船員，驚駭地高聲叫了起來。

四月十二日，如預定的日期，泰倫號客輪在風平浪靜的北大西洋，一帆風順的駛向紐約。然而……

這個晚上，白色的惡魔突然出現了！

「哇！冰山！」

這淒厲的喊叫——遲了！

噯噯！噯噯！……

如山崩地裂的爆炸聲，震動了月夜的大海……

船首已被惡魔切開，船身也被巨浪衝得搖搖盪盪的泰倫號，任由惡魔的擺弄，傾斜了！

「救命呀！……」

「媽媽呀！救命……」

船上的人們，都無助地哀號著。有的紛紛躍下救生艇，但是，又一陣巨浪衝來了……

「啊！泰倫號眞的要沉了……」

這時，滾翻在甲板上的安多尼，才如惡夢初醒，猛然的想起神秘老人的預言。幾分鐘後——這艘世界最大的客輪泰倫號，終於沉下海底去，同時，一千五百名乘客也陪葬了！

『預言泰倫號沉下的老人』

第二天早上——

全國的報紙都以極顯目的字眼，爭相刋載這謎樣老人的報導。

「呵！眞是太棒了！他怎能預先知道呢！……」

「那裏的話，簡直胡說！剛好被他猜着的！」

全國人們輿論紛紛。

這時在倫敦的教會——

「作死的預言，根本就違背了神，你們千萬不能被哈蒙這老傢伙所迷惑呀！」

「把哈蒙這東西，驅逐出英國吧！」

各種激烈的言論，使得英國最具權威的瓦爾頓報，不能再保持緘默了：

『讓哈蒙再作一次預言，是最確當的對策。』

於是，五月中有一天，瓦爾頓報社的記者漢生，到哈蒙的家裏去訪問。

「——因爲這個原因，所以我們要請你再作一次預言。」

打過招呼之後，漢生就開門見山的說明來意。

哈蒙張著明亮的眼珠，深深的注視漢生，然後說：「好吧！那麼，最近將在倫敦體育舘，舉行一次游泳選手選拔賽，你知道這件事吧？」

「是的，就是全國學生游泳競賽。去年二百公尺蛙式優勝的麥克，今年呼聲很高，有蟬聯冠軍的可能。……對此，你的看法是？……」

「麥克選手，將會在比賽這天死亡！」

這振撼人心的第二個預言，如晴天霹靂般，在當天的晚報上出現了！

「那有這回事呀？」

「哈蒙簡直是信口開河！」

不久，比賽的日子，在全國人民熱切而緊張的期盼中到來了。

「麥克！奪得錦標，把哈蒙的詭言攻破吧！」

「加油啊！麥克！」

看台上所有的觀衆，都蔑視哈蒙的預言，大家傾力的替麥克打著氣。

比賽就要開始。與其他五位選手並排在準備台上的麥克，露著目中無人的表情微笑著。

「碰！」

槍聲一響，六個人同時「撲通」的跳下水去。

五十公尺！一百公尺！一百五十公尺！……

麥克遙遙領先，他與第二名的距離，已拉得很遠很遠。

終於，他游到終點了！

「各位觀衆！麥克同學已蟬聯本屆二百公尺蛙式冠軍了！」

場內擴音機的報導聲音，很快的被如雷的掌聲淹沒了。

「幹得好！麥克！」

「哈蒙果然是個大騙子！」

全場的觀衆，都在嘲笑著哈蒙的預言。

但是，看了第二天早報的人們，幾乎都屏息發呆——

哈蒙的預言證實了！

接著這個大標題之後，就是一篇令人迫不及待的消息：

「全國學生游泳競賽，奪得二百公尺蛙式冠軍的麥克選手，於昨晚的祝賀宴會結束後，在歸途中，因酒醉誤行至快車道，而被疾馳而來的計程車撞倒，當場頭破血流，一命嗚呼！」

這時，大家對謎樣的老人哈蒙的預言，都深信不疑了。

這以後，義大利的國王、西班牙的女王、英國的作家奧斯卡等人的死期，也都與哈蒙所預言的日期吻合。

因此，百發百中的預言家哈蒙，就被全世界的人稱爲「死的預言王」。

並且，哈蒙也預言自己的死期，果然在他五十九歲時，他告別了這個世界。同時，在他死之前，又作了種種死的預言留下來。

「一九一六年，將會發生一次世界性的戰爭，那時，有無數人會流血，會死亡，會造成一個恐怖的世界……。」

一點都不錯，一九一六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全世界都改頭換面了。

太陽眼鏡

七月，在法國也是放暑假的時候。十多歲的女孩子瑪特琳，流着淚，站在海灘上，懷念著媽媽。

海風掠過琥珀色的海面吹來，輕拂瑪特琳美麗的金髮。

「啊，去年暑假，和媽媽來這裏渡假，充滿著多麼甜蜜的回憶！」

剛好一年前，瑪特琳也來到這法國的避暑勝地坎城避暑。她的媽媽年輕又美麗經常戴著一付藍色鏡片的太陽眼鏡，像一條美人魚，在海浪裏嬉戲游泳。

當時的瑪特琳多麼幸福啊！可是來這裏才三天，媽媽就因心臟麻痺而猝然去世——也是在這沙灘上。媽媽的溫柔慈祥，而今只剩一片殘破的回憶！

瑪特琳悄悄戴上了媽媽常戴的那付太陽眼鏡。藍色的鏡片，使眼前的景色，突然變成黃昏一樣的昏暗。

瑪特琳走到一年前媽媽倒地不起的那塊沙灘。在沙灘旁邊，是一道很高的石牆，而石牆上是一條汽車路。汽車路路邊的高聳的柱子，嵌著時鐘，那時鐘正指著十點鐘。本來是上午的十點鐘，可是戴著眼鏡看，多像晚上十點鐘啊！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生可怕的事！有一條黑貓，猛地掠過瑪特琳的眼前。而當她注視黑貓的時候，轟然一陣巨響，自頭頂上傳來，瑪特琳驚叫一聲伏在地上。因爲她看見一輛公共汽車，以飛快速度在公路上駛來，竟猛衝過石牆，由頭頂上翻落下來。

瑪特琳驚恐失神，大呼救命。人們聽到她的喊叫聲趕來，可是當瑪特琳戰戰兢兢睜開眼睛，拿開太陽眼鏡，她所看見的，是蔚藍燦爛的海和白色的沙灘，一片寧靜祥和的景象，那兒有可怕的車禍？

就是沙灘邊的石牆也聳立如舊，那惡魔似的黑貓更是無踪無影。瑪特琳在人們的慰問下，羞愧而倉皇地跑回旅社。旅社的服務生看見瑪特琳回來，微笑著向她招

呼：

「小姐，妳回來的正好。妳爸爸給妳電話。」瑪特琳接過聽筒，父親的聲音傳來：

「瑪特琳，海邊玩得還好嗎？爸爸打算搭乘今晚十時到坎城海水浴場的公共汽車去看看妳。」

瑪特琳聽了這句話，怔了半嚮說不出話來。晚上十點鐘的公共汽車！瑪特琳失聲驚叫：

「爸，求求您，別搭那班車。請您早一點來！」

爸爸的笑聲從聽筒傳來：

「嘿，妳這孩子啊，長到十多歲了，還是個娃娃！妳怕寂寞嗎？好，好，爸爸提早，在傍晚就到。」

這一來瑪特琳才放心了。而且爸爸沒有爽約，他眞的在傍晚就到了。他看見女兒流著淚高興，雖然心裏很納悶，却溫柔地撫摸著女兒的頭髮。

這天晚上，瑪特琳和爸爸，坐在黑夜的沙灘乘涼。

「瑪特琳，妳媽媽在的時候，也很喜歡看黑夜的海……。不過，太晚了不好。我們回旅社去吧。」

爸爸說著，牽著瑪特琳的手站起來，走向石牆的鐘塔那邊。爸爸是近視眼，可是瑪特琳的視力很好，她在朦朧燈光中看見時鐘。喔，那不是端端正正指著晚上十點鐘！

這一剎那，瑪特琳拉著爸爸的手說：「爸，不要去！不要走過去！」

正好有一輛開往坎城的直達車來到公路的拐彎處。說時遲那時快，轟隆一聲巨響，爸爸和瑪特琳都失聲驚呼。而那輛公共汽車，猛衝過石牆，倒栽落海灘上！瑪特琳在白天所見的幻景，而今在眼前一一發生！

而且趕來救禍的人們都口口聲聲叫嚷著：

「車禍是一條黑貓引起的。司機想避過突然躍出的黑貓，一時駕駛失誤，才翻落到石牆下的！」

這一天——七月十日，正是媽媽逝世週年的紀念日。是媽媽在太陽眼鏡上顯靈，預告十二小時後會發生的慘禍，救了爸爸嗎？

血染康乃馨

買完了菜，媽媽一手提着籃子，一手牽着小玉，在這條行人稀少的馬路上慢慢的往家裏走。

正當她們要穿越人行道時，一輛疾駛的卡車筆直地衝過來。

嘎——

「呀！媽媽！」

煞車的聲音和小玉的驚叫聲幾乎在同一瞬間響起。

人行道上，水果、蔬菜和肉散了一地。

小玉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故嚇慌了，她忘了哭泣，一逕地伏在母親的屍體上瘋狂

的叫喊。

肇事的司機望望四周，發現沒有其他的人在場，立刻駕着卡車開溜。

沒有兄弟姊妹的小玉，自從幾年前父親死了以後，一直與母親相依爲命。

現在媽媽又死了，以後依靠誰呢？

既傷心又恐怖，小玉就這樣暈厥在媽媽身旁。

■

「我一定要找到那個壓死媽媽的卡車司機。」

從第二天開始，小玉每天風雨無阻，一定到出車禍的地點一趟。她站在那裏注視來往的車輛，希望能發現那輛黑色的卡車。「黑色的卡車」是小玉的唯一印象。

有一天，小玉聽到這樣一個傳說：

「在××街的人行道上，時常有女鬼出現。」

「會不會就是媽媽呢？」

日夜想念着媽媽的小玉想到這裏，完全忘却了恐怖，她自此幾乎整天都守候在那裏。但是，她沒有看見媽媽。

母親節這天，小玉的朋友們都佩戴着紅色康乃馨，只有小玉一個人佩白色的。

「到去年爲止，我一直都戴紅色的康乃馨。」

又羨又妒的小玉只能這樣安慰自己。

「今天我必須戴着白色康乃馨到出事地點去。」

吃過晚飯後，小玉到鮮花店買了一朵白康乃馨，然後到她每天去的老地方。

小玉孤零零地佇立在路旁。夜漸漸深了，路上的行人越來越稀少。

暗淡的路燈散發著一圈暈黃的微弱光線，淡淡的霧輕輕籠罩在馬路上。

在朦朧的光線中，小玉看到人行道那一端，一個穿白襯衫，黑裙子，綠外套的女人，手上挽着籃子站在那裏。小玉終於看到死去了十一個月的媽媽。

「嘿！媽媽！」

一面叫着，小玉就飛快的要跑過去。

嘎，嘎——

「危險，妳不要命了嗎？」

突然間，一輛車子飛奔過來。緊急煞車後，司機從車門探出頭，粗鹵地責罵小

玉。

小玉被他那副兇狠的樣子嚇得楞在一旁。

「奇怪，我明明看見一個女人給撞了，怎麼不見踪影？」

那個司機看了看地面然後抬起頭來，正好看着小玉。

「妳？妳…妳不就是那個買菜的女人的孩子嗎？」

他變了臉色，神色緊張地跪下來。

「請……請妳原諒我，去年我是不小心撞上妳媽媽的，請妳一定要原諒我。」

說着、說着，司機恐懼得癱瘓在那裏。

「原來是你，原來你就是殺死媽媽的兇手。這一次是媽媽救了我。」

小玉憤怒的瞪視着司機。突然，她吃驚地叫起來，因爲她瞥見手上的康乃馨變了色。由原來的純白色，慢慢成爲淺紅，最後鮮紅，鮮紅得像人血。

母親的召喚

「爸爸，明天是媽媽的忌日，我們一定要去掃墓喔！」

八歲的春美是個很逗人憐愛的小女孩，她拉著爸爸的衣襟，轉動著烏溜溜的眼珠說。

「對，春美。明天是妳媽媽的忌日，本來我們應該去掃墓的，但是明天爸爸有很重要的事，分不開身，等到下個禮拜日，我們多帶一點鮮花和水果去吧！」

「不要，不要，我不要下個禮拜天去，我一定要明天去看媽媽，我好想念媽媽啊！」

春美跺著脚，兩眼噙滿淚水說。但是，明天爸爸的確有重要的公事，不能到媽

媽的墓地去。春美那可憐兮兮的樣子，惹起爸爸無限的哀慟，使他說不出話來。只是抱著春美，憐愛的撫著春美的頭。

「我知道了，爸爸壞，爸爸不要春美，也不要媽媽，春美要自己找媽媽去。」

春美幼小的心靈，承受不了刺激，所以自從她的媽媽死後，爸爸什麼都隨她，現在爸爸說明天不去掃媽媽的墓了，春美也就頑強的從爸爸的懷抱中掙脫出去。

「嗚，媽媽……」

春美帶了許多媽媽生前最喜愛的花，擺在媽媽的墓碑前，很悲哀的啜泣著。

啊！媽媽的墳墓孤立著，墳上的野草長高了，有了鳥糞和沙粒，顯得是何等的荒涼！

（媽媽，您怎麼忍心拋下春美死去呢……。）

春美趴在墓前慟哭，想把多日來積存在心頭的話和委屈全部向媽媽訴說。

（媽媽，自從妳死了以後，我是多麼寂寞呀！媽媽，可能不久，我們家裏會有一個新媽媽了，人家說，新媽媽很壞。媽媽，妳說我該怎麼辦……？）

春美對著墳墓喃喃自語著，她想把滿肚子的話都告訴媽媽，好讓媽媽知道春美是多麼可憐。

「春美，妳是春美嗎？」

突然，春美聽到了一個親切而又熟悉的女人的聲音。

春美很駭異的抬起頭來，看看前後左右，然而在這空曠荒涼的墓場，除了死人的墳墓以外，並沒有一個人影呀！

「奇怪！是誰在叫我呀？」

這突如其來的聲音，使春美膽怯的把身體瑟縮成一團，十分恐怖的喊出來。

「春美，我是媽媽呀！妳怎麼忘了呢？」

那熟悉的聲音，又傳了過來，春美凝神傾聽著。說也奇怪，這個聲音竟是從媽媽的墳墓裏面傳出來的。

「啊！媽，您是媽媽……？」

死去兩年的媽媽還能說話，多叫人不敢相信呀！

「春美，妳不但長高了，而且還會自己來找媽媽，媽媽眞高興……。」

「哎呀！這確確實實是媽媽的聲音，媽！媽媽您在那裏呢？」

「在墳墓裏。春美，媽媽在這裏眞寂寞！」

雖然只聽到媽媽的聲音，而沒有看到媽媽，但是在春美的腦海裏，很快的浮起媽媽生前那慈愛的影子。

「媽，我好想念您呀！請您帶我去吧……。」

「好的，春美，我可愛的孩子，讓我們永遠聚在一起吧！」

媽媽的聲音，清晰可聞，春美感到一陣昏眩，便迷迷糊糊的失去了知覺。

「春美！春美！」

夜深了，墳墓一片寂靜，天上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只是黝暗一片，使人有種陰森和恐怖的感覺。春美的爸爸那淒厲焦灼的呼聲，傳遍了整個墓場，也激盪著叫人害怕的回音。

可憐的爸爸，他很擔憂的走進墓場裏，尋找他那年僅八歲可愛的女兒，然而荒涼的墓場裏，已經沒有春美的蹤跡了。春美到底跑到那裏去了呢？

「嘻，嘻嘻……。」

「哈，哈哈……。」

突然從墓場中傳出了大人和小孩明朗快樂的嘻笑聲。

嗄！這聲音是從春美的媽媽的墓裏傳出來的。死人的嘻笑聲！春美的爸爸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只覺得汗毛都倒豎起來了。

天啊！這竟是春美和春美媽媽的笑聲。

「哇！妳們在那裏呀……」

春美的爸爸茫然的呆立在那裏很久。最後他連夜的跑回去拿了一把鋤頭，小心的掘開媽媽墳墓上的土。呀！春美竟趴在媽媽的棺材上。

這時春美已經死了，但是臉上却露著愉快和安祥的微笑。

「爸爸，請你原諒我吧！我要和媽媽永遠住在一起了，再見了，爸爸……。」

悲傷中的爸爸，耳旁響起了春美稚弱甜美的聲音，不由自主的提了提身體，像突然衰老了幾年似的。

許多人都很困惑，爲什麼媽媽的墳墓，竟會像磁鐵般的把春美吸進墓裏去，而墳墓外竟沒有一點破洞的痕跡呢？

這件事是發生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六日阿富汗的南部。

一封信

噹！噹！噹！噹……。

壁上的掛鐘，疲倦的敲了十下，已經是深夜了。

十二歲的莉亞疲憊的趴在書桌上，一聽到鐘響立刻抬起頭來。

「呵……，好睏！」

莉亞草草的把教科書和筆記本收拾好，便踱出房間巡視房門窗有沒有關上。

莉亞的爸爸是個建築工程師，她下頭還有兩個妹妹，一家五口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可是幾個禮拜前，媽媽突然生了病，住進醫院裏。

她把窗一一關好後，轉身踏入客廳，忽然從媽媽房間裏傳出了一陣陣呻吟聲—

——。

「唔——唔——」

莉亞嚇了一跳，雙手顫抖著握住房門的把手，戰戰兢兢的把媽媽的房門打開。

「呀——」

她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

只見媽媽的臥床中央，有一團很大的火球在飛快的旋轉著，一眨眼便消失不見了。

就在這時，客廳裏的電話響了起來。

莉亞趕緊跑進客廳裏，接聽電話。

「喂！是的……什麼？媽媽……爸爸，快下來唷……」

電話是醫院打來的，莉亞聽了一會，便驚悸的朝著正在樓上看書的爸爸大聲叫了起來。

電話的那頭傳來了媽媽的消息，說媽媽現在陷入昏迷狀態，已經瀕臨死亡邊緣了。

莉亞的腦中迅速想起在媽媽房裏所看到的火球，背脊骨像是給人抽走似地痙起來。

「媽媽！不要死！」

莉亞一脚衝進了醫院後，就緊緊地抱住了媽媽哭叫，但是媽媽已經死了。

莉亞的眼淚像洪水一般奔騰下來，但任她如何哭喊，媽媽也永遠不理會她了。

這是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發生於義大利羅馬郊外的事。

「莉亞，時間不早了，妳好好睡覺去吧。」

爸爸撫摸着莉亞的頭，關切地說。

正在用功的莉亞，微笑了一下說：

「嗯，好的，爸爸！您也去睡吧！」

爸爸走了，莉亞又回到孤獨中，她不禁害怕起來。

莉亞並不是害怕孤獨，而是因爲在孤獨時會令她想起兩個月前，媽媽死去的那

天晚上，在她房中看到火球那一刻的恐怖情景。

——媽媽妳現在怎麼樣了，在天國裏好嗎？妳想不想念我們？

媽媽的一切如潮水般的湧上來，莉亞忍不住又哭了。她想起明天的歷史作業還沒有完成，勉強的壓抑住了無限思戀的情懷，一面打盹一面疲睏的寫著，寫著……

……。

■

「各位同學，現在請你們把作業按照座號一個一個繳上來……」

歷史老師一跨進教室就向全班同學這麼說。

莉亞立刻從書包裏拿出了歷史筆記本，翻開她昨晚所寫的那一面作業題。

「啊————」

驀地，莉亞叫了起來。

原來筆記簿上寫的不是歷史作業，而是媽媽的來信。莉亞驚訝得臉色都發白了，緊張的把它拿好抖著站了起來。

「老師————」

「什麼？……這……這的確是我亡妻的來信啊！你看，你看，這內容，還有語氣……」

父親由老師手中接過女兒的筆記本，在看完一遍之後，驚恐的這麼叫起來。

莉亞筆記本上的字跡，也是媽媽的。反正全部都是媽媽寫的就是了……。

信裏所寫的內容，大意是敍述媽媽對莉亞姊妹的懷念，同時問起爸爸的近況，住在西西里島的一些親戚們的安好，最後還叫他們好好保重自己，不要掛念媽媽。

莉亞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的火球，恐慌得嘴唇都變得慘白，抖著聲音問：

「老師！這是媽媽親手寫的嗎？」

「不！是妳寫的哩！」

「我寫的？我寫的？怎麼會呢？」

老師笑了笑，對莉亞和父親解釋這情形。

「嗯！這就叫做『心靈學』。所謂心靈學的內容，也是屬於靈感的一種。去世了的媽媽，藉了莉亞的手來寫信，便造成這種現象了。

莉亞一定是太想念媽媽了，作功課的時候，腦中盡是媽媽的影子，又因爲過分

疲倦無法集中精神，這時，媽媽的靈便附到莉亞身上，把她所想說的話統統靠著莉亞的手寫到筆記本上去了。

懂了吧！這就是媽媽來信的眞正原因。」

爸爸和莉亞聽完，由於過分驚愕，以致一直呆立在那裏。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啊！

莉亞流著激動興奮的熱淚，捧起了胸前的鷄心——鷄心裏有媽媽微笑著的照片——她對著照片，喃喃的說：

「媽媽！放心吧！我們一定會好好保重自己的，不要掛心了。爸爸的身體很好，我和妹妹也生活得很快樂……。」

淚光中，鷄心裏媽媽的微笑逐漸擴大，擴大……大到把莉亞整個溶入她的慈愛裏……。

白狗報恩

這天晚上，風呼呼地，把馬戲團的帳篷，吹得軋軋作響。

——艾爾過來，到我身邊來……

少女美娜，抱緊白色的老狗艾爾，鑽進她的睡床——稻草堆。

可是美娜的話並沒有發出聲音，因爲她是個啞巴。而且她是一個被殘忍的父母所拋棄的孤兒，幸虧被馬戲團的團主撿回來養大。

——艾爾，我們的遭遇是一樣的……

艾爾也是一隻被遺棄的狗。是美娜把艾爾撿回來飼養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在德國的城市漢堡。

「來，美娜開始練習！」

第二天，美娜遵照團長的命令，站到半空中的繩索上去。

美娜爲了學會危險的走繩節目，從早到晚，練得汗流浹背。

「啞巴美娜，一面發抖一面走繩索。」

團員們都這樣嘲笑着她，只有艾爾很擔心似地哼叫着，仰看她。

——艾爾，你要鼓勵我！

戰戰兢兢地走在繩索上的美娜，當她每走一步繩緊就搖搖幌幌的！

正當走到繩索一半的地方時，美娜跨出去的一隻脚踩了個空。

「哇！」一聲，美娜從半空中墜下去。

落在下面的安全網又被彈上去，然後掉在地面上。

「美娜，振作起來！」

——喲，我的脚好痛，我不能走了。美娜的脚受到沉重的撞擊，痛得昏過去。

那天晚上，團長驚叫道：

「你們看，摔斷了脚的美娜，能走路了，好像那隻叫什麼艾爾的狗反倒跛起來

。」

令人詫異的事，第二天又發生了。

美娜帶着跛脚的艾爾在麥田裏散步，不小心被麥穗刺中了她的眼睛。

——喲好痛！銳利的穗尖很危險。看很多人因被它刺中而瞎眼呢！從美娜的眼裏，流出了鮮血……

——唉，我的眼睛快看不見東西了……

美娜戰戰兢兢的睜開眼睛，只見模糊一片。然而，當她摸索着回到馬戲團的帳篷裏來時，視線越來越清晰了。就在這時，她看到了一幅奇異的景象——

親熱的聞着挨過來的艾爾——那隻狗的眼睛，已經潰爛而正流着血。

——啊，艾爾，原來你做了我的替身。美娜緊緊抱住了艾爾。

那天晚上，狂風又把帳篷吹得軋軋作響。半夜裏，忽然聽見有人叫喊：

「失火了，快跑呀！」

——呃？失火了！當美娜驚醒時，四周已成一片火海。

——我會死！艾爾，快來救我！美娜被火舌吞沒，暈了過去……

第二天，團長等人，站在廢墟上，尋找美娜的影子。

「美娜恐怕燒死了吧？」

就在這時，從附近森林中，被認爲已經燒死的美娜，搖幌着身體，出現了。

「呀，美娜妳得救了？」

「團長！」兩個人一齊叫喊道。

「啊！美娜能說話了！」

多奇怪的事，美娜居然會說話而不再是啞巴了。

「可是我爲什麼會得救呢？我被火煙嗆昏後，醒來時，却躺在森林中。」

「對了，失火時，我好像聽見艾爾的吠聲，說不定是艾……」

然而到處都找不到艾爾的影子。在廢墟裏發現的，只是艾爾的項圈。在那項圈周圍，也看不到艾爾的屍體。

這是不是爲了報答美娜的恩情？

「艾爾！艾爾……」

美娜含淚呼喚艾爾的名字，她的聲音，在狂風中消失了。

風雪夜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瑞士馬特合恩峯山麓的小村裏，少女米麗躺在床上，遙望着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的山峯。米麗才出生不久的時候就患小兒麻痺，現在已經十二足歲了，還一直在病床上生活。

她的雙腿細如鉛筆，而白晰的脚，顯露了網子般的靜脈管。她的雙手軟弱無力，要動一動都相當的費力。

米麗的母親在三年前逝世，而今，她跟隨着父親，父女倆相依爲命，過着山村裏簡樸的生活。她終年躺在床上，唯一的樂趣，就是伸展她想像的翅膀，盡情遨遊於山林曠野之間。她尤其喜歡遐想那雪峯奇景。因爲，唯有在幻想的時候，米麗是

自由的，可以不受可憐的肉體的桎梏。

可是這天晚上，米麗突然發高燒。她的爸爸趕緊去替她請來了醫生。醫生倒是蠻輕鬆的說：

「小姐患了感冒。她平常身體就不太好，所以應該把寢室暖和一點兒。」

夜裏，屋外颳起了大風雪。雪片頻打着窗戶。

突然，在肆虐的風嘯中，傳來陣陣告急的鐘聲。爸爸聽了鐘聲一怔。因爲鐘聲正在告訴村民，有人在雪山裏遇難！果然沒有多久，就有幾個村民跟激烈的風雪一起奪門而入，懇求父親指揮一支臨時組成的救難隊。因爲米麗的父親是這一帶無人不曉的登山專家！

可是眼看着自己的女兒給高燒煎熬着的米麗的父親一時猶豫不決。米麗在病魔的折磨下發覺了父親的煩惱後，竟勇敢的說：

「爸，您去吧，不必爲我擔憂。雪山遇難的人，迫切等待着你的援手，可不要再猶豫不決，徒然耽誤時間！」

「小麗，妳眞好。好吧，我去一去，盡快回來，妳安心休養等爸爸。」

「爸爸，我眞的不要緊，只要懷抱着您的像片，我一點也不寂寞！」

——米麗說着，掏出一小幀照片給爸爸看。這張爸爸的玉照，米麗經常珍藏在懷裏。而爸爸也在口袋裏，隨時携帶着女兒可愛的照片。

爸爸一再叮嚀女佣人要維持米麗寢室裏的溫度，就勇敢地衝入風雪狂恣的黑夜裏。聽着屋外陣陣狂風的怒號，米麗緊摟着父親的相片祈禱：

「主啊，請保佑我父親，也讓遇難的人平安歸來！」

在等待與不安中，時間過得特別慢，熬過了一小時又一小時，而爸爸還是沒有回來。在這激烈的風雪中，救護工作一定加倍的困難！米麗心中的不安，與時俱增！直到半夜裏，不吉利的預感終於實現——挾雜在風的咆哮中，哀鳴似的警報聲傳來了。而房屋外面，嘈雜的人聲叫嚷着：

「不好啦！救援隊在風雪中迷路了。」

「趕快派第二隊去救他們！」

米麗聽了這些話，心痛如割。她在病床上，頻呼着：

「爸爸！爸爸！您千萬不能死啊！」

她在床上也痛苦地掙扎。凝視着父親的照片，拼命祈禱。於是，就在她眼前，歷歷浮現了爸爸所率領的一行人，在狂風暴雪中迷路的情景。

她看見了爸爸他們，捎着遇難的人，在不辨咫尺的風雪中覓路！米麗衝着幻景中的爸爸呼喊：

「爸爸，路在右邊！再靠右一點！靠右走呀！」

在不知不覺中，米麗幻想着自己，還是穿着這一襲睡衣，在冰天雪地的高山裏，向爸爸指點着路。奇怪的是寢室裏仍舊溫暖，米麗的體溫却一直下降。她的嘴唇發紫，渾身冷冰冰的，猶如眞正置身於雪山裏。

「唔，爸爸，我好冷哦！」

在這同時，爸爸在風雪中依稀聽到有人指點：

「路在這邊！靠右一點！」

而且也從這時候起，他原已凍冷的身體逐漸溫暖起來。他驀然驚覺：

「喔，這聲音是……」

於是爸爸踉踉蹌蹌往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就在這當兒，他們迷路的一隊，聽見第二支救援隊的呼喚！他們在罕有的狂烈風雪中，居然奇蹟似的獲救！

可是，等到爸爸箭也似地趕回家，等他回來却是女兒米麗的死訊！

「啊，我的小麗！妳居然因感冒而死！原諒爸爸沒有一直陪伴着妳。」

可是醫生却搖搖頭說：

「不，小姐的死因不是感冒而是凍傷！可是，我想不通一個睡在床上的人，怎會凍死！」

是不是父女倆互相懷抱的相片，把他倆連成一起呢？米麗是不是爲了救爸爸而犧牲？

阿爾卑斯山脈依舊戴雪高聳，永遠埋葬了這一對父女生死之謎！

貓婆

「南西，別去『貓屋』啊！因爲裏面住着一個叫雷密克的瘋婆。」

「媽，我知道。」

少女南西回答說，然後奔出家門。

一九六三年三月，在加拿大的蒙太渥市郊——

「貓屋」是一棟令人不寒而慄的古老房子。

那是一棟七傾八斜的三樓磚房，四周圍爬滿了蔓藤。

屋裏住着雷密克阿婆和很多貓。

阿婆原是個很著名的動物學家。

不過，聽說自從在戰時失去了唯一的兒子以後，神經就開始不正常了。

「可是阿婆待人很和藹呢。」

南西很喜歡貓。她經常和朋友卡倫，偷偷來到貓屋，和那些貓兒玩。

有一天傍晚。

卡倫的媽媽對來找卡倫的南西說：

「她說先到老地方去等妳。」

這樣南西就知道卡倫已經到貓屋去了。

當她悄悄推開阿婆家生銹的鐵門時，南西驚住了。

喵，喵……

有一隻白貓蹲縮在地上。

「呀，這，這是……」

南西不由得叫喊道。

那隻貓的脖子上，不是圈着卡倫經常帶的紅色緞帶嗎？

「小貓咪，你爲什麼帶着卡倫的緞帶？」

當南西輕輕抱起那隻貓時，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白貓眼裏，不是含滿了淚水麼？

「貓在哭！我從來沒有見過也沒有聽過這樣的事。」

南西茫然出神。這時，一隻乾癟的手搭在她肩上。

「南西，歡迎妳來。」

南西不由自主地驚慄了。

「阿婆，卡倫來了嗎？」

但是阿婆却搖搖頭說：

「今天還沒有看見她呀，來，在房間陪那些可愛的貓兒玩吧。」

南西像被吸進去一般走入舖着紅絨毯的房間。

那裏有很多黑色、白色、褐色的貓……

「好，好，乖乖，我的乖兒女們。」

阿婆用乾癟的手指，一隻一隻地撫摸着貓兒們。

南西那天晚上回到家裏，聽到一件可怕的事。

「不好了，卡倫失踪了！」

「啊？卡倫！」

南西大吃一驚，她總覺得阿婆一定隱藏着什麼事。

「只有她知道卡倫的事。」

已經是半夜裏十二點鐘了。

南西悄悄地走出去，來到阿婆住的貓屋。

只有古老的三樓窗戶，還亮着可怕的光。

「阿婆，請開門！」

阿婆一出來，南西便尖銳地問道：

「阿婆，妳一定知道卡倫在什麼地方。」

這時，阿婆臉上浮現狡猾的微笑……。

「哦，原來妳知道卡倫來過我這裏了！」

阿婆說罷，走上三樓去，南西也從後面跟上去。

不久，三樓窗戶映出兩人的影子。

接着聽見阿婆令人毛骨悚然的談話聲。

「可愛的女孩都要變成可愛的貓。我喜歡貓，也喜歡女孩，現在，我要妳也變成貓！」

阿婆的影子撲上去。南西的影子一閃，飛快逃開。正當兩個影子疊在一起時，聽見阿婆的尖叫聲。

「啊，南西！妳的眼睛既澄清又美麗。」

說着，阿婆身體搖幌了一下，窗子就在背後。

「呀！」

阿婆的身體撞破玻璃窗往地面墜落。

南西得救了。

南西天眞瀾漫，只知道信任別人的清澈的瞳仁，戰勝了沒有良心的阿婆。

可是，雷密克眞的把女孩變成貓了嗎？

奇怪的是，隨着阿婆的橫屍，那許多貓也忽然不見了。

牠們到底那裏去了？這個謎，到今天還是沒有解開。

創造奇蹟的小手

一九六八年四月的時候，全英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英吉利海峽那邊的港吉島上。

這個島上住着一個類似傳奇般的四歲小女孩，她名叫麗達，她有一雙神秘能治病的手。

這天，麗達的後院裏，擠滿了參觀本世紀最神奇實驗的人。

麗達就在衆目睽睽中，乘着車椅出現了。

現在，我們且把時間推回到一九六四年的某一天吧！

有一天，港吉島上的居民瑞伊．雷爾先生的家，新誕生了一個女嬰。

「大夫，嬰兒長得怎麼樣啊？」

雷爾迫不及待地問醫生。

「雷爾先生，我很抱歉，這個新生嬰兒……。」

「大夫，新生嬰兒怎麼了？」

「她一生下來，骨頭就很零散，腦袋裏積了很多水，恐怕這一生都看不見東西了。我也說不清是什麼原因，看來好像曾經遇到激烈車禍似的，好凌亂。」

「什麼？車禍？」

雷爾先生的腦海裏，迅速浮起半年前的往事。

記得那天是禮拜五，雷爾先生那二十歲的長子比達，不幸被卡車撞倒了。

然而，比達却意外的平安，甚至一點擦傷也沒有。冥冥之中，好像有神救助了他似的。

（唔，難道神救助了比達，却把一切災難移到未出生的嬰兒身上嗎？無論如何，我一定要使這個孩子活下去。）

雷爾先生暗暗下了決心，並爲新生嬰兒含名爲麗達。

好在，麗達並沒有死去，到了兩歲的時候，已經學會說話了。

■

在某一天晚上——。

當麗達的爸爸雷爾先生看報紙的時候，忽然好像有人從背後走過來。

（麗達，我好不容易才來到妳的身邊……。）

爸爸不由一怔。因爲這是從未聽過的女人的聲音。

而這時，正熟睡着的小麗達，竟驀地睜開眼睛，伸出倆隻小手。

「麗，麗達，怎麼了？」

爸爸疑惑的叫着。

然而，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似的，麗達又繼續沉沉入睡。

（啊！可能我所看到的是幻影……。）

爸爸望着麗達的睡臉，深深吸了一口氣。

第二天，爸爸頭痛得很厲害，以致沒有去上班。

這時，坐在他旁邊車椅裏的麗達，忽然說：

（雷爾，你頭痛嗎？過來讓我摸一摸，就會好了。）

「嗄！麗達，妳怎麼知道爸爸的名字？」

爸爸大吃一驚。

麗達說話的聲音，很像那個陌生女人的聲音。

爸爸半信半疑的走到麗達的身旁。麗達伸出小手，默默地撫摸着爸爸的頭顱。

「啊！頭痛全好了！」

爸爸大聲的嚷着。

以後三年，麗達的小手，相繼治好了很多病人。無論什麼樣的病，只要她的手一摸，就會豁然根治。

但是，英國的科學家都不相信這種神奇的力量。因此決定實際實驗一下。

臨床實驗的病人，是個渾身動彈不得的八十歲老太婆。

大家都屏息爭看着，只見麗達伸出小手，一遍又一遍的撫摸着老太婆的身體。

忽然，那滿臉青黃的老太婆漸漸爬了起來，並尖聲叫道：

「啊！我會動了！」

她的聲音充滿活力。

在場的人，都不由爲之目瞪口呆。

然而幾天後——

麗達患了很嚴重的病。

（爸爸，媽媽，我不得不離開你們了，我要回到聖母瑪莉亞的身邊去了……再見！）

這聲音，聽來又是那陌生女人的聲音。

「爸爸，媽媽……」

當麗達陷入彌留狀態時，才以孩子的聲音喃喃叫着。

■

關於這件事，世界上有名的心理學家說：

「這是自我暗示的力量造成的奇蹟，因爲病人都相信少女麗達的手會治好病，所以被她的手一摸，就頓覺康復了。但是，那個陌生女人的聲音却無法解釋，如果

說那是神的聲音，那麼麗達就是神的化身，所以有時會以神的口吻說話……？」

如今，麗達已經逝世兩年了，在她的墓碑上，刻着一段墓誌銘：

『在這墓裏躺着的，是個神聖的小女孩，她的一雙小手，曾經治好無數病人……』

生死緣

梧桐樹的葉子，一片一片掉落在石板路上，已把樹下舖成一張黃綠相間的毯，風一起，毯上的黃花綠葉就會飛起。

凱旋門矗立在十二月冷冷的空氣裏，和冬天給人的感覺一樣：傲岸、堅硬。

凱旋門下背風的一角，有兩個高矮相若的女孩子在聊著天兒。

「瑪莉，妳還記得嗎？」瘦一點兒的女孩子說：「三年前我們相見，也在這個門下。」

叫瑪莉的女孩子點點頭，仰望灰色的天空，不由自主的回想起三年前……

三年前的那天，瑪莉經過凱旋門下，突然看見一個女孩子將被車壓倒，她毫不

遲疑的上前拉著她就向路邊跑。

這個女孩叫佛蘭絲，和瑪莉還是同校同年級，只是不同班。從那時候起，兩個人就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

「瑪莉，如果那時候妳不拉我一把，恐怕我早就離開人間了。」佛蘭絲很感激的說：「那麼，我再也看不見這美好的夕陽、也不能和妳做好朋友了。」

瑪莉用力握了佛蘭絲的手一下。

「但是，我們立刻又得分離了。」佛蘭絲把眼簾垂下，兩排睫毛覆蓋住了眼中的哀傷。

因爲要搬家了，所以佛蘭絲不得不轉學到巴黎市相當遠的郊外的學校去。

「和妳分離，瑪莉，和妳分離我好難受。瑪莉，妳是不是能跟我定個約會，我們約定三年後的今天在凱旋門下再見？」

「當然可以，佛蘭絲。」

瑪莉伸出右手小指，和佛蘭絲勾了勾。

今年是一九六三年，今天是十二月二十日，那麼，三年後的今天就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了。

三年中的每一天，瑪莉上學放學經過凱旋門，都會想起佛蘭絲，想起她清秀的臉、柔和的笑、甜甜的聲音……

時間過得很快，三年已去，終於到了十二月二十日。

瑪莉捧著一把白色玫瑰花，緊張又迫切的跑到凱旋門下。

同樣的地點、同樣的季節，梧桐葉一片片的落下，凱旋門依舊傲岸又堅挺的矗立着。

但是，時間過了好久，還不見佛蘭絲的影子。

瑪莉越等心越不安，她知道，佛蘭絲是個守信的人，那麼，是什麼阻止了她沒有如約前來呢？

瑪莉無意間轉過身子，突然看見背後就站著佛蘭絲。

三年來，佛蘭絲變了不少，她長高了，更瘦了，一張臉白慘慘的，站在那兒就像影子。

「佛蘭絲！」

「瑪莉，這個給妳。」

佛蘭絲把手上拿的包裝得好好的禮物交給瑪莉。

瑪莉楞楞的，她對於突然看見佛蘭絲的驚訝還沒有消散，祇是機械的接過佛蘭絲的小盒子、又機械的把白玫瑰遞過去。

就在瑪莉低頭又抬起頭來的一剎那，佛蘭絲不見了。

我是在做夢嗎？瑪莉呆望著手中實實在在的禮物，迷惑了。

回到學校宿舍以後，瑪莉急忙打開佛蘭絲送給她的禮物包裝紙，哦，是一個很漂亮的音樂盒。

輕輕啓開盒蓋，「夢幻曲」的旋律像水一般流了出來。

「佛蘭絲沒有失約，但是，她爲什麼連話也不肯多說一句就走了呢？」

瑪莉左思右想，想不出原因來。

夜深以後，瑪莉睡着了。在夢中，她彷彿又聽到那只音樂盒響起「夢幻曲」，而且，聲音越來越大。

瑪莉睜開了眼睛——

「哇！煤氣！」

令人窒息的煤氣充滿房內，一定是暖爐忘了熄火。

「救命呀！救命呀！」瑪莉被煤氣嗆咳著，拼命大聲叫。

宿舍裏的人全起來了，他們打破門，把瑪莉救了出來。

事後，瑪莉想起來，她臨睡前，分明已把音樂盒的蓋子蓋上了的，爲什麼夢中還聽見夢幻曲呢？如果不是那麼異乎尋常的大聲音把她吵醒，她一定會煤氣中毒而死的。

「是佛蘭絲救了我！是她救了我。」

第二天，瑪莉特地坐車到郊外佛蘭絲家去，正巧佛蘭絲的媽媽在家。

「伯母，我是瑪莉，佛蘭絲的好朋友，佛蘭絲在家嗎？」

「妳就是瑪莉？」佛蘭絲的媽媽輕撫著瑪莉的頭，哽咽著說：「可憐我的佛蘭絲，她在一個月以前已經死了！」

「什麼！」

「佛蘭絲在臨死前還記著跟妳的約會，可憐她……」

佛蘭絲的媽媽歪過頭去，擦擦眼淚，然後，順手整理一下桌上花瓶的花。

「咦，是誰把這束白玫瑰插進去的？」

瑪莉幾乎要昏過去了，那束白玫瑰，正是自己送給佛蘭絲的。

（佛蘭絲，妳太守信了，死了還從陰間趕來赴約，又救了我一命，佛蘭絲，我們生死都有緣呀……）

瑪莉一任淚水縱橫，隔著淚水，她凝視牆上佛蘭絲的遺照，那清秀的臉孔彷彿又綻開了一朵微笑……

搖椅

這兒是美國田納西洲，克拉添山中。一八八〇年九月三日所發生的事——。

吼！呼嘯的強風，從谷底直吹上來。

好像是一種訊號似的，豆大的雨點馬上嘩啦嘩啦落了下來，接着，下起傾盆大雨。

在滿是泥濘的山道，有一個少女氣喘吁吁的跑着。

她才十二歲，名叫達比茲多．沙蒂。

『妳父暴斃，速回！牧場主人』

在克拉添鎮上的某一所小學，剛上完早課，正要吃中飯的時候，沙蒂突然接到

父親死亡的電報。她震驚萬分，拿電報的手直抖個不停，久久都說不出話來。

沙蒂的爸爸，是在離克拉添鎮好幾公里深山中的牧場裏當牧童工頭。

牧童工頭的職務很吃重，必須監視那些照顧乳牛的牧童。

由於這深山附近沒有學校，所以沙蒂不得不遠到克拉添鎮上的小學做住讀生。

『爸爸身體很好，妳別擔心。不久，學校就要放暑假了，一放假妳就回家吧！爸爸每天都盼望着見面的日子早日到來。』

才兩、三天前，父親還寄來了這樣的一封信。

（爸爸怎麼會突然死去？我實在不敢相信？）

沙蒂的心中，交織着悲慟和懷疑，但仍緊握着信，急急向牧場跑去。

暴風雨愈來愈激烈了，在遍地是泥沼的小道上，沙蒂不知跌倒了幾次。

衣服擦破了，手脚因擦傷而流出絲絲的血水。然而，儘管沙蒂已全身泥汚，但她一心只想趕快趕回牧場，因此仍拼命地和暴風雨博鬥。

嗶喀！

驀地，陰慘的天空，耀起了刺眼的閃電。

喀噠！喀噠！

接着打起了震撼山谷的雷，沙蒂整個人像崩潰似的，倒了下去。

就在這時，忽然傳來了呼喚沙蒂的聲音。

沙蒂膽顫地抬起俯着的頭，不由失聲驚叫：

「啊！爸爸！爸爸！」

在風雨肆虐的昏暗中，緩緩的浮現出爸爸朦朧的臉。

爸爸的眼睛也不眨地凝視着她，可是卻不開口說話。

「爸爸？眞的是爸爸嗎？」

沙蒂連忙爬起來，向父親的方向跑去，但爸爸那朦朧的形象，却隨着沙蒂的前進不停地往後退，他的眼睛仍定定地注視着她。

「爸爸……等一等，爸爸等等我吧！請別離開我……。」

沙蒂拼命地向父親跑去。

「啊！爸爸，您怎麼了？」

父親慘白的臉忽然扭歪了。

沙蒂吃了一驚，馬上停住脚步。爸爸好像隱忍住無限痛苦似的注視着沙蒂，然後緩緩開口說：

「沙蒂，爸爸好遺憾啊！就是死了也不瞑目……。」

說完這話，爸爸那慘白的臉，便無聲的消失了。

「爸爸，您到那兒去？」

沙蒂嘶聲叫着，但任她喊破了嗓子，也不見爸爸的踪影。

（爸爸一定遭到不測了。）

沙蒂心中不由浮起不幸的預感。想到這兒，連背脊骨都冷了。

狂暴的風雨她再也不在意，她只想早點兒趕回家裏，因此兩脚如飛也似的，急急趕路。

牧場主人，似乎無限傷痛地把沙蒂迎進去。

「妳爸爸，患了惡性感冒，實在太突然了……。」

牧場主人慈祥地握住沙蒂的手。

「這是一種可怕的傳染病，因怕再傳染給別人，所以沒事先得到妳允許，就把他埋葬了。」

沙蒂只是傷心的抽泣着。

「沙蒂，我很對不起妳，由於妳的爸爸是死在牧場中，所以我自作主張……。」

牧場主人連聲道歉着。

（這人在撒謊。）

沙蒂暗想，然而，牧場主人的眼中却含着晶瑩的淚珠，看來好像不是壞人。

不過剛才，在暴風雨恣肆的山中所碰到的情形，絕不是夢。爸爸一定不是病死的，否則他不會在途中顯靈。

「遺憾極了……死也不甘瞑目……。」爸爸的哀訴，不停在她腦裏廻旋着。

這天晚上，沙蒂在爸爸所住的房子裏睡覺。

在牀舖的旁邊，一架白色的搖椅，靜靜地擺着。

記得爸爸還在的時候，他最喜歡坐在搖椅上抽煙。

「爸爸……。」

沙蒂深深懷念着。悲憤的胸膛幾乎要炸裂了。在淚眼迷糊中，好像爸爸就站在

眼前似的。

沙蒂不由自主的坐在搖椅上，學父親的模樣，前後搖動着。

叩！叩……

於是響起了很輕微的聲音。

沙蒂繼續搖着椅子。不久，搖椅的響聲竟變成了父親的聲音。

「沙蒂，爸爸不是病死的。而是吃藥自殺死的。」

「咦！爸爸自殺？」

「嗯。今天早上，爸爸就像妳這樣，坐着搖椅，然後死去。」

「那，您爲什麼自殺呢？」

「因爲我被懷疑是偷牛的賊。」

「那裏會？爸爸絕不是偷牛的壞人呀！」

「不錯。然而偷牛的嫌疑却落在我這個牧童工頭上，我實在擔當不住這個罪名呀！」

「怎麼這樣不講理？」

「所以爸爸很氣憤。那個壞蛋，就是穿着爸爸的背心去偷牛的。大家才懷疑上我。妳看，那件皮背心就掛在牆壁上。」

沙蒂轉頭一看，果然牆上掛了一件華貴的美洲豹皮背心。

「那個傢伙，偷了牛後，又悄悄把背心送回來了。」

「可惡！這個小偷眞狡猾。爸爸，那您可知道小偷是誰嗎？」

「我也不知道。」

「說不定是牧場主人呢！」

沙蒂不由懷疑起自作主張把爸爸葬掉的牧場主人來。

「不會的，他是一個好人呢。沙蒂，爸爸拜託妳一件事，妳要牢牢記住！」

「什麼事呢？爸爸！」

「明天，妳到販賣牛隻的牛集去，就穿着這件皮背心，把那個小偷找出來。這個人——。」

「什麼人？」

沙蒂不由毛骨悚然的側耳傾聽。

「說不定這個人會到牛集去，不！一定會去……。」

父親的聲音忽然斷了，沙蒂猛然醒了過來。她仔細思索着剛才的話題。

這天早上，沙蒂穿上皮背心，向牛集走去。

因爲沙蒂個子矮小，背心却又寬又大，所以穿起來長及膝蓋。

然而沙蒂充滿了信心，爲了找出小偷，她向人最多的地方走去。

忽然，沙蒂感到有人在目不轉睛的凝視她，她立刻轉頭一看，果然，有一個牧童臉色慘白，呆呆地站着。

那是克魯德牧童，他震驚得連呼吸都快停止了。只是兩眼直直地盯住沙蒂身上的背心，動也沒動。

（背心！是那件皮背心！）克魯德不由心虛地打量着沙蒂的臉。因爲，那件美洲豹皮背心，他不僅看過，而且穿過。

那是一件非常昂貴的皮背心，絕不是常見的衣着，所以他的印象特別深刻。不錯！就是那件美洲豹皮背心，他看得眼睛都快凸出來了。

克魯德在驚駭之餘，慌忙要閉上眼睛，然而他睜得如銅鈴般大的眼睛，却眨也

不能眨。

就在這時，沙蒂緩緩地走到他的背後，而他眼前竟赫然出現了已死牧童工頭的臉。

「哇！救命呀！」

克魯德驚叫一聲，連忙掉頭飛逃。

回到牧場後，克魯德仍一臉慘白，緊緊躲着，整個晚上都不敢出來。

（奇怪！明明是已經死了的牧童工頭的臉……。）

克魯德早在一個月前，就計劃偷牧場的牛，也就是穿牧童工頭的背心去偷牛，所以進行得很順利。由於目擊者只模糊看見小偷穿着那件背心，因此牧童工頭無辜受枉，便含寃自殺了。

自從工頭死後，克魯德自覺很安全，想不到今天却碰見了穿那背心的少女。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克魯德悄悄溜出牧場潛入沙蒂住的房間。

牧童工頭的房間點着燈。（奇怪！已經死了，沒人住嘛……啊！也許新的牧童

工頭到任了……。）

想到這兒，克魯德悄悄靠近窗戶，探看裏面。

「哇！哇！」

克魯德緊緊抓住窗緣，嘴唇直瑟瑟發抖。

因爲擺在床舖旁邊的搖椅正喀啦喀啦的搖擺着，但沒有人坐在上面。克魯德嚇住了。

不久門開處走進來一個少女。（啊！就是那個少女！）

他又暗吃了一驚，同時膽怯的看着少女。

「哇！」

突然，克魯德恐怖得喊起來，雙脚不聽指揮的趴下去。

（啊！這個男人，是已經死了的牧童工頭呀！）

在克魯德的眼中，沙蒂的臉竟變成了已經自殺的工頭的臉。難道工頭是故意變成少女來報仇的嗎？

克魯德嚇得牙齒都咯咯地響着。

沙蒂猛然聽到一個男人的叫聲，覺得這聲音很熟悉。

（嗯，是他！是那個在牛集嚇跑的男人……。這個男人……。）

沙蒂百感交集的躺在搖椅上，默默推想着整個案件，不由悲從中來。

（偷牛的賊，一定是他……）

黑夜是死寂的。

克魯德踉踉蹌蹌地走回房間。

「啊！」

他稍微緩了一口氣，用兩手緊掩住臉。

但迷糊中，那架白搖椅，却赫然在他的房中搖擺了起來。

「哇！可惡……。」

蒼白的臉上，冒出了涔涔的冷汗。

「把那架白椅子搬走吧！」

克魯德向其他牧童嚷着。然而，那兩個牧童不由詫異得面面相覷。

「白椅子？那是你常用的舊椅子呀！」

「別嚕囌，把它搬走吧！」

「克魯德今天眞反常，別理他，咱們走吧！」

兩個牧童商量着，聳聳肩膀，走出房間。

等兩個牧童伙伴離開後，克魯德又膽怯起來了。

他抬起蒼白的臉，只見那隻白色的搖椅就在房子中央靜靜的搖擺著。克魯德霍然站了起來，兩手抓起椅子，用力摔去。

「摔碎了它，摔碎了這煩人的椅子……」

克魯德瘋狂地在牆上摔着椅子，不久，那隻舊椅子就摔碎了。

克魯德把摔得粉碎的椅子碎片，收集在一起，放在爐子裏點火燃燒。

剛開始的時候，火焰很小，後來却變成了熊熊大火，很快就蔓延到地板上，然後連克魯德的衣服也燃上火了。

「饒了我吧！您不是小偷，我才是眞正偷牛的賊呀！」

克魯德斷斷續續的呼喊着，然而他已被強烈的火焰包圍住了。

當火焰熄滅的時候，克魯德已成了一具面目模糊的屍體。沙蒂和牧場主人，都

不約而同的趕到火災現場去。

「克魯德才是眞正偷牛的賊呀！剛才有人聽見他這麼自言自語的說。沙蒂的爸爸是被冤枉的啊！」

牧場主人傷感的說。

「沙蒂，如今總算眞相大白了……待會兒，我們到妳爸爸的墳前去，將一切情形報告給他知道……。」

父親的墳墓，在牧場上一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望着墓前的十字架，沙蒂流淚默默祈禱。

姐姐的恩情

一九六〇年六月，在法國巴黎郊外一所天主教的女學校宿舍裏。

卡麗娜趴在桌子上，不停的嘆氣和喃喃自語。

「唉！過去所下的工夫，全都白費了。」

卡麗娜的父母都已亡故，唯一的姐姐也失散了，卡麗娜的兒童時期，是在孤兒院中渡過的。她在孤兒院附設的小學讀完小學，因爲成績優異，院長設法讓她進入這間教會中學。

再過三個月，卡麗娜就該上高中了，但是，她却沒錢可繳學費，那麼，三個月一過，她勢必要失學，而且要被迫搬出宿舍。

那麼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呆想嘆息無用，卡麗娜從椅子上站起來，拉開書桌抽屜，整理東西。反正就要搬出去了，先整理好了，也免得到時候忙亂。

「咦，這是什麼？」

卡麗娜從來沒有發現，書桌的抽屜竟然有夾層，那是一個小抽屜。

卡麗娜好奇的拉開這個小抽屜，裏面赫然放著一封信。卡麗娜拿起信封，抽出了信紙，紙上寫著短短幾行字：

「我要讀高中，我一定要讀！可是，可是我沒有錢，我只得放棄，我很難過。

M」

這個署名M的人，竟然和卡麗娜有著同樣的苦惱，卡麗娜爲此巧合而楞住了，心中不由對M產生了極度的同情。

這張書桌已經很老舊了，想必知道，那封信是在卡麗娜之前使用這張書桌的女孩子留下來的。

卡麗娜撕了一張作業紙，寫上：

「M小姐，我和妳是同病相憐，我對將臨的困難一點辦法也沒有。

C」

第二天，卡麗娜放學回來，她一半試探，一半好玩的拉開抽屜。

「呀！」

難怪卡麗娜會驚叫，她昨天寫的那張字條不見了！可是，另有一封信放在抽屜裏。

「妳的煩惱跟我一樣？妳千萬不能氣餒，打起精神來，跟現實鬥一鬥。

M」

就這麼樣子，卡麗娜開始跟這個看不見的M交起朋友來，她們一天一封信，信上或寫許多話，或只有兩三個字，但是，她們的友情越來越濃，倒是無可否認的。

卡麗娜很想看看M是什麼樣子，於是，寫了一封信，說：

「M小姐，我給妳一張照片，我盼妳也能給我一張，讓我多認識妳一些。

C」

卡麗娜在信中附上一張自己的近照，然後放在小抽屜裏。

第二天，M的照片來了，卡麗娜覺得好面熟，但是想不起她是誰。從照片上看，M有星星似的大眼睛、花瓣似的嘴唇，相當漂亮。

時間過得很快，馬上就要舉行高中入學考試的測驗了。但是，卡麗娜仍然一文

不名。

習慣性的，卡麗娜把這件事寫信告訴了M。

第二天，M的回信中，除了一張信外，還有一枚舊郵票，她的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卡麗娜，把這枚郵票拿去賣了吧。我的任務已畢，我們永別了，妳好好珍重。

巴黎郊外××街二號M」

卡麗娜第一次得知了M的住址，她抱著試一試的心理，拿著那枚舊郵票到郵票商人那兒去問。

「哦，小姐，這是十年前發行的紀念郵票，當時祇發行了一百枚，所以相當珍貴，妳願意賣給我嗎？我願意出高價買它。」

卡麗娜半信半疑的點點頭，郵票商交給她一筆不少的錢。

這眞是奇蹟呀！卡麗娜感激之餘，才想到應該去跟M說一聲謝謝。

照着M信上所寫的地址去找，卡麗娜呆了，那裏竟是一個公共墓地。

卡麗娜找到了嵌有M照片的墓，墓碑上刻著：

「可憐的米蘭德在此安息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日」

多麼叫人吃驚，米蘭德正是卡麗娜幼時失散的姐姐！

卡麗娜從公墓管理人那兒知道了米蘭德生前的一些事情。

「五年前，妳姐姐生病死去，她生前就住在現在妳住的那間宿舍。」

那麼，是姐姐在死後寫許多信來鼓勵卡麗娜了。

卡麗娜沒有說話，她已經滿眼淚水，喉頭哽咽了。

湖

這一天，整個倫敦市又籠罩在濃霧中，連平日裏最熱鬧的大街，也寂靜無聲。行人寂寥，車輛稀少……

大地一片蕭瑟……

突然，從一幢公寓的二樓窗口傳出了琤琮的鋼琴聲，行雲流水般的旋律，都溶化在濃霧之中。

是最近崛起的天才鋼琴家安·卡德萊特在練琴。

安的十個手指在琴鍵上熟練的彈着，俯視這十個手指，使安又陷入沉思中……

一九六七年七月，安在街上被飛駛而來的電車撞倒，好在生命無碍，只有兩隻手腕處被輾碎了，經醫生診斷，如果不把兩手鋸斷，生命恐怕難保。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切除的手還可以用別人的手來移植，但是，有誰會肯把手送給別人呢？安哭了。

（沒有人會把手捐給我的，我這一輩子都沒有手了！我不敢想以後的日子該怎麼過……我要手！我要手！）

事實上，安在病床上躺了一個月，捐手的事依然毫無消息。

一天——

醫生急急忙忙的跑進安的病房，兩隻眼睛透著興奮的光，他一失往日的沉著穩重，急促的說：

「安，有人願意捐手了！我們立刻動手術！」

「醫生，你不是在騙我吧？」

醫生說的當然是眞話，安的手移植手術立刻就進行了。

安躺在手術台上，默默的向上帝祈禱，祈禱手術成功。

醫生替安注射麻醉藥，開始工作，等安清醒，已是四天以後了。

「安，我們成功了！」醫生熱切的俯視著安。「安，慢慢動動手看！」

安遲緩的、害怕的想舉起從手關節以下移植來的手，但是，手動不了。

「醫生，我的手不能動……」安悲哀極了。

多麼令人失望，期待了這麼久的，花了這麼多工夫的手術竟然失敗了！

安曾詢問過醫生，是誰捐贈的手，但是，醫生不肯說。

一個星期後，意外的事發生了。安那兩隻不會動的手突然會動了，安大叫着：

「我的手！我的手能動了！」

安的父母聞聲立刻跑到她床前。

「爸爸，媽媽，我想彈琴，我想彈琴！」

「彈鋼琴？安，妳不會彈呀！」

安從床上一躍而起，快步跑向一直是裝飾用的鋼琴前。

咚、咚、咚……

安彈出的，竟然是有板有眼的曲子，而且，彈得純熟無

「安，妳彈得好極了！安！妳什麼時候學會彈琴的？」爸爸媽媽十分的驚奇。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彈的，我只是想彈，迫切想彈就是了。」

安彈的曲子雖然很美，却很陌生，沒人知道這些曲子的名字。

安有一手絕妙琴藝的事傳了開來，於是，她準備開一次演奏會。

在安來說，開演奏會是像夢又像眞的，她很緊張，直到登台的前一秒，還手抖脚軟。但是，演奏的結果，她成功了。

「安可（即再奏一次之意）！安可！」觀衆整個瘋狂了，他們大叫起來。

突然，安從琴椅上站起來，走到台前，指著前排觀衆中的一個女人大聲說：

「妳！是妳……是妳殺了我！」

在觀衆的喧嘩聲中，那個女人站起來，點點頭說：

「我承認我做了壞事，我罪該萬死！但是，安．卡德萊特小姐，我請問妳，妳剛才彈的奏鳴曲『湖』，是在什麼地方學的？」

「妳說『湖』……？」

「是的，『湖』。這是天才作曲家、也是我和蕭安娜的老師作的曲。」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曲，是我的手彈的。」

「老師把『湖』的曲譜給了我和蕭安娜，他說，誰能把這隻曲子彈得盡善盡美，誰就可以當他在樂壇上的繼承人。我深知蕭安娜比我行，一比下來我非輸不可，於是，我利用蕭安娜每晚必吃安眠藥才能入睡的習慣，給她吃了大量的安眠藥，殺死了她……」

整個音樂會場如死一般寂靜。

「我是殺人犯！是蕭安娜的陰魂來向我報仇了！安娜，我知道，那是妳的手！是妳的手！」這個女人開始大哭起來。

安茫然站在舞台上，頭昏目眩。

天堂的電話號碼

「喂！如果你要你女兒的命，今天晚上十點鐘，送十萬元（美金）到天使公園的入口處。知道了嗎？」

兇手托瑪斯說罷，粗暴地掛斷電話。

「壞蛋！惡魔！」

少女安高叫着。她的雙手和雙脚都被綑綁着。

這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發生在美國底特律市郊外的一間孤獨的小屋裏的事。

托瑪斯是大富翁女兒安家過去的轎車司機。

大約在一個月前，他偷爸爸的錢給爸爸看到而被撤職。但是爸爸並沒報警。誰知道這一片好意竟被托瑪斯惡用。

今天上午，當安在放學途中，突然被兇暴有力的托瑪斯給綁票了。

托瑪斯綁走了安後，立刻把她挾到遠離市街的孤屋關起來。

「嘻嘻，安小姐，恨妳的父親吧！我是個窮苦的人，早就恨有錢的富翁。現在我就要告別窮困的日子了，因爲今晚我就要得到十萬元。不過，嘿嘿，妳却非死不可……。」

說罷，托瑪斯一把扭開了屋角煤氣爐的開關。

「咻！咻！」

接着響起了可怕的聲音，煤氣漏出來了。

「妳就是叫破嗓子也沒用，因爲別的汽車到這裏來，至少要三十分鐘以上。」

托瑪斯說罷，獰笑着離屋而去。

「咻！咻！」

煤氣不斷的噴出來。

（爸爸，救命！救命！）

安的媽媽生病早死，爸爸爲了撫育她，沒有再續絃，很久以來父女倆就相依爲命。

（爸爸，爸爸……）

安想盡辦法要解開繩索，但是繩子緊嵌住手脚的肌肉，絲毫也掙脫不了。

呼吸愈來愈困難了。

安拼命地滾往煤氣爐旁邊，想用脚關住開關，但是關不動。

強烈的絕望感油然而生，呼吸更艱難了……。

（啊！對了！）

安猛然想到桌上有電話，她不由精神一振，再滾往桌旁，用身體使勁碰桌子。

「碰」的一聲，電話掉在地上……。

安用脚趾撥了電話號碼。

本地方的警察局電話號碼是「八二一」。

安拼命靠近電話，這時她的脚趾不由自主的撥了某個電話號碼是「八二二局之

二六〇八。」

「喂喂！喂喂……。」

接電話的是個女人。

安把身體彎曲得像蝦一般，嘴貼着說話器叫着：

「請妳幫助我！我被壞人綁票到荒野的孤屋關起來……。」

「好，好，我馬上去救妳。」

女人叫着。

但是安心裏仍然很擔憂，因爲托瑪斯說過，別的汽車趕到此地至少要三十分鐘以上的時間。

（三十分鐘後，我怕已經死了。）

安的意識逐漸模糊了。

煤氣仍然不斷湧出來。她吸着瓦斯，就要昏迷而死了。

就在這時，有人用力搖醒她。

安驚醒過來，眼前赫然站着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趕快到外面去，攔住汽車救妳！」

女人說。

「啊！請問妳是誰？」

「我是接到妳的電話後，專程趕來救妳的，快！」

安踉蹌着跑出積雪寸餘的戶外……。向路過的汽車搖手，用沙啞的聲音叫着：

「拜託你，救救我吧！」

運氣還不壞，來的正好是警車……。

一個鐘頭之後，就是晚上十點鐘時，綁票犯人托瑪斯到天使公園取款時，被警方逮捕了。

「安，妳總算平安活着，爸爸眞高興。」

爸爸走進病房，到安的床邊，熱淚盈眶的說。

「爸爸，救我的是一個女人，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安軟弱的說。

但是警察偏着腦袋說：

「那間屋子裏，根本連一個人也沒有。雪地上除了妳的脚印以外，也沒有別人的足跡，事實上，根本沒人到過那兒。」

「什，什麼？我明明用脚趾頭撥電話號碼求救，那個女人就是聽到電話後趕來救我的。我撥的電話號碼是『八二一局之二六〇八』，就是那個女人的家……。」

安這麼說，爸爸不禁大聲叫起來：

「安，那是我們家從前的電話號碼。當媽媽還在世的時候，我們家所用的電話號碼。」

「嗄！不錯，那女人很像已經死去的媽媽。」

這眞是令人不敢置信的奇蹟。

難道已經死去的媽媽，知道可愛的女兒危險，而來救她嗎？

謎般的電話號碼，是死去的媽媽教安撥的嗎？

外面雪花霏霏，無聲的在黑夜裏飄舞着……。

生命之泉

這是六十七年前，也就是一九〇三年五月發生於法國的眞實故事……。

火車嗚嗚地直向法國西南部的珞珞鐸鎭前進。

十二歲的少女瑪莉，經過長時間的火車顚簸，非常疲倦的躺在座位上。

一年前，瑪莉患了腹部積水的怪病。

瑪莉的爸爸，爲了治癒愛女的病，不惜花費巨資，到世界各地，聘請名醫來會診。

然而，每個醫生都察不出病因。

後來，找到了一個頗負盛名的醫生——克雷爾博士。

「這是『腹水病』，以目前醫學的力量，還沒有辦法治癒她。」

「啊！可憐的瑪莉！大夫，請您救救她吧！無論如何請不要放棄她……。」

瑪莉的父母都悲慟欲絕的懇求博士。

然而，無論博士如何悉心治療，瑪莉的身體還是一天比一天衰弱了。她氣喘得很厲害，整天躺在病床上，醫藥罔效，看來只有死路一條了。

（神啊！求求你救救我吧！）

瑪莉每天都在病床上祈禱。

有一天晚上，瑪莉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美如天使的少女，悄悄地告訴她：

『到珞珞鐸去，珞珞鐸……。』

珞珞鐸——是個以奇蹟之泉，名傳遐邇的地方。

「爸爸，媽媽，在我死以前，請帶我到珞珞鐸去吧！」

瑪莉的爸媽，不忍違拂愛女死前的願望，便帶她搭乘往珞珞鐸的火車。

克雷爾博士，也一道同往。

（珞珞鐸之泉，是個奇蹟之泉……。迷信嘛！迷信那能治病……。）

珞珞鐸鎮已經到了，克雷爾博士不禁流下了羞愧的淚。因爲他身爲醫生，却無法拯救眼前這可愛少女的命。

「大夫，請握住我的手……。」

擔架上的瑪莉，軟弱的向克雷爾博士伸出了小手。

「不要緊張，瑪莉……。」

博士緊緊握住瑪莉的手，鼓勵她。

把瑪莉抬到寺廟的洞窟裏。那神聖的奇蹟之泉，就在洞窟內部，裏面很凄冷。

在湧出泉水的旁邊，豎立着一尊美麗少女的彫像。

凝視着神像的瑪莉，忽然失聲的驚叫。

「爸爸，媽媽，這，這個人！」

「瑪莉，這個人怎麼樣？」

在我夢中出現，要我到珞珞鐸之泉的，就是這個人。」

「什麼，眞，眞的嗎？」

這個像，是聖女蓓爾娜珍露的彫像。

相傳在一百多年前，有一天，蓓爾娜珍露到這個泉來祈禱的時候，聖母瑪莉亞顯聖告訴她：

「好好利用這個泉水，救助不幸的人。」

從此，凡是有久治不好的病人，只要到珞珞鐸之泉去沐浴，他的病就會霍然根治。

「神啊！求你悲憫至誠，救救瑪莉……。」

神父用樹枝，向瑪莉輕輕灑了泉水。

過了十分鐘、二十分鐘、三十分鐘……然而一點奇蹟也沒有發生，瑪莉的父母都緊張得屏住氣息等待……。這時克雷爾博士，不由長吁了一口氣，向瑪莉的父母說：

「出去吧！在這冷冰冰的洞窟裏待久了，對瑪莉是不好的。」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一直病苦着的瑪莉，臉上忽然浮現了笑容。

「啊！這，這是……。」

博士大大震驚了。

只見瑪莉膨脹的肚子，慢慢消了下去。

而瑪莉也緩慢地喃喃低語：「舒服多了，舒服多了。」

「瑪莉，不要動！」

博士連忙爲瑪莉診察。

「啊！眞叫人不敢相信，瑪莉，瑪莉已經好了。」

「哇！多好呀！瑪莉！」

媽媽驚喜萬分，緊緊抱住瑪莉。

這時，博士親眼目擊了更不可思議的現象，豎立在泉水旁邊的聖女蓓爾娜珍露彫像的眼睛，好像活人一般的閃了一下。

「奇蹟。除了『奇蹟』兩字以外，再沒有別的文字可以解釋了。」

博士不由看得出神。

從此以後，博士埋首苦心研究醫學，九年後，他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金。

在頒獎會上，博士說了一句話：

「醫學再進步，有時也抵不過神的奇蹟……。」

聽了這話，來賓席上，有個漂亮的女人，熱烈的鼓掌着，原來她是瑪莉，現在她已是個亭亭玉立美麗的少女了。

——據說，珞珞鐸之泉，仍相繼不斷的治好了許多心地純潔的人……。

魔鬼的畫像

據說再小的一幅畫，也含有那個畫家的靈魂。

一九六四年七月。在英國的首都倫敦，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不可思議的恐怖事件。

少女卡西，今天一放學，也像往常那樣，直奔她最敬愛的祖母身邊。

「我回來啦！」

「哦！妳回來的眞早。」

這時，凱蒂伯母在樓下喊祖母：

「奶奶，紅茶泡好啦！」

卡西的父母，很早就因病去世。所以，她祖母就把她領養過來。

祖母家裏，住着凱蒂伯母，她是寡婦。

卡西很討厭這位伯母，因爲她始終用一種探索的眼光盯着卡西。

當卡西牽着祖母的手來到樓梯口時，卡西突然叫道：

「奶奶，等一等！」

因爲在樓梯口撒着好幾顆玻璃珠。

如果不小心踩上去。兩個人一定會滾下樓梯。

——是誰這麼惡作劇。

當然，不是卡西也不是祖母。

剩下的只有凱蒂伯母了！這時，卡西不寒而慄。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來的，凱蒂伯母正在樓梯下面瞪着撿拾玻璃珠的卡西。

第二天，凱蒂伯母到外面買了一幅畫回來，掛在大廳牆上。

她對祖母和卡西說：

「畫這幅畫的畫家，是被稱天才的人。妳們仔細看看，這幅『魔鬼的畫像』……

……」

說着，伯母揭開蒙在畫上的布。

「哎喲！」

卡西喊叫道。

那是一幅多麼可怕的畫啊！穿着黑色外套的骷髏，手拿銳利的彎刀，站立着。

這個畫家所畫的畫，都是很恐怖的，因此沒有人願意和他來往，當他替凱蒂繪完那幅骷髏畫後，悄悄地死了……

「哦，好可怕！」

祖母按住胸部，倒下去，她的心臟早就有毛病。

「不要掛這種畫……」

「卡西，妳說什麼！這是我買來的！」

那天晚上，上床睡覺的卡西，聽見可怕的聲響。

嗖，嗖！

好像是尖銳的風聲。

「這到底是什麼聲音？」

那聲音好像來自大廳，就是掛着那幅畫的大廳……。

第二天早上，三個人像往常那樣一齊吃早餐。卡西毅然問凱蒂伯母：

「凱蒂伯母，昨晚我聽見大廳有嗖嗖的怪聲。」

「怎，怎會有這種事……」

凱蒂變了臉色，顯出無法相信的樣子，就在這時候，卡西聽到了輕微的好像在滴水的聲音。

聲音是從那幅畫的方向傳來的。凱蒂提心吊膽地推開了大廳的門。

凱蒂尖叫一聲。

從那穿着黑色外套的骷髏手裏拿着的刀，正滴下一滴滴的鮮紅的血！

「唔，唔，我好痛……」

祖母呻吟着又倒下在地上。

「討厭的畫，都是那幅畫害的。伯母妳壞，妳壞！」

「卡西，妳竟敢這樣辱罵我！」

凱蒂喊着撲向卡西。

接着，伯母把卡西綁了起來，關在房間裏。

從門外傳來凱蒂尖銳的聲音：

「卡西，祖母已經不行了。這樣下去，她會患上心臟痲痺而死，妳也會這樣一命嗚呼……然後，我就把妳和祖母的財產佔爲己有。」

「凱蒂伯母妳壞！妳是殺人兇手！」

卡西想設法把這件事報告警方。

那天晚上——好不容易掙脫手脚上的繩索，從窗口爬出去，直奔警局。

警察聽完卡西的說明，馬上趕到卡西祖母家。

「開門！我是警官。開門！」

可是門上着鎖。

這時，卡西和警官聽到了一種怪聲：屋子裏，好像在磨什麼快利的東西，嗖，嗖！

——對，對呀，那聲音是磨刀的聲音……

卡西忽然記起來了。

「救命啊！哎喲！」

是凱蒂伯母的尖叫聲。

「什麼事？到底是什麼事？」

警官和卡西破門而入。

「哇！」

卡西和警官目睹了不敢相信的場面：

凱蒂被割破喉嚨，死了。

「啊！畫上的刀沾了那麼多的血！」

更奇怪的是，凱蒂正好倒在「魔鬼的畫像」下面。

當然，房間裏只有凱蒂一個人……。

——伯母到底是給誰害死的？

還有卡西聽到的那磨刀的怪聲是從那裏來的？至今沒有人知道！

眼睛還活著

一九六三年八月，在法國的馬賽。

這一天，是眼睛動了手術的施西，要卸下綳帶的日子。

施西的右眼動了手術。

「網膜脫離症」這是施西眼病的名稱。

「現在不要緊了。因爲妳的右眼，已牢牢地縫上別人的網膜。來，慢慢地睜開右眼。」

眼科醫生羅貝，滿臉笑容地說。

——我眞的能夠看見光明麼？啊，……

施西戰戰兢兢地睜開了右眼……

剎！強烈的光線射進了右眼，施西不由得用手遮住。

當眼睛習慣了光線時，施西興奮地叫喊道：

「我，我看見了！右眼能夠看見了！」

「恭喜妳、施西！」

「謝謝你，羅大夫！」

施西緊緊握住羅大夫的手。

旁邊，可愛的克特小弟，笑嘻嘻地站在那裏……

羅大夫是施西疼愛着的五歲小弟克特的爸爸。

不久以前，克特永遠地失去了一位慈愛的媽媽。

第二天，羅大夫對施西的右眼進行檢查。

就在這時，發生了這個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事：

「來，閉上左眼，用動過手術的右眼讀我指的檢查表上的文字。」

施西覺得好緊張啊。

「但願連最小的字也能夠正確讀出來……」

「開始啦，這個字是……？」

「是F。」

「什麼？再看一遍。」

「F。」

「施西再看一遍。」

「先生，再看也是F。錯了嗎？」

「不……這個字呢？」

「是A。」

「施西，再仔細看一遍！」

「還是A呀。」

羅大夫的臉色驟變了。

他所指的文字，兩次都錯了。

「那麼這個字呢？」

「N。」

不對。

這次也不對。

接着，羅大夫又先後指出十個字，但不知道爲什麼，施西十次都錯了。

羅大夫要施西用那隻沒有動手術的左眼來看。

結果，左眼讀的一點兒也沒錯。

那天晚上，施西垂頭喪氣。

……我爲什麼會讀錯字呢？眞奇怪。我的右眼並沒有完全治好……

施西一面感到絕望，一面回想着白天在羅大夫診所裏讀檢查表的情形。

『FAN FAN在井裏』

「哎呀！」

施西恍然大悟地喊出來。

FAN FAN是「小弟」的意思。

施西平時就是這麼叫克特的。

——也許克特掉進……

施西急急走近電話機旁。然後撥了羅大夫家裏的電話號碼。

「水井，水井！水井！」

「啊，施西，妳說什麼水井？」

羅大夫感到很驚訝……

「是的，大夫，克特小弟掉進水井……」

「啊？克特？」

「啊？克特？」

之後，不知過了多少時間……

羅大夫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施西家裏來。

「啊，羅大夫……」

「噢，施西，謝謝妳，多虧妳打電話通知我，克特才沒有淹死在井裏。」

「啊？什麼？」

施西也嚇住了……

「那個孩子從今天傍晚起就不見了，大家正在着急。到處找遍，也都找不到，就在這時，妳來電話說是『在水井裏』。」

「那麼眞的掉進……」

「克特掉進後院水井裏，差一點快淹死時得了救。不過，妳怎麼知道他掉進井裏？」

「是檢查表呀。眼睛明明看得見，但只有讀那檢查表時，讀成那句話。……」

這時，羅大夫也恍然大悟地喊道：

「對，一定是她！」

「大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施西，在妳右眼移植的網膜是我那已死的妻子的，是克特的媽媽呀。」

「啊？」

「克特的媽媽臨死時，說願意把自己的眼睛送給眼睛要動手術的人，我就是用她的眼膜移植給妳的。」

「哎呀。」

這一瞬間，從施西的右眼，簌簌地流下了眼淚。

好像是羅大夫已故的太太在哭泣一般，只從那隻右眼，眼淚奪眶而出。

是去世的媽媽，死後救了可愛的兒子？是媽媽的眼睛，延續生命，活在施西身上。永遠沒人能解開這個不可思議的謎……。

火球

（糟糕，又搞得這麼晚，回家一定要挨罵的，我爲什麼老學不好理化呢……）

老師已經回到她的宿舍去了，偌大的教室裏就只蜜莉一個人。

她滿腹懊惱，收起攤在桌上的課本、練習簿。

就是這理化，害得她比其他同學遲了一個半鐘頭才能回家——今天的理化測驗，只有她一個人考不及格。所以老師要她放學後留下來，一定要把她教會。

其實蜜莉根本不是個笨學生，也不是不用功，像國文、英文、數學，她的成績都不錯，只有理化——唉！

蜜莉收拾好書包，走出了校門。

學校座落在宮城縣的郊區，回家要走兩公里多的路呢。

她想到路邊黑漆漆的林子，心裏却七上八下的……。

正是九月中旬。蜜莉看了看天上的圓月，林中幾點螢光，又看了看手錶，七點十分，她硬着頭皮衝上了歸路。

「沒長眼睛哪，看看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這時候才回家！」

蜜莉喘息未定，靠在門邊大氣都沒鬆上一口，媽媽聞聲從裏面走出來，邊走邊罵。

「媽，我……」

「玩到什麼時候啦！都快八點了，那家的女孩子會像妳這麼野啊！」

「媽，我……」

「有妳這種野丫頭，眞不知以後還要受多少罪噢！」

蜜莉看着媽媽嘀咕個不停的嘴，心裏想要說的委曲，自己的心事，全都又嚥了回去。

一陣悲哀和寂寞浮上了她的心，死去母親的音容映上她的眼前……。

（因爲她是繼母，才對我這麼壞嗎？……）

本來想跟媽媽說些親切的話，現在除了想立刻回房看看死去母親的遺照之外，其它什麼念頭都沒有了。

她正要脫下鞋襪，媽媽突然大聲阻止了她：

「先別急着脫鞋，到城裏去買點東西！」

「媽！叫我這麼晚出去嗎？……山路好黑……」

蜜莉給媽媽的話嚇呆了，語無倫次。

也難怪她，從蜜莉家到城裏，要翻過一座小山哪！一座小山，尤其在晚上……。

「怎麼！玩到七點多倒有時間，給我進城買點東西就推三阻四的——妳去是不去？」

蜜莉張了張嘴，話還沒說出來，猛的一個巴掌「叭」的一聲打在她的右臉上，震得她倒退了兩、三步，後背頂住了門，才算穩定了身子。

「去買一瓶洗髮精回來——哼，玩野了，連什麼是正事都不知道！」

有風，樹枝在搖。

雖然天上有陪伴蜜莉的月亮，但是一走進樹林中，齊天的大木遮蓋了月光，除了偶而透過葉層穿射下來的幾點月光之外，其餘都是一片黑暗。

（好黑，我……我怕……）

越是這樣想，她越是不安，偶而有枝椏拂過她的面頰，她都會驚嚇地打個寒顫，她怕極了。

山裏的谷溪，溪水潺潺地流着，在孤單的蜜莉耳裏聽來，却好像是什麼巨獸，一邊打嗝，一邊作勢要撲上來咬她似的。

城裏的燈光燦然，車水馬龍。

拿着包裝好了的洗髮精的蜜莉，却無心觀看眼前的熱鬧。

（又要走上黑漆漆的山路了……）

她的心裏就只有這麼一個念頭，也就爲着這個念頭而深深的恐懼着。

畏懼中，她仍然隱隱約約感覺到一陣飢餓——也難怪，從放學之後就一直在跑路，一點東西也沒吃呢！

有風，樹枝在搖。

（快到家了，快到家了，快到家了……）

蜜莉一邊走，一邊強自鎮定的反覆念着這句話，好藉此減低自己的恐懼。

翻過山頂，走上下坡的路時，她大聲唱起歌來，忽然——。

有一團長長黑黑的東西倏地從林子裏跳了出來，亮亮像眼睛似的東西一閃，又隱進林中了。

是狐狸！

蜜莉被這一嚇，左脚一偏，踏在右脚上，人整個撲倒在地上，又正是下坡路，她的意識還沒警覺過來呢，人已經像球似的翻滾了下去……

「救……」

只喊出一個字，蜜莉便像失去知覺似的，明明知道自己在危險的山道上直滾下去，腦子裏却是空白一片，兩手無意識的亂抓——。

再偏個十數步，就是山窪裏的溪谷了。

整個山谷在旋轉，黑亮亮的溪水，一會兒在頭上，一會兒在脚下……

「什麼！」

蜜莉的手忽然握住了一根像樹枝樣的東西，她的身子，在淚落的狀態中驟然停了下來，搖幌了幾下，兩手又痛又酸，却一絲也不放鬆地抓緊了那根刺住她身子的東西。

月亮照不到這裏，也看不清救了自己一命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蜜莉艱難地爬上了山路，驚魂甫定，却發現自己的手上依然握住一條細長的東西。

「哇！」

她不敢相信地倒退了兩步。

在月亮下，那分明是一條辮子，從長髮上剪下的一條編好的辮子——。

（辮子？這樣一個無根，不穩定的辮子，怎麼會——我用那麼大力抓住的，難道……）

蜜莉的思緒紛亂，一種比恐懼更甚的不可思議的神秘蓋住了她。

藉着月光，她又仔細看了一次。

「嗄——媽媽！」

她失聲大叫。

辮子的尾梢不知什麼時候，也不知被什麼人繫上了一朵紅絨玫瑰，在薄薄的月光下，顯露出一種奇幻的異采！

在蜜莉的回憶裏，死去的慈祥媽媽下葬的時候她的長髮就被人編成一條辮子，辮梢繫了一朵紅天鵝絨的玫瑰。

「媽媽，是您救了我，媽……」

蜜莉忘記了恐怖，撲通一聲跪了下去，正要用雙手捧起辮子時，却只見辮子直豎起來，飛離了地面……。

月光下，辮子再也不見了，只有一朵紅玫瑰化成一顆火紅的亮球，直往下山的方向飛去。

「媽，是您救了我，媽，等一會兒，等等我嘛，媽媽……」

在喊叫的當兒，一直追着火球的蜜莉，竟在不知不覺中回到了家門口。

火球不見了，蜜莉恍然大悟。

（媽媽又幫了我一次，媽，您跑那麼快，原來是爲了指示我，並且陪伴我回家呀！）

心裏滿懷媽媽的愛的蜜莉，忽然聽見屋裏一陣低低的呻吟聲。

「頭髮，頭髮好痛……」

後母倒在地板上，扭曲着身體，兩手護着後頸部。

「媽，您怎麼啦？」

「這裏的頭髮好痛……」

「頭髮？」

蜜莉大驚，後母的手所指的部位，是在後頸部那些髮尾，她不由得想起山路上的髮辮。

「短短的是這裏嗎？媽……。」

蜜莉把自己的手輕輕的貼了上去。

「咦？好了，好了……蜜莉，妳的手一放上去，媽就不痛了。」

後母摟住了蜜莉，滿臉的舒適和歉意。

「好孩子，媽媽眞不該這麼晚還叫妳出去買東西，蜜莉，媽媽太不對了，原諒媽這一次好嗎！」

蜜莉猛的撲進後母懷中，這樣溫柔的話，這樣充滿情愛的擁抱，在後母對待蜜莉的態度還是頭一次出現啊！

「媽，這是您的洗髮精……咦？」洗髮精早在滾下山的時候失落了，蜜莉却一直不自覺呢！

「快進來吃飯吧！媽只要妳能趕快吃頓熱飯就滿意了。」

蜜莉靠在媽媽身邊，心裏升起一股溫暖的感覺。

「今天晚上好像會冷噢！蓋上這條被子吧！」

「媽，謝謝您！」

後母自從那一晚之後，變得好多了。

（好像死去的媽媽又復活了似的。）

蜜莉擁住棉被，幸福的暖流，熱遍了全身。

寶石箱

「陛下！聽說在這加拿大的森林裏，有一個怪物名叫沙斯喀姬，已經住了好幾百年了呢……」

西元一九五九年，正當依麗莎白女王訪問加拿大途中的頭幾天，一位大臣神秘兮兮的對女王說。

「這怪物身長有兩公尺，渾身都是長長的黑毛，力氣奇大無比，跑起來快得誰也趕不過他……」

「啊！眞的嗎？怪恐怖的呢！……那他是不是很粗暴呢？」

「才不呢！一點也不兇暴哩，據說這位沙斯喀姬是一位心地慈祥的好人呢！從

來也不做破壞性的事。對了！他最喜歡搜集洋娃娃了，他常常在夜裏偷偷地溜出來，跑到人們的家裏偷掉洋娃娃，然後神不知鬼不覺的消失了……」

女王聽到這沙斯喀姬的事，不禁慈祥的笑了，久久才說：

「嗯！那他家裏一定有個可愛的小女兒呢！」

「過了兩年以後，當他把洋娃娃，弄得又破又舊時，便又溜出來還給人家，然後再拿走一個新的洋娃娃……。」大臣滔滔不絕地說。

女王沒再回答什麼，只是瞪大了一雙眼睛，不住的想著，這是童話嗎？還是眞的事呢？

（我眞想看看沙斯喀姬，看他到底是什麼模樣。）

女王不由自主的想。

當天晚上，女王就宿在森林外面湖畔的別墅裏。臨睡前，她在窗外擺了許多小玩偶、洋娃娃。

「沙斯喀姬！這些娃娃送給你，你若想要的話，今天晚上就請你出現吧！」

女王喃喃說着，不久就進入了夢鄉。

半夜裏，窗外突然刮起了一陣大風，依麗莎白女王被悽厲的風聲吵醒，便披上晨褸，下了床走到窗口旁。

這時候，窗外忽然響起了輕輕的敲擊聲。

「叩叩！叩叩！」

（奇怪！會是誰呢？）

女王奇怪的想著，並且打開窗子。

「哇……」

女王突然尖叫了一聲。

只見一個渾身黑毛的大怪物迅速進入不遠處的森林裏。

（這，這一定是沙斯喀姬。）

依麗莎白女王不由喃喃自語著。由於過度驚嚇，竟也忘記了先前想見沙斯喀姬的念頭了。

第二天早上，依麗莎白女王的寶石箱忽然神秘失踪了……。

「哎呀！糟了。」

女王不禁憂心的暗叫一聲。因爲今天她將參加義大利的國宴，貴爲英國女王的她，不佩戴寶石，好像無法顯出自己的高貴。而且那盒寶石箱中，擁有不少世界著名的鑽石呢！

加拿大宮廷警局立刻通知全國調查局密切的查詢寶石箱的下落。

（但是要等到他們找回寶石箱才去赴宴，不是太遲了嗎？不如隨遇而安吧！）

依麗莎白女王考慮了一下，便默默的進入宴會會場旁邊的化粧室裏準備化粧。

女王打開衣櫥，忽然，一道燦爛奪目的光線直射進她的眼裏。

「啊！寶石箱！」

女王驚訝的叫起來，這不是已經失踪了的寶石箱？怎會跑到這兒來？就在這時她發現了在寶石堆裏，留有一根長長粗粗的黑毛。

（這，這一定是昨晚沙斯喀姬來時留下的……）

這時，宮廷警長進來了，他像很抱憾似的說：

「陛下！現在我們抓到了一個偷竊寶石集團，但是就查不出寶石箱的下落……。」

女王望著這位負責的警長，滿臉歉然的微笑說：

「哦！不必擔心，寶石箱已經找到了。」

「什麼？找到了？陛下！您不是說失踪了嗎……。」

警長訝異的瞪大眼睛問。

「嗯！是的，曾有一度失踪了，但是貴國高尚的國民又把它給送回來了。打擾了你們，眞是抱歉。」

依麗莎白說罷，不禁遙望着遠方的加拿大森林。

（這一定是沙斯喀姬昨晚到了我的房裏，本來拿了寶石箱的，但後來因爲我送給他許多洋娃娃，爲了表示感激，才又悄悄還給我的。）

（呵！可愛的沙斯喀姬，謝謝你！下次如有機會，我一定會帶一個更美麗更可愛的洋娃娃來加拿大送給你。）

沙斯喀姬！祝福你！

夜半琴聲

「我是法拉尼克，我來試試今晚演奏用的鋼琴。」

一位風度瀟灑的青年，帶著一位年輕貌美的小姐來到紐約的音樂大廈，聞名的卡內基劇場。

這是二月五日發生的事情。

「請進！請從這兒走……」

這天剛好舞臺的負責人不在，兩位守衛勞勃和哈利，就把年輕的音樂家和他的女伴，引到了舞臺來。

舞臺上放著兩架鋼琴：史丹威三一五號和三〇四號。

「嗯！不錯，就是這架鋼琴！」

青年的口裏一面呢喃著，一面就移動著身子，走到三一五號的鋼琴旁邊去。隨即坐下來開始彈了。一陣非常憂鬱而淒涼，却好像也懷著一個美夢那樣的琴聲，使得勞勃和哈利驚嘆不已。

但，使他倆甚爲不解的是，這個正在彈琴的青年，和站在他身旁的那位小姐，兩人的眸子裏都閃閃發光，淚珠兒盈盈欲滴。

一會兒，琴聲停止了，青年對勞勃說：

「今晚，我決定用三一五號的鋼琴，請把三〇四號的收起來吧！」

「好的！」

當勞勃和哈利把三〇四號鋼琴抬走的同時，青年和小姐也不見了。

這天晚上，演奏會的經理人回來了，對勞勃和哈利兩人破口大罵：

「怎麼把三〇四號鋼琴收起來了？今晚演奏會要用的呀！」

「但是，白天有個叫法拉尼克的青年來過，他說……」

「笨蛋！尼克先生才剛剛從巴黎到達此地呢，怎麼白天會來過？」

於是，這兩個人像見了鬼似的，又慌慌張張的把三一五號的鋼琴收起來，把三〇四號的抬到舞臺上去。

演奏會終於順利的結束了。

這天午夜一時。

「嗯！哈利，白天來的那一對青年男女，到底是誰呢？……」

「管他呢！害咱們挨了一頓臭罵！眞可惡！」

勞勃和哈利兩人，照常的巡邏著會場。

卡喀！卡喀！……

在這幢大建築物中，鴉雀無聲，只有勞勃和哈利的皮鞋聲畫破了靜寂的夜。

像平常一樣，他們打開手電筒到處巡視。

突然，勞勃的脚步聲停了。

「哈利！你聽，鋼琴的聲音……」

勞勃非常緊張的望着哈利。

不錯！一陣陣動人心弦的琴聲，正由舞臺那邊嫋嫋的傳了過來。

黑黝黝的舞臺上並沒有人呀！怎麼會有琴聲？……

「啊！這是蕭邦的曲子！……嗄！是三一五號的鋼琴？……」

從小對音樂頗有研究的哈利，很快的叫了起來。

「走吧！去看看怎麼回事？」

於是，兩個人勉強壯起胆子，向舞臺那邊走過去。

「什麼？哈利，你剛才說什麼來著？鋼琴是三一五號的？」

勞勃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顫抖著聲音問。

「是呀！我是說三一五號的鋼琴……」

說罷，兩個人都楞住了，只覺得冷汗直淌，從背部一直涼到心底。

雖然如此，他們最後還是鼓著勇氣，走近舞臺去了。

「啊！有人哪！」

當他們用手電筒往舞臺上照過去時，他們怔住了。一個風度瀟灑的青年，身旁站著一位年輕貌美的小姐。

「嚇！就是白天的那一對青年男女。」

這時，勞勃掙開了哈利緊抓的手，不顧一切的衝上舞臺去。

「啊！不見了！」

打開舞臺上的燈光，也到處找不到這對青年男女的影子，只見琴鍵依然不停的在跳動著。

果然，哈利的話不錯。舞臺上的鋼琴什麼時候變成了三一五號呢？……

勞勃和哈利兩個人臉色發青，熄了燈後，心驚肉跳的回到臥室去。這時，舞臺上的琴聲又響了起來。他們就這樣發抖著熬過了漫漫的長夜。

這件事的原因，據說是這樣的：

去年的二月四日那天，一個青年音樂家病死了。

這個青年已決定二月五日要在卡內基劇場演奏，並預定用三一五號的鋼琴哩！

這是青年音樂家生平最大的願望，也是他用盡了心血拼命苦練得來的榮譽。不幸，在演奏會的前一天，他病逝了。

而且，他的未婚妻子也跟著他自殺了。

因此，紐約的人們，都傳說這是青年和他未婚妻的亡靈顯現了。

死亡催眠術

「貝德：我的好朋友，我大概將在明天午夜死亡，請你立刻來給我施行催眠手術吧！

你的朋友巴廸馬敬上」

這是一封「死亡預告」的信，好吧，這是開天闢地第一次的實驗機會，就去試試看看吧。

貝德直奔醫院。

巴廸馬患病已經很久，他答應在臨終時，讓貝德做臨終催眠術的試驗。

躺在病床上的巴廸馬臉色蒼白，眼窩下陷，眼睛滯鈍無光，祇剩下皮包骨，憔

悴不堪。

「眞的可以用催眠術嗎？」貝德擔心地問。

「是的，求求你，快點……」巴廸馬以微弱，但清晰的聲音回答。

貝德伸出手，慢慢的在巴廸馬額上向旁邊撫摸，這是使人落進催眠狀態的第一個動作。

正在給巴廸馬按脈的醫生搖搖頭，脈博十分微弱，而且時斷時續，似乎是臨終前的狀態。

壁上的鐘指着十點，巴廸馬的呼吸非常低弱，手尖和脚尖開始發冷，看樣子愈來愈接近死亡的世界了。

十一點，催眠術發生了作用，巴廸馬的眼皮一跳一跳的，好像睡覺時候那樣，手脚冰冷，漸漸變硬。

午夜三點，脈博已經差不多不跳動了。

不過，把鏡子按在他的嘴巴時，鏡面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霧，顯然巴廸馬還有一口氣。

「巴廸馬，你在睡覺嗎？」貝德問。於是，巴廸馬的嘴唇微微蠕動了一下。貝德繼續問了三次，才聽到極低微的聲音回答：「現在在睡，不要叫醒我，讓我這樣死去！」

貝德輕輕摸了摸巴廸馬的手和脚，他的脚像大理石一樣冰冷、僵硬！

「巴廸馬，你的胸部還痛嗎？」貝德又問。

這次很快就聽到答覆，但聲音比剛才低弱。

「不痛了。」

不久，黑夜漸漸過去，天空開始泛着魚肚白。

「巴廸馬，你還在睡嗎？」

貝德問。巴廸馬使着渾身力氣，輕聲回答：

「還在睡，但快要死了。」

於是，他的面孔突然發生很大的變化，眼睛翻白，皮膚變成白紙一樣的顏色，上唇一翹，雪白的牙齒暴露出來。下顎咔——一聲，鬆脫，嘴巴活像個大洞張開來，露出黑黏黏的舌頭。

「啊！」

連看慣了死人面孔的醫生，都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幾步。

死了，巴廸馬死了！醫生想。

可是就在醫生斷定巴廸馬已經死亡時，却從巴廸馬的嘴裏洩出聲音，說着奇怪的話。不，那不是人的聲音，它好像是從遙遠的地心發出來的，令人毛髮悚然的聲音。

「我、一、直、在、睡、覺、可是、現、在、已、經、死、了。」

護士小姐嚇得昏迷過去，醫生跑出了病房。

貝德也目瞠口呆，一動不敢動，好一會兒，才哆哆嗦嗦地站起來……。

從這時候起，過了七個月，巴廸馬繼續維持着臨終的催眠狀態。

解除他的催眠術吧？貝德想。爲了讓巴廸馬脫離催眠狀態，貝德再度把手按住巴廸馬額上，慢慢的移動。於是，白濁濁的眼睛呈出了紅色，眼皮合下來，眼眶裏面湧出黃色的膿，一股臭味撲進貝德的鼻孔。

「巴廸馬，你現在覺得怎樣？請你告訴我。」

貝德問道，這時巴廸馬臉上出現了紅紅的斑點，黑色的舌頭微微動了一下，接着，發出令人毛髮悚然的聲音。

「求求你，讓我睡吧，否則就讓我醒來，因爲我已經死了……」

貝德幾乎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不過，他努力設法使巴廸馬醒過來。他一面聽着「已經死了，已經死了」的聲音，一面拼命移動他的手，希望他的試驗能夠成功。

可是，來不及了……。

「啊！」貝德叫了一聲。

巴廸馬的身體漸漸的縮小，漸漸的腐爛了。

然後，床上只剩下一灘奇臭無比的液體而已……。

詛咒交響曲

『八月一日「生靈」交響曲將在米開蘭基羅劇場舉行演奏會，屆時敬請光臨指導。』

少女蜜蘭收到招待券後，心裏不由百感交集。

交響曲「生靈」是身爲作曲家的媽媽，生前精心所作的名曲。

當媽媽還活着的時候，最先作這曲子的人是媽媽的勁敵葉倫，他也是個名音樂家。

但葉倫沒把這支曲子完成便不幸逝世了，他心中一定充滿了懊惱和遺憾。

「葉倫是一個才氣橫溢的青年，沒把這支曲子完成就死去，眞是遺憾。我一定

盡我的力量，把他這首曲子繼續作好爲止……。」

媽媽流淚說。

■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在義大利首都羅馬。

蜜蘭不停地玩賞那張粉紅色的招待券，上面編的座號是『M——三十號』。

然而，看到這張招待券後的女管家，臉色却霍然一變，急急勸阻說：

「小姐，這個演奏會妳千萬別去參觀。」

「怎麼能夠不去呢？這個演奏會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蜜蘭把招待券小心翼翼地塞進裝有媽媽相片的皮夾裏，此時相片上的媽媽，彷彿正滿臉安慰的看着她。

蜜蘭每天都巴望着演奏會的日子趕快到來。

■

可是，八月一日——也就是演奏會那天。

當蜜蘭尾隨着許多紳士淑女擠到劇場入口處時，她不禁叫了一聲。

「啊！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她珍放在皮夾裏的招待券，不知何時已經破碎片片了！而媽媽的相片也已經破了。

「這可就糟糕！本來好好的招待券，是誰這般惡作劇把它撕碎了？」

蜜蘭的臉霎時變得蒼白，她既驚悸又哀懇地對劇場負責說：

「先生，求求您讓我入場吧！」

負責人被她懇求得沒辦法，只好說：

「好啦！可是妳那張被撕破的票不能算數，妳只能站着看。」

演奏會終於開始了。

會場天花板上的美術燈霎地耀起炫目迷人的光芒。

滿堂的觀衆都側耳欣賞着美妙的曲子……。

在三樓站着的蜜蘭更是聽得如醉似癡。

她偶而瞥了樓下一眼，只見在一樓的中央位置M三十號是空的。

（如果招待券不是被撕碎的話，我也能夠舒舒服服的坐在椅子上欣賞媽媽所作

的曲子。）

蜜蘭不由這麼想。但仍細心的聆聽着。

演奏會漸漸進入高潮，忽然「碰」的一聲，只見高懸天花板上的美術燈忽然莫名其妙的掉下來，在場的觀衆都嚇得轉過頭來。

「哇！」

大家紛紛叫着。

眞是不可思議，美術燈掉下的位置，剛好是蜜蘭本來要坐的位置。

一陣恐懼之感油然襲上心頭。

「啊！如果招待券不是意外被撕碎的話，現在我一定粉身碎骨了。」

想到這兒，她更是渾身發起抖來。

這眞是一場意外的事故。

「喂！小姐！」

當蜜蘭滿懷驚悸地走出劇場時，忽然聽到有人在叫她。

轉頭一看，原來是女管家，蜜蘭便把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告訴她。

「小姐，這一定是妳媽媽救妳的。」

「咦！這怎麼說呢？」

「哎，說來話長，本來『生靈』這首曲子是葉倫首先創作的，但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敵不過妳的媽媽，所以憂慮成疾，終於死了。妳媽媽對葉倫沒能把『生靈』完成，感到非常惋惜，所以決定爲他完成，想不到却因此爲自己惹來了大禍……。」

「嗄……」

「妳媽媽一共費了十年的時間，才把這首曲子作好，但她仍以葉倫的名義在米開蘭基羅劇場發表。那天，妳媽媽所坐的位置，正好也就是妳今天所要坐的座號—M三十號，可是當演奏會結束回家時，妳媽媽却發瘋了，不久也就死了。有人說葉倫死前曾惡言詛咒，妳媽媽就是這樣不幸死掉的……。」

「啊，媽媽！」

望着星光閃爍的天空，蜜蘭的眼淚不斷滾了下來，在淚眼迷濛中，媽媽彷彿正在天空中慈愛地凝視着她。

換血奇談

「如茵，你千萬不要到風車小屋那兒去，那裏有一個瘋博士，很怕人哪！」

媽媽每次要出門的時候，總是神情凝重的這樣叮嚀如茵，最初如茵倒也聽話，可是媽媽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說同樣的話，反使如茵好奇起來，心底時常有著探看究竟的念頭。

一個冬天的傍晚，外頭的霧氣好濃好濃，如茵不由自主的沿著河岸，逐步向上游走去……。

霧愈來愈濃，周遭的景物都在朦朧的迷霧裏。白茫茫的一片，什麼也看不見，耳邊却不時傳來「吱，吱」刺耳的聲音，害怕的如茵連忙收住脚步，不敢再向前走

去。

頓飯工夫，濃霧飄颺，在疏淡的白霧裏，出現了一座朦朧的建築物。

定睛一看，那正是木造的風車小屋。

這時如茵的腦海裏迅速閃過媽媽時常告訴他的話：

「……千萬不要到風車小屋那兒去……。」

如茵心頭狂跳著，想要掉頭回去，然而脚好像在地上生根似的，抬不上來。只是兩眼怔怔的凝視著眼前恐怖的建築物。

風車小屋二樓的窗口，飄著潔白的窗帘，一個蒼白的少女默默的站在那裏。

「你是誰呀？」

聲音柔弱得像快斷氣的人似的。

「我沒有朋友……。」

少女說到這裏，喘了一大口氣。

「我的名字叫做瑪莉，你做我的朋友好嗎？」

「好的，我叫如茵……。」

「請你趕快上來吧……，我的爸爸不讓我交朋友呢……，」

「嗄？妳爸爸爲什麼不許妳交朋友呢？」

「他說如果我交朋友，會害苦自己，也會給朋友帶來不幸！」

如茵聽到瑪莉的話，有一種不祥的感覺，因爲瑪莉的身體是這樣的虛弱，每說一句話，就要停頓了好幾次，並且用手按在心口，呼吸急促而不均勻。

這時，博士下班回來。

（啊！發瘋的博士！）

「瑪莉，我告訴過妳，妳不可以交朋友的……。」

「爸爸，可是沒有朋友的日子我是多麼孤寂呀！」

「可憐的瑪莉，妳絕不能交朋友，不然會給朋友帶來不幸，再說如果妳有個三長兩短的話，做父親的我該怎麼辦？」

博士緊握住瑪莉的手，聲音悽厲的令人感到恐怖。

如茵趁他倆不注意的時候，趕快逃開了。

幾個月後——

如茵背著博士，和瑪莉做了朋友，時常到風車小屋陪伴瑪莉。無形之中，給瑪莉打發掉了許多的空虛和寂寞。

一天黃昏——

「太陽下山了，妳爸爸也快回來了，瑪莉，對不起，我必須趕快回家！」

「如茵，求求妳，求妳再待一會吧！」

「不行呀！我得馬上離開這座小屋！」

「求求妳，不要走，如茵，求求妳！」

瑪莉蒼白著臉，用手拉住如茵的手。

「啊！」

像觸電似的如茵驚呼一聲，因爲瑪莉的手是這樣冰冷，就像是死人的手一樣。

如茵不安極了，趕緊用力摔掉瑪莉的手。

「哎喲！」

誰知瑪莉倒退了幾步，竟「嘭」的一聲，整個人摔在地上……。

倒在地上的瑪莉，痛苦的撫著胸口，呼吸短暫而急促。

「嗚，嗚，痛死我了……。」

忽然，她抓破了衣服，胸口赫然呈現一塊像櫻桃大的紅斑，在滲透著血水。血漸漸的汩汩而出，染紅了瑪莉潔白的衣襟。

如茵看呆了，久久才大聲的喊出：

「瑪莉！瑪莉！」

可是沒有回答，瑪莉已因過量失血而死了。

「瑪莉，哇！我殺了瑪莉……。」

如茵仔細瞧著自己的手，她做夢也想不到，瑪莉會死在自己的手上。

「趕快逃吧！千萬別讓博士撞著！」

想到這裏，如茵的牙齒咯咯作響，雙腿瑟瑟的發抖，一步也無法挪動。

就在這時——

「瑪莉，我的瑪莉，妳應該振作一點呀……。」

瑪莉的爸爸放聲慟哭，悲痛悽厲的佇立在瑪莉僵冷的屍體旁邊。

「可憐的瑪莉，妳是爸爸一切希望的寄託……妳死得太悽慘，我一定設法使妳復活……。」

「瑪莉還能活過來？」

如茵疑惑的瞪大眼睛問。

「是的。瑪莉已經死去五次了。」

「五次？瑪莉……」

「瑪莉患的是壞血病，她是血崩而死的……，要使他復活，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其他少女的血輸給她……，現在，我要妳的血……。」

博士雙眼閃著寒光，整個臉龐恐怖得嚇人，如茵不由膽顫的倒退幾步。

「不，不，我不要死！」

「沒辦法，瑪莉是我的寶貝，爲了她，只好犧牲妳的生命……。」

博士用他巨大的手掌，牢牢的握住如茵。

「唔……我……！」

只覺一陣暈眩，如茵就失去了知覺。

當她醒來的時候，她是躺在一張木板床上。手腕上插著很大的注射針，注射針上有條橡皮管……。

在床的另一端，躺著瑪莉，她的手腕上也有注射筒……。

原來，博士竟自私的把如茵的血輸給瑪莉。

「爸爸……媽……。」

一陣微弱的呼聲傳來，正是瑪莉的聲音。

「寶寶，我是妳的父親呀！瑪莉，妳終於又活過來了。」

博士悲喜交集的哭泣著，在得到如茵的血液以後，瑪莉那蒼白的臉頰又漸漸泛紅了。

女王頭

魯當先生在埃及的開羅開設一家古玩店，專做觀光客的生意。在他的店裏，貨色很多，但是，全都是贋品，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來魯當先生店裏買古玩的人都知道，可是，只爲了價格低廉，所以生意還算不錯。

魯當先生的古玩店裏所有林林總總的古玩中，只有一樣東西是眞的，那是一個古埃及時代的女王木乃伊頭，它的年代久遠，但是魯當先生一直沒有發覺這件事。

魯當先生有一個寶貝女兒梅絲，長得很漂亮，也很乖，平日就在古玩店裏照顧店務，晚上也睡在古玩店的樓上臥室。

那天半夜裏，梅絲睡得正甜，突然被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音吵醒。

「咦，好像是從樓下店裏傳來的。」

梅絲起先還以爲是自己聽錯了。想爬下床，到樓下看看，一隻脚才落地，忽聽臥室門「呀——」的開了。

站在門外的，是一個古裝打扮的漂亮女子，她滿頭金飾，手脚都佩着珠環，大概是衣着太耀眼，把她的臉映得好無光彩，青白無神，可怕極了。

「妳是——？」梅絲覺得這個幽靈般的女人好面熟。

「我是店裏的那個女王。」

女人的聲音又僵又冷。

梅絲全身的鷄皮疙瘩都起來了。

「哼，妳爸爸這麼瞧不起我，把我跟那些最低級的假古董放在一起，」女人越說越氣。「我要報復！我要把那些假古董全砸碎！」

梅絲嚇得昏了過去。

第二天早上梅絲一起來，就跑到樓下去看，果然有好些貨物跌在地上，破成一片片。

梅絲把昨夜的事告訴爸爸，但是魯當先生根本不相信。

過了幾天之後的又一個深夜，梅絲忽覺有什麼東西勒着自己的脖子，睜眼一看——又是那個女王！

梅絲大叫救命，把魯當先生吵醒了，他趕忙來看，就在這一刻，女王消失了，只剩驚魂未定的梅絲，兀自坐在床上發抖。

魯當先生問女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梅絲就把剛才的事情說了一遍，魯當先生起初不相信，後來看到梅絲脖子上的勒痕，也害怕起來。

魯當先生爲了解開這個謎，把女王頭拿到開羅一位著名的人類考古學者那兒去請他看看。經這位學者鑑定，這個木乃伊頭已有三千五百年歷史，的的確確是個女王的頭。

現在，那個女王頭被安置在開羅的歷史博物館中，和別的古埃及國王、公主的木乃伊放在一起，大概這種環境她覺得還滿意，從此就不再作怪了。

黑蝴蝶

地中海的西西里島上，有一座叫麥西拿的小城。城裏住了一位聰明活潑的小女孩，名叫姬娜，長得非常可愛。

最近，姬娜的姊姊給她買了一輛全新的脚踏車，這使得姬娜興奮極了！整天就是想要騎車上街逛逛。但最掃興的就是媽媽總以姬娜年紀還小，騎車上街太危險，於是車子的鑰匙始終不肯交給她。

沒有關係！姬娜多的是鬼主意。她三番兩次的跑進厨房裏，問着正在忙碌中的媽媽說：

「媽媽！有什麼事要我幫忙的嗎？需不需要我替妳上街跑一趟買東西？」

媽媽被她纏不過，只得塞了五塊錢到她手中，笑着說道：

「好吧！既然妳這麼想上街去，就成全妳的願望吧！這裏有五塊錢，幫我買一包細白糖回來——路上小心哦！」

姬娜興高采烈的由母親手中接過了單車鑰匙，輕快的騎上了車，只回頭對媽媽說了一聲：「媽媽！我走了！」便揚長而去了。

姬娜出門後一分鐘——

吱呀——

一聲尖銳的緊急煞車，把人的心都要嚇破了。媽媽好奇的探頭往窗外一看。

「什麼？是姬娜——」

那躺在車輪下的可不正是姬娜？媽媽大叫一聲，飛奔下樓，衝向街心去。

「姬娜！姬娜呀！……」

四周很快的圍滿了群衆，大家都對這場車禍充滿了好奇，當然這其中也有不少人是眞正出自關切；每個人的臉上，都佈滿了各式各樣的表情。

媽媽悲痛的抱住姬娜，哭了起來。

不一會兒，救護車到了。

車上下來幾位人員，和一位醫官，看了一下姬娜的傷勢後，轉過身向抬擔架的幾個人說：

「還好，也許沒有生命危險。趕快，快抬上車去！」

車子開走了，原來鬧哄哄的人群也漸漸散開，各自回家去了……

■

「呵——」

入院二十幾天了，姬娜雖然早已恢復神智，但她的傷勢似乎沒有一點好轉的跡象，依舊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彈絲毫。對她這種情形，媽媽只能陪着她，毫無辦法可想。唯一可做的就是盡心盡力的照顧姬娜，不時的安慰她罷了！

「姬娜！妳好一點了嗎？」

「姬娜，妳想吃些什麼？」

「……」

這天，媽媽依然坐在窗子旁邊，一面織着毛衣一面對姬娜說：

「好好休養吧！姬娜！妳看，這是妳最喜歡的淡黃色毛衣哩！等妳出院那天穿上，嘿！一定漂亮得像個公主一般。」

「不行呀！媽媽，還痛得很哩！」

姬娜的聲音微弱得像根纖細的游絲般，似乎隨時都會消失了似的。

「還要等多久才能夠出院哪？……」

「別難過了，不會再等很久的。只要妳好好休養，馬上就會好起來。」

媽媽說着，用手臂輕輕環住姬娜的頭部，還溫柔的拍了拍她的肩膀。

這時候，忽然由窗外飛進來一隻鮮明色彩的蝴蝶。這隻蝴蝶本身是黑色的，但牠的翅膀上却點綴着許多美麗的金色花紋。

「好漂亮的蝴蝶呀！」

姬娜驚喜的叫道。

說也奇怪，這隻蝴蝶竟撲撲的飛到姬娜的床頭來了。再過了一會，又移到姬娜蓋着的白被單上。

純白的被單，把這隻黑色的蝴蝶襯托得更加鮮豔奪目；姬娜定定的注視着牠的

動靜。只見牠顫動着身體，慢慢的爬到姬娜的手臂上，接着，肩膀上、頸子上、臉上……差不多每一部分都走過了。多麼可愛的蝴蝶！竟一點也不怕人。

姬娜和媽媽緊緊的看着蝴蝶，猛然間，她們注意到蝴蝶身上的金色花紋已不知什麼時候漸漸的褪色、褪色……終於完全消失，祇剩下純粹的黑顏色。在金色花紋消失了不久，蝴蝶又撲的一聲飛出去了，就再也看不到牠。

姬娜悵悵然的望着已沒有蝴蝶踪影的窗外，好半天才收回視線。咦！發覺自己居然能動作起來了，而且，原來痛得難受的傷口也已不再作痛。

「媽媽！妳看！我可以活動了！」

姬娜用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激動聲調說着：

「我不痛了！眞的，一點也不痛了……啊！我好了，我已經好了，媽媽！我完全好了！」

「怪事！這眞是怪事……」

出院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醫生都以一種不相信的口氣，微側着頭，疑惑的說。

當然了，像姬娜這樣在一夜之間傷勢霍然而癒的情形，誰能不驚訝呢？

但不管怎樣，姬娜還是出院了。

出院以後，姬娜始終忘不了那隻黑色的大蝴蝶。因爲她認爲就是那隻蝴蝶使她痊癒的。所以她一直在找着那隻神秘的黑蝴蝶。

「黑蝴蝶是什麼種類的呢？牠現在飛到那裏去了呢？……」

姬娜一面想着，一面到各處去尋找黑蝴蝶。

但是她失望了，她走遍了大街小巷、走遍了各公園、各個農場、各個花圃，却都沒有發現那種黑蝴蝶的踪影。

「呀！對了，我可以到博物館裏去看看。」

博物館就在這座城市的中心區裏。這麼想定以後，姬娜立刻動身前往。

很叫人灰心的是，無論姬娜費了多少唇舌，那位館裏的工作人員却始終不知道這種蝴蝶是屬於什麼種的。

另一位走過他們身旁的管理員，聽到了姬娜的話，立刻對她說道：

「哦，妳到蝴蝶標本陳列室裏去看看，那裏有好多種類的蝴蝶，或許可以發現妳想問的那種哩！」

姬娜一聽，連聲謝謝都來不及說，她就飛也似的奔進了標本陳列室。

哇！這麼多的蝴蝶，叫她從那開始找起呢？

姬娜仔細的東尋西找，找遍了整個陳列室，却始終找不到和上次飛進病房裏來一樣的黑蝴蝶，只是在靠左邊的第二張桌子上，發現一個空了的盒子，那原來裝的是什麼樣的蝴蝶呢？

姬娜疑惑的問着陳列室裏的管理員。

「哦，妳是說那支空盒子嗎？那裏面原來裝有一隻非常漂亮的蝴蝶呢！全身是黑色的，上面還有不少金色的美麗花紋呢……」

姬娜的眼睛驀地亮了起來：

「啊？那！那現在呢？這隻蝴蝶現在在那裏？」

「失踪了！一個月前失踪的。」

「什麼？失踪了？……哦！不要緊，我另外去找一隻回來？我上次看過一隻就是這樣的蝴蝶呢！」

管理員輕輕的笑了，說：

「不用找了，妳也找不到的。這種蝴蝶在幾百年前就已經絕種，現在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個種類的蝴蝶了……」

「哼！我才不信呢！上次我生病的時候，在病院裏就看過這樣的蝴蝶。」

姬娜彷彿在和誰賭氣似的大聲說完，轉身就跑。

■

鈴——，鈴——

這是一星期後的早上，家裏的電話鈴聲響了，姬娜的媽媽走過去拿起聽筒。

「喂！我這裏是愛麗絲醫院。請問您是不是姬娜的家長？……哦，是的。今天早上，姬娜掉進池塘裏，現在生命很危險呢！請妳趕快來一下愛麗絲醫院。」

「叭答！」一聲，媽媽手中的電話筒滑落下去。她慘白了臉，匆匆奪門而去，向愛麗絲醫院奔去。

「可是，遲了！」

姬娜已經在媽媽到達前半分鐘死去了！臉色很安祥，只是蒼白多了。

「姬娜！姬娜！……天哪！姬娜，妳……」

媽媽緊緊抱住姬娜，大哭起來。

……

過了很久，媽媽哭累了，疲憊的睜開雙眼，才看到姬娜的左手，還緊緊的握着拳頭。

她輕輕的把左手拳頭剝開。

「啊——黑蝴蝶！」

出乎意料之外的，姬娜手中，竟然緊緊的抓着一隻已被窒息死了的黑蝴蝶，就和那天在醫院病房裏看到的那隻黑蝴蝶相同的樣子。

「姬娜！呵！妳這孩子，一定是一心想抓到蝴蝶，沒有注意到前面的池塘才掉進去淹死了的，呵！是嗎？……姬娜！傻孩子，就是蝴蝶多麼的珍貴，也用不着賠上自己的性命去抓呀！假如蝴蝶有知，牠一定也不會高興妳這樣的，牠一定也希望妳長得健康活潑，不要出岔錯的。牠上次不是使妳恢復了健康的嗎？……哦！可憐的孩子……姬娜，姬娜呀……」

媽媽想到這裏，剛剛靜止下來的眼淚又奪眶而出，再度哭了起來。

姬娜，還是去了！姬娜就這樣的去了！

■

姬娜死了！她的死和黑蝴蝶有關係嗎？她死的時候手裏抓着的黑蝴蝶，就是從前看的那隻黑蝴蝶嗎？就是博物館裏陳列室中失踪了的那隻黑蝴蝶嗎？

假如是，黑蝴蝶當初又怎麼能治好姬娜的傷勢呢？

母親的金髮

「媽媽，您的頭髮怎麼啦？」

「瑪麗亞，媽媽只剩下這束頭髮可以賣了，我們就用這筆錢買東西吃！」

瑪麗亞伏在久病不癒的母親身上，放聲大哭。

這是一九六二年二月，發生在拿不勒斯的事。

媽媽一向以她那美麗的金色頭髮自豪。可是由於貧困和經年累月的疾病，她不得不剪掉那一頭金髮出售。

經過了一個禮拜。

「我死後，也會在天國看顧妳的，瑪麗亞！」

媽媽說完這句話，就溘然逝世了。

瑪麗亞的爸爸，早在三年前就因車禍死亡，現在，瑪麗亞變成一個孤兒。

「瑪麗亞，從今天起，妳到我家裏來住。」

媽媽去世的第二天，米娜嬸母就來對瑪麗亞這樣說。嬸母是位電影明星，既年輕又漂亮，頭髮也是金色的，但待人有點冷若冰霜。當媽媽患病沒錢買藥的時候，她從來沒有幫過一點忙。

「瑪麗亞，妳在我家要做女傭的事！」

米娜說着，狠狠地瞪了瑪麗亞一眼。

米娜的家，建在可以俯瞰海灣的高崖上。在明亮的陽光照耀下，那棟白色的房子，看來簡直像天國。不過，那只是表面上的美麗罷了。

那天晚上，米娜吩咐瑪麗亞替她梳髮。

「這是我今天買回來的假髮，和我頭上的金髮一模一樣吧？」

瑪麗亞用梳子梳着金色的長長的假髮，忽然悲從心來。

——媽媽也有這樣美的金髮啊……

就在這時，米娜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瑪麗亞，妳發什麼呆！還不快給我梳！」

一邊罵，一邊在瑪麗亞的頰上摑了一個巴掌。

「哎喲——」

可是這樣喊痛的却是米娜。

「好痛喲……好像有人拽我的頭髮！」

突然用雙手抱頭的米娜，使勁揪下了假髮。

奇怪，只這麼一揪，疼痛就消失了。

「瑪麗亞，都是妳梳得不好才會痛！」

米娜又瞪眼。瑪麗亞滿心委屈，不禁流下眼淚。

第二天，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咦？有一個珍貴的別針不見了！瑪麗亞，一定是妳偷的。」

「不，我不會做這種壞事。」

「妳還要撒謊！」

米娜使勁揪住瑪麗亞的頭髮，然後拖着團團轉。

「好痛喲，媽媽，快來救我！」

「妳嚷什麼，瑪麗亞。」

米娜把瑪麗亞吊在斷崖邊的樹枝上。

脚下是斧削一般的斷崖，瑪麗亞怕得渾身發抖……

米娜幸災樂禍地撫弄着頭上的金色假髮，一面站到瑪麗亞的前面。

「妳還是坦白供認吧！」

「我沒有偷別針！」

米娜氣得頭額上綻出青筋，接着把吊着瑪麗亞的細細樹枝，往斷崖那一面推。於是那樹幹弓一般彎向削壁斷崖！

「媽媽，快來救我！」

瑪麗亞這麼一叫喊，米娜頭上梳得服服貼貼的頭髮，竟然自動鬆開。當時，周圍一絲風也沒有。

「呀！」

米娜不由自主地一鬆力，鬆開的頭髮便纏住她的頸子，並且越纏越緊。

「我，我不能呼吸了，來，來人呀，快！哎喲！」

這麼一掙扎，米娜的脚踩了空，她的身體，朝着汪洋大海墜落下去。

「哎喲！」

一聲尖叫，久久留在瑪麗亞的耳邊。

據說，人的頭髮是有靈魂的。

說不定米娜頭上戴的假髮，正是瑪麗亞的媽媽賣出去的金髮，而這頭髮就顯了靈，救了女兒的命罷？

海呈現着神秘的藍色，隱藏着這個深奧的謎，一直到今天……。

佛像

一九六四年八月——。

美國紐約的一家博物館前，一個少女怔怔的佇立一角，兩眼茫茫然的凝視着玻璃櫥窗裏那顆奪人注目的大鑽石——印度之眸。不由淌下了辛酸的淚珠。

少女名叫珍妮，剛十四歲。

（啊！姐姐……。）

她的腦中，又迅速的浮映起四年前那斷腸的往事。

一九六〇年的春天——。

珍妮的姐姐南茜，是美國新近走紅的話劇演員。

有一天晚上，南茜從歌劇院回家，很興奮地對珍妮說：

「珍妮，告訴妳一個好消息，明天我將領銜主演『被咒詛的鑽石』，也就是戴着『印度之眸』被殺的角色。這顆『印度之眸』是眞的鑽石，可不是贋品呢！」

「什麼！印度之眸？」

「是的，從很久以前，我就巴望能夠戴一次這顆名貴的巨鑽，想不到這個希望就要實現了。」

珍妮聽了，不禁毛骨悚然。

因爲「印度之眸」是顆不吉利的大鑽石，不知有多少人爲了擁有它，而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最初，這顆鑽石是嵌在印度一尊大佛像的眼睛裏的。它晝夜不停地閃爍着藍白的光，是一顆神秘的鑽石。但後來却有一個貿易商人，悄悄地從佛像的眼眶中，把鑽石偷走了。

然而，這個貿易商人在鑽石得手不久之後就被殺死了。

「印度之眸」從此便一再更換主人，而凡是擁有這顆鑽石的人，最後都會死於非命。

「姐姐，那是一顆不吉利的鑽石，妳還是別去戴它吧！」

珍妮憂心忡忡地說。

「哎呀，什麼吉利不吉利的？我才不迷信，放心好了。」

然而，南茜一點也不聽珍妮的忠告。

就在這時，電鈴響了，南茜的愛人愛德華，笑容可掬的走過來。他的手中握着那顆閃着妖光的「印度之眸」。

「南茜，這就是名滿天下的『印度之眸』。」

姐姐驚喜交集的，一把把它緊握在掌心中。

（啊！果然是一顆人見人愛的鑽石！……希望它不會像傳說中那般可怕，神呀！請保佑我的姐姐南茜吧……。）

這天晚上，鑽石就放在珍妮家的保險櫃中。

半夜裏，珍妮忽然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音。

隆……隆……

（啊！那是什麼聲音呢？）

好像是怪獸的脚步聲，直向姐姐南茜的房間走去。

「奇怪！那是什麼聲音呢？」

珍妮的爸爸媽媽也很詫異的闖出來。

但那奇異的脚步聲却突然消失了。

（啊！我似乎有種不祥的預感……。神呀，保佑我的姐姐南茜……。）

第二天，「被咒詛的鑽石」在全國最豪華的歌劇院上演了。

當幕一打開的時候，滿堂觀衆都爆起如雷的喝彩聲。穿着白禮服的主角南茜，亭亭地站在舞台中，美麗得像個仙子。她的胸前配戴着「印度之眸」，在五花十色的燈光照射下，閃爍着熠熠的妖光。

「啊！多麼漂亮的鑽石呀！」

「嗯！果然名不虛傳。」

觀衆的讚歎聲此起彼落。

（我還是很不安，眞擔心姐姐會發生意外……。）

望着可人的南茜，珍妮更加不安。

隆……隆……

突地，舞台響起了很大的脚步聲。

「咦！奇怪！那是什麼聲音？」

觀衆都疑惑地紛紛站起來。

（啊！這個聲音……？跟昨天晚上的聲音一樣嘛！）

珍妮嚇得一臉慘白，渾身都顫抖起來。

忽然，傳來了南茜淒厲的哀叫聲：

「哇！救命呀！救命呀！」

（啊！姐姐！）

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南茜整個漂亮的面孔扭歪了，她拼命掙扎着，好像有人緊緊勒住她的脖子一般，但是舞台上並沒有其他的人。

「救……救命……！」

南茜在舞台上淒厲哀叫，旋即癱瘓下去，很快就斷了氣。

「哇！姐姐！」

「南茜！怎麼了！」

珍妮和愛德華都痛苦得用手緊蒙住自己的面孔。

搜遍整個舞台，一點線索也沒有。而那顆「印度之眸」也像南茜一樣的躺在地板上。

後來，在南茜的屍體旁邊發現了一個很大的脚印，仔細對印之下，才知道原來是眼睛嵌有那顆鑽石的印度佛像的脚印。

啊！那麼那天晚上所聽到的脚步聲，難道就是這尊佛像的跫音嗎？

佛像也曉得報仇？多麼不可思議？

■

這宗神奇命案發生後，從此再沒人敢佩戴「印度之眸」，後來，這顆閃爍着眩人光芒的大鑽石，便被珍藏在博物館裏，供大家欣賞。

母親的花

一個晴朗的春天黃昏，山下的小村莊，輕輕地吹送着柔和的春風。

忽然，隨着柔和的春風，傳來一陣少女愉悅高興的叫聲：

「媽媽！媽媽！」

聲音越過了綠油油的麥田，而傳進麥田中的一間小屋。

——啊！是小惠的聲音，……怎麼啦！這樣高興！

小惠的媽媽，身體很弱，病在床上，這時吃力地翻過身來，正看見小惠從麥田那頭奔跑過來。

小惠跑到媽媽的枕邊，氣呼呼地：

「媽媽！——不得了啦！」

「什麼事？這樣慌張的！」

「那朵花，那朵花開了！」

「哦！眞的？那朵花——果然今年又開了！」

媽媽不覺閉起了眼，立即眼前浮起了第一次見到那朵小花的往事。……

小惠和她的母親第一次發現那一朵花，是在去年春天。

早上做完了田園裏的工作之後，正要回家吃午飯的途中，突然在麥田的偏僻角落裏，發現一朵又可愛又孤單的小白花在開放着。

「啊！——在這樣的地方，有這樣可愛的花！……」

說着，小惠就要伸手去摘下來，却被母親阻止了：

「小惠！不要摘！妳看，這朵白花羞答答的，怪可憐的長在這種地方。」

眞的，這朵白花，就像長在一群男人般巍巍的麥桿中，害羞得不得了。

花的名字並不知道。不過，小惠和母親却那麼喜歡這朵白花。每天早晚，都給

它澆水，把它看成命根似的。

然而，在一個朦朧的月夜，那朵白花，居然不告別一聲就凋謝了。

可是，孤單的小惠，爲了不能再見到那朵白花，一個人躲在角落裏，拼命哭泣着。

小惠哭得很傷心。母親笑着說：

「傻孩子，明年的春天一定會再開的，何必哭呢？」

這樣過了一年，今天，小惠一直期待的小白花，終於又開了。

小惠是那麼忍不住，要媽媽也見到這朵盛開的小白花。

可是，心臟不好的媽媽今年又病倒了，躺在床上，沒有辦法起來。所以，剛才媽媽聽到小惠高興的叫聲，只覺得好像是微弱的嘆息。

現在，聽清楚了小惠的話，不覺悲慽地微笑着：

「那朵小花，今年是不是還開得那麼羞答答的呢？」

「唔，那朵小花好害羞哦！對了！我要把它連根種在花盆裏，搬回來放在媽媽

的枕邊。也許媽媽的病就會早一天好！」

說着，小惠也不等媽媽答應，立刻奔跑出去！媽媽只是嘆了一聲——。

可憐的小惠。自從媽媽生病以後，小惠太辛苦了。應該是貪玩的年紀，偶而也該給她一點零用錢，讓她到街上去玩玩呀！

這樣想着，媽媽掙扎着，想從衣櫥裏拿些錢出來。可是，正要爬起來的時候，媽媽的心臟又發作了。

「啊——啊——」

媽媽還是掙着身體，忍受着極大的痛苦。

可是，痛苦愈來愈厲害了。啊！不行！

「藥！——我的藥！——」

媽媽這時伸手，想從枕頭底下拿出藥來。可是，全身麻木了，手脚都不聽使喚似的。

「啊！——小惠！——妳快回來呀！」

這時，小惠精神飽滿，邊走邊唱地跑進麥田。

等一下，我就可以把美麗的白花，讓媽媽也看到了。

心裏高興着，跑到白花的前面。忽然，小惠怔怔的站在那兒不動了。

她睜大了眼，啊！

剛才還開得那麼美麗的小白花，現在怎麼好像一點力氣也沒有，無精打彩的垂下來了？

「奇怪？怎麼回事呀！——對了，趕快回去告訴媽媽。」

於是小惠趕緊轉身，一口氣跑回家裏。

終於，小惠趕回來把她的媽媽從麻木中救活過來。

經過一個星期，在小惠的細心看護下，她的母親好不容易復原了。

在媽媽的枕邊，有一隻開着白花的花盆。白花輕柔地搖曳着。

眞的，把非常珍貴的媽媽的生命救活過來的，是這朵美麗的小白花呀。

它的名字，叫做「虞美人花」。

不過，小惠把它叫做：「母親的花」。

椅上的幻影

「唉，媽媽，媽媽妳到那裏去了？」

少女希西麗亞眼裏含着淚，挪動不自由的身體，靠近了窗邊。天上，星星閃耀着，夜，好靜好靜。

——一九六三年，法國的盧安城。

希西麗亞小時候患了小兒痲痺，雙脚不能行動，一步也無法走出她的房間。幸虧希西麗亞有一位慈祥和藹的母親。常坐在希西麗亞睡床旁的一張大搖椅上，講一些有趣的故事給她聽。

可是三天前……

「希西麗亞，我出去買一點妳喜歡吃的楊莓。」

母親說了這句話出去街上買東西後，就沒有回來了。

「妳媽媽到底上那兒去了呢？」

朱南是家裏的男佣人，現在除了希西麗亞，就只有他一個人。他這樣說着，眼睛動也不動地注視着希西麗亞。

他的眼神顯得多麼冷酷呀……。

希西麗亞不由覺得毛骨悚然。

希西麗亞一向很討厭朱南。

渾濁的眼睛，突出的顴骨，笑的時候就露出一排黃色的牙齒。

希西麗亞的父親，在五年以前，留下了這座城堡似的房子，因病去逝了。

這一天晚上，希西麗亞直想失踪的母親，想得睡不着覺。

就在這時候，她聽見了有人躡着脚走路的脚步聲。

希西麗亞吃驚地望向門那邊，接着，她的心臟差一點停止跳動。

看，那門把不是在慢慢地轉動着。

「是誰！」

希西麗亞大聲叫着。於是剛才那脚步聲又走遠了。

雙脚不能動彈的希西麗亞，只能躺在床上，傾耳靜聽着……。

突然！

希西麗亞使出全身的力量，爬到媽媽愛用的那張搖椅旁邊。

「媽媽，我怕，我怕！」

希西麗亞攀住搖椅，眼淚奪眶而出。這時，希西麗亞忽然一驚。

因爲她聞到了一股芬芳的香水味。

那是媽媽最喜愛的香水。

不過希西麗亞一點兒也不知道，朱南正在陰謀計劃一樁可怕的事……。

「今天晚上雖然失敗了。但是明天晚上，我一定要妳希西麗亞的命！」朱南是個可怕的男人。

他想謀殺希西麗亞，奪佔這家的財產……

第二天的半夜裏……

朱南悄悄地推開了希西麗亞的房門。

青白的月光射進房裏，宛然湖底一般可怕。

就在這房中，希西麗亞坐在搖椅上，凝視着窗外……

朱南風一般撲上去，是在一剎那間的事。

「我要妳死！我要妳死！」

朱南的手，有力地勒緊希西麗亞纖細的脖子。

連喊救命都來不及……

朱南扛起希西麗亞的屍體，走到後院，挖了一個洞，埋下去。

「嘻嘻，我終於幹掉了。」

然而，當朱南浮現陰笑的臉孔回到房間時，他嚇住了！

「哎呀！」

青白的月光……在那月光中的搖椅上，不是正坐着希西麗亞，搖椅還在咿呀咿呀的搖着嗎？

朱南嚇呆了——

「朱南，你這麼晚了，有什麼事？」

「哎呀！」

這時，有個黑影跳進來。

「朱南，不要動。」

那是警官。他說：「我要以殺害希西麗亞母親的罪嫌逮捕你！……警方早就懷疑你了，所以今晚，我們也暗地裏派人來監視這個房子！」

多可怕的事呀！

接着，警方在後院角落裏挖出了失蹤的媽媽的屍體。

朱南爲了奪佔財產，首先謀殺希西麗亞的母親。

「那……我剛才殺死的希西麗亞，到底是誰？」

「你並沒有殺死希西麗亞！」

「是呀，我一直躺在床上哩。不過，剛才因爲很想坐在媽媽的搖椅上，所以才下床來的。就在這時候朱南走進來，看到我，大吃一驚……」

那麼，那麼，朱南親手勒死在搖椅上的女人，難道不是希西麗亞？

是不是已故媽媽的亡靈坐在椅上，變成幻影，救了心愛的女兒？

這個謎，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解開。

當着三人面前，搖椅又咿呀咿呀響起來……

那令人懷念的芬芳的香水味，洋溢在整個房間……

是誰救了她？

十八歲的碧卡和十二歲的貝絲是美國懷俄明州拉拉米市一個大農場主人的兩顆掌上明珠，姐妹倆感情非常好，並未因年齡的差異而有所隔閡。

四、五天前，是姐姐碧卡十八歲的生日，爸爸送了一輛漂亮的流線型小跑車給她。碧卡對自己的駕駛技術，一向深具信心，這一天，就再三邀請貝絲一塊兒出去駕車兜風。貝絲拗不過姐姐，只得答應下來。

車子沿着海威鎮的山道往上爬，路很窄，一邊是峻峭的崖壁，一邊是深不見底的淵谷。

「姐姐，我有點害怕。」

貝絲從車窗看出去，嚇得冷汗直流。碧卡倒很鎮靜，還有心情開玩笑。

「沒關係啦，我不會害妳的。」

碧卡滿懷信心的扶着方向盤，駕着車子往前駛。

「姐姐，小心！前面的路基塌陷了一大塊。」

前面轉彎處，靠深谷的一邊，路基果然塌陷了，大概是雨水冲壞的。

「別大驚小怪好不好？路這麼寬，過得去的。」

碧卡把車速減慢，小心翼翼的把車身儘量靠向崖壁，然後轉彎。

被雨水冲得鬆軟了的路面受不住車子的重量，泥土稀里花拉往下掉，碧卡一下沒把穩方向盤，車子隨着大量的泥土，往深谷掉下去。

「哇！救命呀！」

只一瞬間，車子就橫躺在谷底了。貝絲被拋出車外，昏倒在地上。

不知過了多久，貝絲被痛醒了。睜眼一看，自己睡在草叢中，身邊不遠處，車子歪七扭八的癱瘓着。

「哎喲，好痛……」貝絲想站起來，左手一陣澈骨的痛，使她又倒下了。

她吃力的抬起頭來，看看自己的左手，這一看，她又昏了過去，她的左手從胳膊以下全不見了，斷處只見血肉模糊。

「貝絲，妳振作起來！」

貝絲勉力睜開眼，看見姐姐碧卡正跪在自己身邊，她一臉一身都是血，但是精神却很好。

「姐姐，我的手……」

「沒關係。」

碧卡把落在車子附近的那一節手臂撿起來，接在貝絲的斷臂上，然後撕下自己襯衫的下擺，替貝絲包紮。她一邊工作，還一邊笑着說：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說是斷了的手啊腳啊立即接，可以接合起來。」

包紮停當，碧卡一把抱起貝絲，就向前走。

「我們到海威去，說不定會遇到車子。」

貝絲因爲流血過多，神智不清，連碧卡的臉也只是模糊可見。

「貝絲，妳不能死！振作一點，馬上就會有人來救妳的。」

碧卡抱着貝絲，走出山谷，到了海威鎮的公路上。

貝絲又昏過去了。

等貝絲再度醒來，她已睡在醫院的病床上，爸爸正憂心如焚的站在一邊。

「貝絲，妳醒啦？剛才大夫給妳動了手臂的手術，大概沒什麼問題了。」

「姐姐呢？」

爸爸的眼圈一紅，哽咽着說：

「碧卡死在車子裏了。」

帶貝絲到醫院來的是一輛路過海威公路的卡車司機，出事地點警方已去勘查過，碧卡的屍體是在車子裏發現的。

「妳眞是僥倖，被拋出車外，才免了一死。碧卡眞可憐，活生生被車子給壓死了。」

「不，爸爸！姐姐沒死，還是她抱我到海威的呢。」

貝絲很激動，把出事後碧卡怎麼幫忙她的事告訴了爸爸。

「可是，帶妳到醫院來的司機說，只看見妳一個人倒在路邊呀。」

「我一個人怎麼能夠把手接起來，還包紮得這麼好？」

貝絲說得也不錯，沒人幫忙，她一隻手絕不能綑綁東西的。而且，包紮用的布條是從碧卡襯衫上撕下來的。

這是怎麼搞的？難道說，碧卡的靈魂爲了救貝絲一命，特地從冥府借來一點時間替貝絲做了這些事？

你說呢？

奇怪的畫像

星期五的「奇幻人間」電視影片，博得大家一致好評。現在，讓我們也來說一個眞實故事，但比「奇幻人間」更奇幻、更奧妙，使人百思不解。可是，它並不是虛構的故事，而是一件眞眞實實的事情。

在一九五〇年，英國的首都倫敦，有一個名叫考斯丁的男人。他喜好收藏古董，並且經營著古董生意。

一天，有一位朋友拿一幅畫託他代爲出售。考斯丁那時正忙著鑑別一枚古錢的眞僞，隨口應了一聲，便把那幅畫放在桌上。晚上，店裏打烊了，他才想起朋友放在他這兒的畫，便準備站起來把那幅畫收好。可是，一件驚奇的景象讓他嚇住了。

他覺得畫上好像有東西正在動著。考斯丁懷疑自己的眼睛因長久使用放大鏡而花了，他再仔細一看，嘿！果然一點都不錯，的的確確畫面上有一個男人正在移動著。

考斯丁吃驚地奪門而出，三更半夜敲門，把那位朋友找來。當兩人相偕回到古董店的時候，考斯丁注意到那個男人的位置改變了。本來他是在畫上左邊的最下角，現在却移到了右邊下角較靠近中央的大樹旁邊。

趁著他們倆聚精會神地觀看畫像時，讓我把那幅畫上的東西詳細說明一下吧！

那是一幅十八世紀，一個叫奧林勳爵的貴族畫的。畫中是一座古堡似的房子，兩層樓的建築，予人陰暗潮濕的感覺。房子前面是一座廣大無比的庭院，鮮翠的朝鮮草蓋滿庭院的每一角落。蒼綠的大榕樹佔據了畫面的五分之一，榕樹遮得下面的地呈一片陰影。畫上的時間大約是午夜，正是人們酣睡的時候。古堡內全無燈光，呈一片黑暗，只有黯淡的月光照在上面。

「奈德，這幅畫上本來就有一個男人是不是？」

「不，絕對沒有，昨天我還詳細地瞧過一陣子呢！」

「那麼，這個男人是現在才出現的了？」

「一定是！」

兩人一面吸煙，眼睛仍是緊隨著畫上那個男人而動。

雖然男人動得很慢，但還可以瞧出他確實是在動著。他走到大榕樹的旁邊，身體馬上就隱入那一大片的樹影下了。

過了許久，才看見他走出來，慢慢地向中央的房子前進。

「到底他要幹什麼？怎麼這般偷偷摸摸的？」

兩人的心中都充滿疑惑與不安。微弱的燈光照在油畫上面，更顯得像是要發生什麼大事情一般。

男人左顧右盼，躲躲閃閃地向大房子前進。

「看他怎麼進去。」

考斯丁和奈德都無心抽煙了，只是把兩雙眼睛定定地凝視著男人的一舉一動，毫不放鬆。

只見男人一跑一躲地，最後終於到達大房子的窗口下。他擦一根火柴，畫面上

亮了一下。接著，就像是湖水倒映光線一般，二樓的窗口亮一下。

「似乎是在打暗號。」

男人看到亮光，黑暗中好像點了一下頭。忽然，二樓窗口拋下一條繩子，男人捉住繩子，像猴子一樣，敏捷地爬上去。

過了好一會兒，二樓一個房間的燈亮起來，窗口上顯出三個人影在那兒打鬪，似乎是兩個人協力打另一個人。不多久，單獨的一個體力不支，已經東昏西倒，搖搖欲墜，最後他便從窗口栽下來，筆直掉到樓下，蠕動幾下便靜止了。

立刻窗口探出兩個人的頭來，但馬上又隱去了。從伸出繩子的那個窗口上，有一個黑影爬下來，那不是別人，就是原來的那個男人。

他緩緩走向躺著的那位男人身旁，蹲下來，像是要確定他是否已經死了，或是還有氣息。

他拉著男人的手，頭伏在他的胸前，過了好久才站起來。這時，被烏雲遮住的月亮探出頭。亮亮的月光照在男人的臉上，可以看出掛在他嘴角的微笑，也很清楚看到他額上的一道刀痕。

「似乎他的計劃成功了。」

考斯丁和奈德不約而同地說出。

男人背起從二樓摔下的死者，吃力地又向回路走來，月亮已經完全脫離黑雲的魔掌，而大放光明，把寬廣的庭院照得和白天一樣。男人雖然還是有所顧忌地走著，但似乎比較大膽些。

他走了約十公尺，就把背上的屍體放下，喘一口氣，拿出袋中的手帕擦擦汗，再背起屍體走。

慢慢地、慢慢地，他就消失在朦朧的月光下了。

兩人看完後，喘了一大口氣，那睜得大大的眼睛仍未復原。他們心急如焚地拿著放大鏡在畫上尋找，可是怎樣也找不出那個背著屍體的男人。

「眞是一件可怕的事！」

考斯丁疲倦地跌坐在椅子上，他的緊張的神經遭受這麼重的打擊，似乎有些受不了。

「多麼奇怪的一幅畫啊！」

奈德比較鎭靜些，他對這件事情，不但感到好奇，更想追究出源源本本的道理出來。

「考斯丁，走！我們去找大利。」

「找他幹什麼？」

考斯丁莫名其妙地說。

「這幅畫是從他那兒拿來的呀！」

「好！」

兩人三更半夜便相偕出去找大利了。

大利聽完後，緊蹙眉頭，苦思良久，才搖頭大嘆說：

「這眞是前所未聞的怪事。我相信去找一個人，大概可以得出結果來。」

「找誰？」

奈德和考斯丁興奮地問。

「找奧林勳爵的後代。」

大利點上一根煙，吸了一口接著說：

「他的後代不如他那麼有才華，也比不上他的英俊瀟灑。現在的這位奧林勳爵住在一間小屋子裏，而畫上那間大房子早已賣掉了。他潦倒得只能賣東西爲生，這幅畫就是他前天送來的。」

「把畫也帶去怎樣？」

「好！到你家去拿畫，大概天就亮了。」

一大早，三個人就來到大利所說的那間小房子前面。敲過門，過了不久，才從門縫中探出一個瘦削的面龐出來。他一眼看到大利，馬上興奮地叫出：

「呀！大利先生，那幅畫賣出去了嗎？」

當他看到大利搖搖頭時，臉上立刻現出失望的神情出來說：

「我知道那是一幅不出色的小畫。」

「奧林先生，我們能進來坐一下嗎？」

這時，他才慌忙打開門，不好意思地笑了。當他發現大利後面還有兩位先生時，蒼白的臉立刻現出紅暈。

「對不起，對不起，讓你們罰站了。」

奈德和考斯丁好奇地觀望室內。只見凌亂的衣物和破舊的櫥櫃堆放著。

奧林連忙搬出三張椅子出來，自己坐在床沿邊。他望著大利，臉上充滿疑惑。

「奧林先生，我們是不是可以請你說說這幅畫的來源？」

「那是十八世紀時，我的一個祖先畫的。怎樣？畫有問題嗎？」

奧林著急地問，他看到大利搖頭，才放心地笑了。

「他是什麼樣的人？」

「一位大情人。風流、漂亮，又有畫畫天才，在當時是社交上最出風頭的一個人。」

「他後來怎麼死的？」

「說來你們大概不會相信的。」

奧林向大利要一根煙，才嚴肅正經地說：

「他被人謀殺了，屍體是在離古堡約一哩外發現的。這件撲朔迷離的案件哄動了全倫敦，造成那年最大的新聞。有的人說是情殺案，有的人說是仇殺案，但是蘇格蘭的警探怎樣查也查不出結果。」

「到現在仍舊不知道原因嗎？」

「不，過了五年後，有一個叫約翰的人死了，寄出一封信到警場去，事情的眞象便大白了。」

「那個人就是兇手是不是？他長得什麼樣子？」

「據小時候祖母對我說這個故事時，只一再地強調着他的額上有一道刀痕。」

三個人聽了，都面面相覷，這是一件多麼難以置信的事呀！

第二天，記者們聞風而至，奧林先生和畫都成了頭條新聞，他還因此得了一筆大錢，收穫不少哩！

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人能夠解釋得出這件事情的眞象，只能把它歸於現今科學還是無法闡明的「心靈現象」去研究了。

石棺

馬來半島的山中有一個叫做吉尼湖的湖泊。

數年前，英國駐新加坡空軍士官馬傑，帶領兩名士兵，深入馬來叢林地區繪製空軍戰略地圖。

一行三人，揹着測量工具，拿着繪圖版，走呀畫呀，穿越了無數的密林，這一天來到吉尼湖。

廣濶的湖面，一泓深碧，幾株荷花含苞待放，清風不起，荷葉不舞。偶而林間會送來幾聲清脆的鳥語，但只是這樣而已，再也嗅不出一絲任何氣息，悄悄的，太幽靜了。

「呀！看！那是什麼？」

兵士驚愕的叫嚷的同時，馬傑也正怔怔的盯着湖中一塊浮着的怪物。

「班長，我去看個究竟。」

「噗通」一聲——

「啊！不行！危……！」馬傑驀然驚醒過來，但已來不及阻止，兵士以極快的速度泅了過去。

只見他在怪物附近盤桓了一下，立刻死命的游回岸上。

「啊！啊！不得了！……班……班長！那是岩……岩石呀！」

「什麼？你說那是……」

「岩石呀！」

極度驚異的馬傑，不相信的張着嘴巴，傻楞楞的。

又是「噗通」一聲——

馬傑已濺起一堆浪花泅了過去，一看，沒錯，的的確確是塊岩石呀！是堅硬的花崗岩，絕不是中空的。

怪！怪！怪！

馬傑想不透這是什麼原因，推了推它，一動不動，使勁吃奶之力，也莫奈他何，眞是莫名其妙。

看見浮石的並不只是馬傑他們三人，早他們半年前，英國的地理學家歐藍姆博士，就曾到過這兒，當他進入希凱部落時，酋長就警告他說：

「不能到吉尼湖去，很不幸。」

「爲什麼？」

酋長煞有介事的鄭重勸告，引起了博士追根究底的決心。他就一五一十的把這則怪事告訴博士：

「你說每次下大雨，湖底就會有大石浮上來？」

「不騙你，十幾年前，有一塊浮石被沖到岸上來，我們一直都誠心的祭拜它，不相信，我帶你去看。」

歐藍姆跟着酋長走到一間廟宇前的廣場，眼前赫然出現一塊長二點五公尺，寬一點二公尺，厚七公分的石板，表面已長滿了苔蘚。

「這個……可能是古代的石棺的蓋子吧！」

歐藍姆只有這樣臆測着，確實的，他已看過能浮在水面的岩石。

現在，馬傑證實了半年前歐藍姆在報紙上發表的談話，並不是謊言。他想：這個湖底，一定有被埋沒的市鎮在裏頭，這塊浮石，說不定就是建築城牆的岩石……。

「好！一定把它弄個清楚。」馬傑堅定的告訴自己。

一九六三年秋天，一支探險隊開進吉尼湖畔。隊員們個個精神抖擻，身手矯捷，有如生龍活虎，好像他們一定要揭開這一層黑霧，探究湖底究竟是個什麼樣子。有的穿着潛水衣，有的提着大網，有的拿着標杆，更有那形形色色的工具，全體通力合作，進行打撈。

月兒缺了又圓，攪翻的湖底，什麼「石」子都沒有，那還有什麼「雨」後的浮岩。湖畔一堆堆的泥濘，使隊員們步行維艱，在揭下去，一定也「揭」不出什麼來，只得「暫停」。

那麼，是不是湖底藏有什麼鬼怪在暗地作祟呢？不會吧？

不過據說一千二百年前，吉尼湖附近曾有過一個叫做斯利比尼西的佛教國家。吉尼湖地區當初原是一個盆地，盆底地區就是這個佛教國家的京城，有一天，這個四周被密林環抱着的城，突然沉陷下去，而產生了今天的吉尼湖。馬來西亞一座古老寺廟的藏書也有相近的記載，兩者互可印證。

所以，厚厚的泥濘下面，可能眞的埋有過去城市的遺跡。

至於巨大的岩石每次下大雨後，都會浮出水面，這可能是給底下噴出的強烈沼氣噴上來的。

不可理解的是，浮在水面的岩石爲什麼會靜止不動。就是你使盡渾身解數，也奈何他不得，難道眞有鬼怪作祟嗎？甚至到今天，仍無法解開這個「謎」。

現在，每逢傾盆大雨之後，湖面還是會岩石密佈，過了一段時間，它們又相率消聲匿跡了，是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還是化爲幻影了？

「要是能揭開吉尼湖浮石之謎，一定會發現極富價值，又有趣的馬來文化。」

馬傑懷着這樣的信念，他打算退伍後，將三度前往探險，誓必揭開這個神秘的「謎」。

人獸之間

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郝爾法，具有超能力。他的超能力就是能夠用心電（也就是精神感應力，是一種至今眞相不明的電波，能心心相傳），跟動物談話。

郝爾法先生單獨進入了獅子的鐵籠裏。那隻鬃毛蓬鬆的雄獅睡得很香。

「起來吧，然後向我擁抱過來。」

郝爾法先生凝視着獅子，在心中命令着。奇怪得很，那隻睡着的獅子，突然爬起來。

獅子目光炯炯，一步一步向郝爾法逼近，隨即倏地撲過去。

啊，危險哪！然而，郝爾法却悠然自得。

「好啦好啦。不必再抱啦。」

當郝爾法心中這樣一說，獅子就離開他。

很多人都說郝爾法先生是「給動物施行催眠術」。但，他矢口否認。因爲他本來就具備了能夠跟動物通言語的超能力。這種以心傳心的能力，我們叫它「心電感應」，或者叫做「靈波」都可以。

在好萊塢，郝爾法家裏有獅子、老虎、大蛇、猩猩等一百五十頭動物。這些動物都經過郝爾法先生的訓練，參加電影。

到現在，心理學家們還無法解釋郝爾法的天才魔力。他自己就說：

「我並不是對野獸施催眠術，而是聚精會神，在心裏跟野獸講話，不知不覺的把我的心意傳到對方。」

他又說：

「反過來說，野獸要什麼，牠心裏在期盼着什麼，我也能夠了解。」

既然郝爾法能和動物「交談」他很自然地成了世界上最偉大的馴獸師。並且在電影片裏，常成爲著名明星的替身。

譬如說，有一頭獅子從草叢裏躍出，猛撲影片中的主角。這時這主角是由郝爾法代替。那頭獅子撲倒郝爾法後，又用牠銳利的爪牙，撕裂郝爾法的衣服，並張開血盆大嘴，一口咬住郝爾法的頭。

「好，到此爲止！」

導演一聲令下，拍攝工作圓滿結束。但是那個被猛獸撲倒，又被吃了頭的郝爾法呢？

請放心吧，大獅子的血盆大口咬了郝爾法的頭後，竟伸出長舌頭，舔一舔他的頭，而且就像一隻小貓一般，在向郝爾法撒嬌呢！原來這一場緊張驚險的鏡頭，也只不過是表演精采的一部戲！而在這部戲中，這位獅子明星，與世界最偉大的馴獸師郝爾法心心相印，表演了人類的明星也自嘆不如的演技。

「這隻獅子名叫森巴。自幼由我親手撫養和教育。不久以前森巴參加影片『巨獅』的演出時，牠所得的片酬是十萬美金（新臺幣四百萬元）。」

郝爾法這樣說着，不勝憐愛地撫摸了森巴巨大的頭。

森巴很久以來一直和郝爾法睡在同一個床上。但是近來因牠長大到二百五十公

斤的巨體，怕睡覺時不小心，郝爾法會給森巴壓扁，所以才分開了床舖。

郝爾法有時還帶着森巴到附近的電影院去看西部片電影。當一群群的馬在影片上出現時，聽說森巴會呼呼地開心的叫着！

每當電影終了，電燈齊亮時，坐在隔座的觀衆轉頭一看，居然有一隻大獅子坐在自己身邊，眞會嚇破了膽子呢！

郝爾法自幼喜歡動物，才八歲時就馴養了一種極可怕的毒蜘蛛，可見他是個天生的馴獸師。要是你有雅興去參觀一下郝爾法所住的地方，你會驚奇地發現，那些獅子啦、老虎啦、豹啦等等各種各類的野獸，居然打破一般的常識（一般人都以爲各種野獸是互不相容的），和好地趴在起居間的沙發上，一齊欣賞電視節目。這就難怪郝爾法常會縐着眉頭說：

「只要心心相印，連最兇猛的各種野獸都能如此和好相處。但是爲什麼人和人之間，却不能心心相印呢？」

讀心人

荷蘭出生的傅魯克先生（四十五歲），可算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人之一。他只要走近一個人的身邊，就能一目瞭然那個人心裏所想的事和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不但如此，他還一言猜中了許多尚未發生的世界大事和深埋地下的寶藏的所在。甚至有人懷疑傅魯克斯是「宇宙人」，才具有如此廣大的神通。

其實，年輕時期的傅魯克斯，只不過是個很平凡的油漆工人。直到有一天，突然的事故在他身上引起驚人的變化……。

民國卅二年六月某一天，傅魯克斯忽然從噩夢中清醒。

「咦，我究竟是在什麼地方？這病床、穿白衣的護士……嗯，看起來大概是

醫院。到底我闖了什麼禍呢？」

當護士小姐來照顧他時，他才想起來了——原來他是在十公尺高的梯子上油漆時，不愼跌落而受傷的。

他的頭陣陣激痛，一定是跌落時重重地碰傷頭部，昏迷到現在的。

傅魯克斯茫然轉頭，看見躺在旁邊病床上的男人。突然，他失聲叫喊：

「你、你是個壞蛋！」

他從來沒看過這個人，但是第一眼看見，傅魯克斯腦子裏立即充滿了那個人過去所做的各種各樣的事。那個人當然不服氣啦，他鼓着腮幫說：

「你怎麼隨便罵我壞蛋？」

「唷，你還不承認！你的父親死了沒有幾天，你就把他留給你當紀念品的大金錶賣掉！」

本來一臉不服氣的人，聽傅魯克斯這麼一說，臉色倏然轉白，並且就像望着一個幽靈似地凝視傅魯克斯。

從那個時候起，油漆工人傅魯克斯，得到了一種奇異的「超能力」。但是他絲

毫也沒有存着要去窺探人家隱情的興趣。

不過，一旦有人走過他病床旁邊，傅魯克斯就感到一種精神上的衝擊，而在腦子裏形成從未見過的地方和人影。他常想：「哼，這個人外表上一派正經，其實他某日在某個地方做了一件丟人的事。」

有一次，有個盲腸炎病人住到同一個醫院來，他聽說傅魯克斯具有「超能力」，便特地來戲弄他。但是一握手寒暄完畢後，傅魯克斯便脫口而說：

「我知道你是英國情報機關的人，而且你會在最近的將來被人殺死。」

那個人的臉，立即因恐懼而扭歪。原來他確是英國情報員之一，並且果然不久，他就被納粹德國軍隊捉去而被槍斃哩。

傅魯克斯在醫院住了四個月後才出院，很快就參加了反納粹組織，向德國軍隊展開抵抗戰爭，但是後來不幸被抽，關入集中營。別的被捉來的人，都提心吊膽，擔憂着慘遭屠殺的日子，唯有傅魯克斯悠然自得。因爲他已預知盟軍何時會登陸，德國何時會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如傅魯克斯的預言，勝利終歸盟國。和平重臨後，有一天傅魯

克斯帶着女朋友去哈克鎭看魔術。

魔術家的太太，將觀衆寫的字條折疊後交給魔術家，由魔術家把它丟進火裏，然後聚精會神，猜測字條上所寫的是什麼。本來這是一種非常叫座的魔術，但傅魯克斯却說：

「這種魔術根本是騙局，他所用以驚人的圈套就是火。假如是我，根本不需圈套。」

女朋友一聽傅魯克斯這麼說，竟在紙條上寫：

「我的男朋友比你更高明。」而交給魔術家。魔術家當然大光其火，聲言非讓他親眼看見傅魯克斯比他更高明的證據，他絕不甘休。

傅魯克斯不得不走上戲臺，向魔術師借來一隻手錶，集中精神凝思一會兒，然後開口：

「在這隻錶裏面，有一卷女性的金頭髮，而且那位女性就在這些觀衆裏面，名字叫格列達。」

這一來魔術家可驚懼失色了。可是傅魯克斯毫不理他，逕自走到觀衆席去，找

出一個女人就說：

「這一位就是格列達小姐！」

魔術家丟盡了面子，狼狽逃走了。而觀衆就圍着傅魯克斯，齊聲誇讚。打從這時候起，傅魯克斯到歐美各地去旅行，表演他的超人的能力。

很快地，「超能力人」傅魯克斯之名傳遍了全世界。民國卅六年，林布爾夫鎭的警察總局，依賴傅魯克斯破「煤礦命案」。傅魯克斯一觸摸被害人的外套，就知道本案的眞相。接着他從屋頂的落水管中找出兇器，並發現兇手，受到全世界的喝采。自此以後，他運用獨特的超人能力，解破許多棘手的罪案。

民國四十一年，他到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旅行時，突然興起一種很奇異的感覺。那就是：

「混世魔王希特勒並沒有死，不久以前還在西班牙。」

希特勒如果正如傅魯克斯所言還在人間嗎？——這問題至今還是一個謎。

後來傅魯克斯靠他的超人能力，在美國亞里桑那州發現了傳說中的「永不歸的荷蘭人的金礦」，一夕之間躋身於世界大富翁之列。

而今傅魯克斯正在運用他發財所得之錢建立一家研究院，專門研究他突然得來的「超人能力」之謎。他還說：

「一旦這個謎能解開，人類能夠預知未來又能看清過去，那麼大家不會再去你爭我奪，當能實現大同世界！」

是不是果眞如此，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後記

各位讀者看了前面的許多鬼故事，一定會產生一個疑問：到底有沒有鬼（或靈魂）？有沒有陰曹地府（或幽靈世界）？鬼（靈魂）是個什麼長相？

我們不妨來研究研究。

自古以來，不分地域，人類都相信人體內存在着一個肉眼看不見的靈魂。

所謂的「死」，只是有形的肉體停止了機能活動，靈魂會從體內跑出來，回到它的老家幽靈世界（我國人說是陰間）去。

現代專門研究靈感現象的心靈科學家，把靈魂名之曰「幽體」，他們認爲活着

的人是各種物質組合的肉體加上一個眼睛看不見的「幽體」構成。當人死後，「幽體」從肉體逸出，有時還看得見那逸出的情形。

「幽體」通常以兩種方式出現。其一：以生前的本來面目出現。譬如在死的一瞬間，忽然出現在遠處的親朋面前，或常在生前居住的地方留連（所謂的鬼屋），都屬這一類。其二：化做附着在屍骨上的燐火（鬼火）出現。

「幽體」並不一定非等肉體死去才離開，有時候一個人活得好好的，他的靈魂也會出竅。譬如：一個人正在睡覺，他却出現在遠方的友人家中。不過，這種靈魂出竅和死後靈魂離開有些不同，活時靈魂出竅，就像頑皮的孩子出去玩一樣，總會及時趕回來。

肉體死後，「幽體」不會永遠遊蕩，它會再附在一個新生命上再生。這種「再生」的情形，可以從某些小孩子能描述從未見過的事或地或人上證明。

以上是一般心靈學家的意見。

科學家的觀點

除了心靈科學家和一部份心理學家外，普通一般的科學家都不承認靈魂（鬼）的存在。

依現代科學的觀點，人的心智全因大腦活動操作產生，是肉體活動的一部份。當人死後，腦停止作用，心智也隨即消失。

同樣的道理，所謂的鬼火根本是一種沼氣。他們舉例說：一個才死的人，用秤稱他的重量，並無一絲一毫減少。所以他們認爲，人死後靈魂會逸出，根本是無稽之談。

但是，我們的腦到目前爲止，還存有許多不可解之處。甚至於有的科學家說一個人的腦直到死時，用到的僅只三分之一而已。

並且，我們不認爲心靈現象能用傳統的科學知識和方法解明眞相。這不是一加一一定等於二的事。因爲，迄今發生過許多不可思議的現象，而這些現象又不容我們用「錯覺」或是「偶然」等等遁詞支吾過去。

人類到目前爲止，仍然不知是否眞有幽靈世界（陰間），想解開這個謎，則有

待科學的進步和科學家的研究探討了。

心靈現象的種種

㈠靈媒——有些人靈感力特強，可以以自己本身當媒介，把靈魂引出來給人看。

㈡靈視——有的人能看見遙遠地方的人物或風景，我們叫「透視」或「千里眼」。

㈢靈聽——可聽見幽靈的響聲或幽靈走路的足音。

㈣靈言——能說從未學過的語言或從未經歷過的事。

㈤靈書——由心靈的力量掣動，書寫出自己根本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事或文字。

·王子中國兒童故事叢書·

❀公雞與太陽

●太陽公公每天一聽見公雞啼，就會笑咪咪地露出臉來。太陽公公一直這麼和藹嗎？那可不。太陽公公年輕的時候，脾氣可眞牛，常常躲起來不見人，大家想盡辦法才把他請出來。那麼，到底公雞怎樣才喊醒太陽公公呢？

❀放鴨姑娘

●一位和善的老奶奶，招待放鴨的小姑娘吃呀、住呀，親切得很。呵！不久，老奶奶竟然要吃掉小姑娘，小姑娘嚇壞了，趕快請會說話的石頭伯伯幫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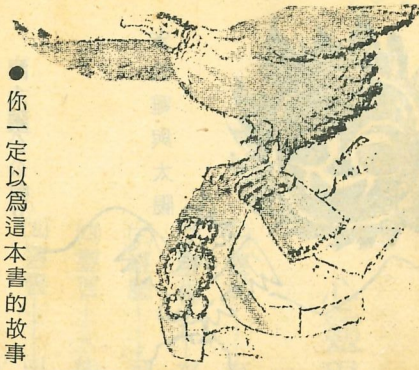
老奶奶爲什麼要吃人？石頭伯伯又怎麼幫小姑娘脫險？看「放鴨姑娘」就知道了！

定價新台幣一百二十元正。

❀九隆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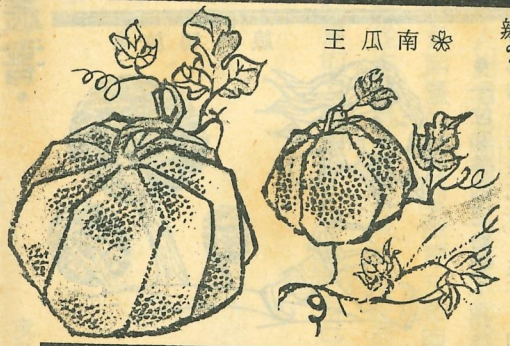
●有九條毒龍危害人類，一個身體由九條青龍變成的小男孩兒，決心要爲大家除害。

小男孩兒既然是青龍變的，應該是九條毒龍的親戚嘍，小男孩兒怎樣「大義滅親」呢？



❀魔鬼與公主

●你一定以爲這本書的故事是魔鬼抓走了公主，一位白馬王子很勇敢地把公主救出來。對不對？哈哈，錯啦！因爲王子在編雜誌，爲小朋友服務，那有空去救公主？可是公主眞被地底魔抓走了，好可憐唷，誰來救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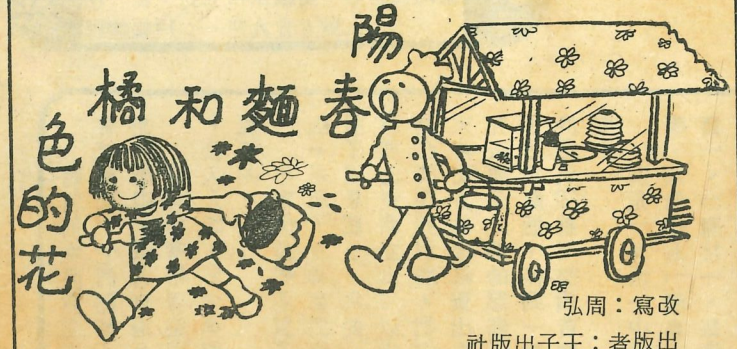
❀南瓜王

●小郎有一條黃狗會犁田，這不算了不起，他還有搖錢樹、聚寶盆，早落黃金晚落銀。總而言之，有好多好多新奇的事發生在小郎身上。當然，壞人是不會讓小郎永遠交好運的，小郎又那麼善良，他該怎麼辦？

❀橄欖案

●酸酸甜甜的橄欖，人人想吃，大嫂貪嘴，吃了弟弟的橄欖；弟弟卻硬說她吃掉的是銀子，因而引出一件奇案。

小朋友，「橄欖案」要考考你的腦力！橄欖就是橄欖，怎麼會變成銀子？



陽春麵和橘色的花

改寫：周弘

出版者：王子出版社

定價：五十元

有一個小巧美麗的陽春麵攤，連屋頂都是玻璃做成的。四個小車輪，分別漆成紅色、淡藍、深黃、淺綠的顏色。

有一天，麵攤玻璃上，突然出現了許多橘紅色的花，像那就要下沈的夕陽一樣的紅……。

有一個鬼頭鬼腦的小女孩，提著一桶油漆，唱著一首古里古怪的歌，一路畫著橘紅色的花。她聽得到玫瑰花瓣的笑聲、小石子的抱怨，以及星星的嘆息。

古怪的小女孩是從那兒冒出來的？橘紅色的小花裏藏了什麼樣的祕密？「陽春麵和橘紅色的花」要告訴你一個奇異的故事。

出版者：王子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永康街一七巷二四號
郵撥帳戶：一三九五五號

魔宮的女巫有兩顆奇異的善惡魔珠，它們能變大變小，光閃耀眼，法力無邊。

魔宮小鬼帶著這兩顆魔珠，投入人間，將會興起怎樣的風波呢？

年輕船員凱亞買了一個魔瓶，這瓶子有神秘的魔力，誰有了這隻瓶子，只要一許願，所要的東西立刻可以獲得。但是必須在死以前，把它以比買來時便宜的價錢賣出去，否則死後要受火燒的懲罰。凱亞買了這隻魔瓶，得到一幢大廈，但是他卻整天愁眉苦臉，爲什麼？

這是「魔珠」中的兩個故事，其他還有「魔鳥」、「魔術」、「魔杖」，每篇都充滿神秘、怪異。

魔珠

作者：柏燕等
出版者：王子出版社
定價：二〇元